



毛尖 著

紅塵滾滾，我其實從來沒有用「遊」的心態和這個世界發生關係。聶魯達說，「我喜歡你是寂靜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樣」，我顛倒一下寂靜的概念，我喜歡你是沸騰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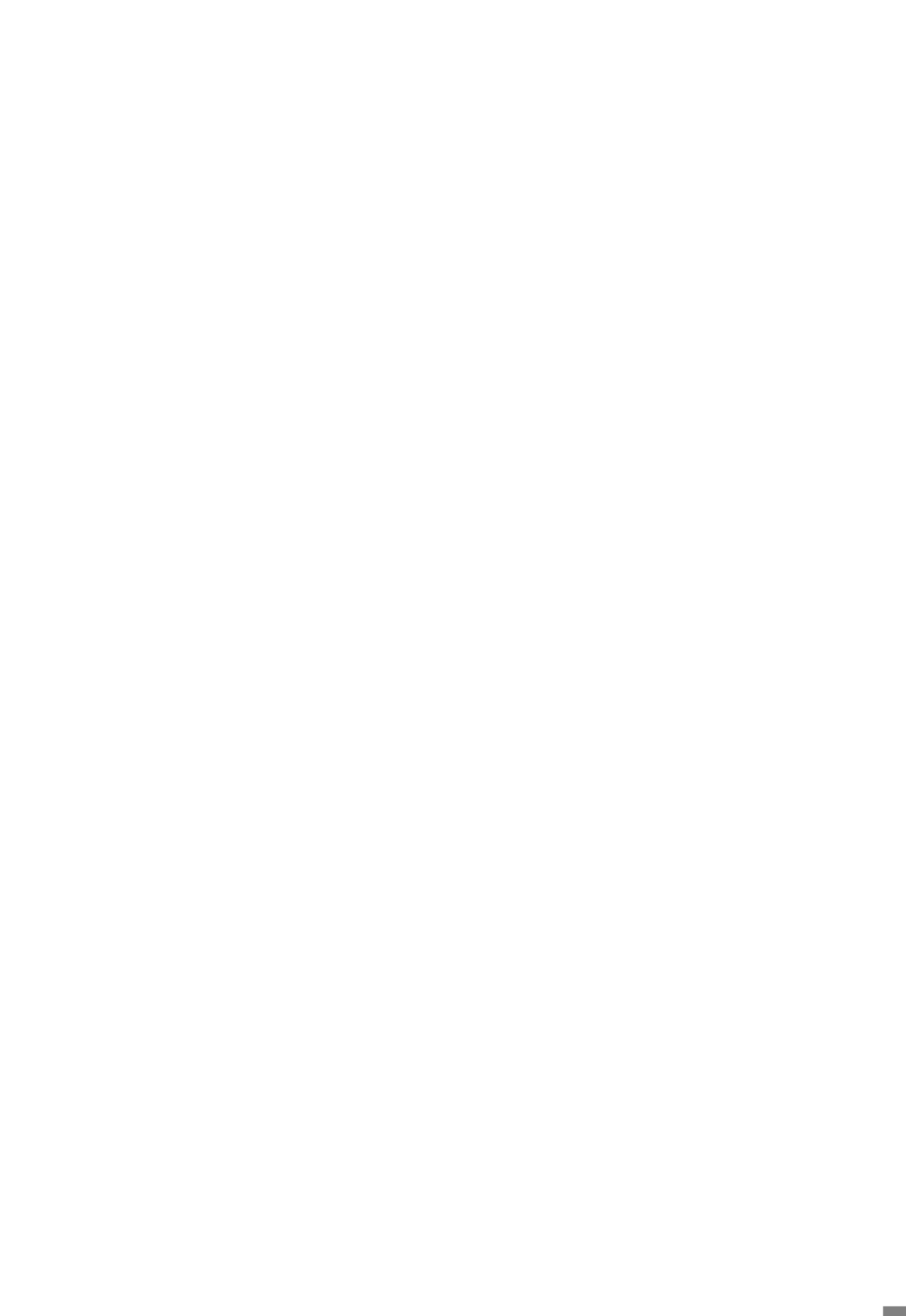
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

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

《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叢書

主編 潘耀明

- New York
- England
- China
- Australia
- Belize
- Japan
- France
- Korea
- Germany
- HongKong
- Italy
- India
- Macau
- Mexico
- New Zealand
-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 Philippines
- Poland
- Russian Federation
- Swaziland
- Taiwan
- Thailand
- United Kingdom
- South Africa
- Poland
- Iraq
- Egypt
- Dominica
- Canada
- Bahamas
- Afghanistan
- Bahrain
- Iceland
- Jamaica
- Dazakhstan
- Madagascar
- Liechtenstein
- Malaysia
- Nicaragua
- Papua New Guines
- Romania
- Singapore
- Solomon Islands
- United States
- Vanuatu



毛尖 著

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

《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叢書

主編 潘耀明



□ 責任編輯：楊歌
□ 封面設計：若華
□ 版式設計：高林
□ 排版：時潔
□ 印務：林佳年

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

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

□
著者
毛尖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 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
版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201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大 32 開 (215 mm × 148 mm)

□

ISBN：978-988-8573-56-1

目錄

i
—
總序

vii
—
自序

001 — 第一輯

香港製造 / 002

黎耀輝，你還記不記得何寶榮 / 010

都和王家衛有染 / 013

再也回不去 / 019

謝霆鋒和陸毅 / 023

抽到春嬌出現 / 026

新人郭富城 / 030

不怕銀河拍爛片 / 033

就此別過 / 036

043
— 第二輯

- 上海一九三〇 / 044
上海一九八〇 / 054
它到底是我們的 / 056
四季故事 / 062
上海沒有過去時 / 070
抵死纏綿 / 072
四大金剛 / 074
上海人的銅鈿觀 / 076
小姐不可以亂叫 / 078

081
— 第三輯

- 甜過初戀 / 082
哈佛講堂裏的狗 / 085
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 088
不再看到你 / 093
都怪你 / 096
約夏·貝爾，又怎樣 / 099
金髮女郎 / 102

三宅一生 / 105
哇歐啊天地娘 / 108
可能性是零 / 114

117
—
第四輯

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 / 118
老歐洲 / 121
最好的裁縫 / 124
英劇和美劇 / 128
邦女郎 / 131
舊書店：來一個睡一個 / 135
達西告別伊莉莎白 / 145
如果你們需要分開睡 / 148

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叢書總序

潘耀明 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會長

早年，我一直在努力推廣華文文學，往往事倍功半。後來我發現隨着經濟起飛，旅遊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現代人開始對深度旅遊表現出極大興趣，旅遊文學應運而生。

以遊記為例，古時如中國的《大唐西域記》、西方的《馬可孛羅遊記》，以及後來的唐詩、宋詞、筆記文學等，包括中國北魏時代酈道元的《水經注》、哥倫布上書西班牙公教國國王王后的《航海日記》（*Diario de Navegación*）與《發現書簡》（*Cartas Anunciando el Descubrimiento*），兼具了文學性，「開闢了人類對世界對空間的認知」（余秋雨）。

旅遊文學是廣義的，包括詩歌、散文、小說，甚至日記，凡以旅遊入題材的，均可泛稱旅遊文學。

在商品社會，文學以商品價值來衡量，是微不足道的。文學與經濟是否也有共通之處？



一九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倫·斯科爾 (Myron S. Scholes) 教授認為，二者

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不然：「文學的起始，面對着的是渾沌和無秩序的人類社會，以及各種不確定性。文學通過文字對這種無秩序進行梳理和描述，這其實正是一種構建，在構建的过程中，渾沌消失、無序變為有序。經濟學的起始，面臨的也是大量的無秩序信息，經濟學通過建模，對這些信息進行描述和理解、提供解釋、為現實開下處方。從這一點上說，二者很相似。」

目前，在西方，旅遊文學已很發達。二〇〇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 (V. S. Naipaul) 代表作品「印度三部曲」，更是箇中的佼佼者。

一九八八年，奈波爾以逆時鐘方向遊歷印度各大城市，他從孟買經由邦加羅爾、馬德拉斯、加爾各答、德里、阿姆利則，前往斯利那加。他的主題是他從千里達 (亦稱特立尼達) 的童年家中器物和各類儀式習俗所感知的印度，驗證對照已是單一、統一實體的印度。近距離觀察之後，他所看見的是它如何分解成宗教、種姓和階級的拼圖。對奈波爾而言，與之前的直覺迥然不同，眼底下他深入實地踏勘印度，才知如許多樣性面貌才是印度的力量所在。

這一結論是奈波爾遊歷後思考所得。所以劉再復認為，「遊思」比起「遊記」更有深廣的意義，蘊含着「旅遊文學的新的前景」。

獲二〇〇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足跡遍佈各大洲，這些旅行的經歷也成了他筆下的文學世界中的一部分。這位被前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譽為「世界公民」的作家表示，他一年中有一半的時間飛往世界各地，去觀察世界各地的人、事物和風景，否則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將變得太過疏離，最終導致失敗」。

他寫了一部《蒙古的故事》，因為他發現傲慢的法國人總是過於關注自己的文化，而這類書則可以把他們的視野引領向另一個文化，並發現文化間的相似性。

這也是「遊思」下的產品。

在華文的中國，在華文的華人世界，旅遊已成為生活的組成部分，但在當代的中國，甚至廣大的華文世界，追求玩、追求玩得快樂，卻忽視了怎樣玩得文明、玩得有文化，且能在華文旅遊文化中，將我們自己的精神文明與天地宇宙融會起來。

這也是多年來，我推廣旅遊文學的緣由。

旅遊促進民族之間、人民之間的了解，我們推廣旅遊文學，既與現代社會生活接軌，也符合綠色環保的旨趣。我們提倡文化之旅，就是懷着敬天惜物的心理去召喚自然、感受自然，用文學的情懷去傾聽自然，消解現代化帶來的噪音和各種污染，感受大自然之美態禽音，又能以

寧謐的心態與大自然取得和諧融和，用心靈去感悟人與天的契合。

「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自二〇〇六年成立以來，一直開展與世界各地文學團體、傳媒的互動，在香港等地舉行旅遊文化講座等重要活動。其中，以舉辦世界性的「全球華文旅遊文學大賽徵文獎」及「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核心項目——前者已舉辦過一屆，後者已舉辦了四屆，並藉以帶動和推廣華人旅遊文化和提升華文文化。

隨着「聯會」轄下的「字遊」網的上線，旅遊文學的傳播和覆蓋面將更廣泛。

大自然的景物，並不只是灰冷的巖石，或者一泓死的水，相反，是鮮活淋漓、繽紛七彩的，所以人們的一雙眼睛宛如一面三稜鏡，可以析出各種光譜，這與細緻的觀察有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透視大自然最本質、最引人入勝的東西。

《文心雕龍》曾提到，「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說明情與景交融的重要。

謝靈運也說：「情用賞為美。」如果作者對一地的山水沒有深濃的感情，決計寫不出好的文字。大自然的山水吸引人，是因為寄以欣賞的情致，所以才顯得美。

辛棄疾的「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就是西方所稱的「移情作用」，即無情事物的有情化。

袁枚說得好：「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為絕妙詞。」所以旅遊文學是要用真感情，把旅遊之中印記最深邃、最鮮明的感受寫出來，而這種感受不是地圖式的，既可以藉物言志，也可以藉物寄情，如李白的「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浮雲和落日這無情之物，在有情人眼中，都成了活生生的有機體了。

我一直想策劃一套旅遊文學叢書，把海內外名家有關旅遊文學的作品匯集起來，以為旅遊文學的範本。這個念頭，在腦海盤旋了多年，直到年前遇到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趙東曉先生，他主動邀我主編一套旅遊文學叢書，我們一拍即合。旋後我向海內外名家邀稿，結果佳作紛至沓來，令人感到振奮。

「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是各位作家精選文章的彙編，故名。這套書的成功出版，與各位作家的大力支持，中華書局趙東曉先生、熊玉霜小姐、于克凌先生等以及旅居美國的設計師若華女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那你一定喜歡小的那個

《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自序

潘耀明先生最初跟我提議在這套遊記系列中編一本，應該有六七八年了。我對時間的記憶總是有點含糊，但是我記得當時和後來，我都非常惶恐地對潘先生說：可我從來沒有寫過真正的遊記。每次，潘先生都鼓勵說，文化觀察也是一種遊記。

因為狐疑自己的文化觀察能不能擠入遊記，我一直編不出書，其間潘先生還把于克凌先生介紹給我當責編，後來于先生離職，我都還在跟遊記概念掙扎，然後于先生又把我介紹給Jane。這本小書，因此是在二位老師的持續敦促下，才勉強有了眉目。

不過，我倒也想趁這個機會，檢討一下自己，雖然天南地北也去了很多地方，為甚麼竟然沒有寫出一篇像樣的遊記。

想起最近一次在杭州，春天正盛，傍晚往蘇堤走，白天意識不到的樹葉香味迎風而來，再抬



頭看看，深淺不一的綠色縱橫人間，就算對天地之美做足了準備，那一——那還是被擊成湖水。各色詠春詩句千軍萬馬般掠過心頭。小時候外公一邊打牌一邊教我們「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後來上小學，被老師賦予一個任務，天天在黑板上抄一首詩，我便天天在語文書上抄一首詩帶去。冬天早晨抄到「池塘生春草」那句，媽媽過來說今天不用去上學，因為外公走了。再後來離家求學，辛苦跋涉青春期，平安年代的金戈鐵馬，雖然都是自找，卻也春風挑染少年頭，之後到香港，導師陳國球先生專治古代文學，也就奮力學了很多古典詩詞和文論，再讀到「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時，終於多少能「解釋春風無限恨」。西湖暮色裏，遍是桃花水，被各款古典詩詞加持着，自己也覺得有點江南產文人的調調。然後，當當當，餓了。

飢餓迅速擠走了孤山盈盈，最後在知味觀裏找到位置，西湖魚蝦上來，所有的木蘭雙槳夢中雲，都被推開。魚肉，只有魚肉，才是最高級。雨果說，真理之上還有道德，對我而言，真理之上是生活。所以，走過很多地方的橋看過很多地方的雲，我最喜歡的，還是當地的農貿市場，噴湧在蔬菜瓜果之間的激情，才是生活的真相。春風歸去固然萬般傷感，但是，還有甚麼是一碗白米飯安慰不了的。如此，開了一個頭的遊記決心，幾乎都淪為口腹之慾。

因為這個原因吧，我一直不太喜歡美國，因為我在美國沒吃好，所以，留在這本書裏的美國，顯得有點渣。我在哈佛做訪問的一年，火氣很大，下了整整六個月的雪，天天還得自己做一日三餐，WHOLE FOODS裏的蔬菜，雖然色彩斑斕，但是都和白米飯不搭，而所有不能配白米飯的菜，都是耍流氓。所以那時候多少有點偏激地堅持批評了一年美國，也讓我不少美國朋友很生我氣。不過，後來他們到中國，我們一起走過煙火人間的香港和上海，他們自己也被文學性更強的這個世界吸引，像薩賓娜，現在就選擇留在香港。

紅塵滾滾，我其實從來沒有用「遊」的心態和這個世界發生關係。聶魯達說，「我喜歡你是寂靜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樣」，我顛倒一下寂靜的概念，我喜歡你是沸騰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喜歡上海喜歡香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千萬種人聲裏，我們彼此消失在對方那裏。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就解釋了為甚麼我寫不了遊記，但我希望，親愛的讀者能看出，無論我怎樣批評老歐洲還是讚美舊香港，骨子裏，我分享亨利·詹姆斯的一個非常曖昧又非常世俗的心態。《歐洲人》裏，尤金妮亞問弟弟，舅舅家的兩個女兒哪個好看，弟弟回說，大的更好看。尤金妮亞輕輕一笑，說，那你一定喜歡小的那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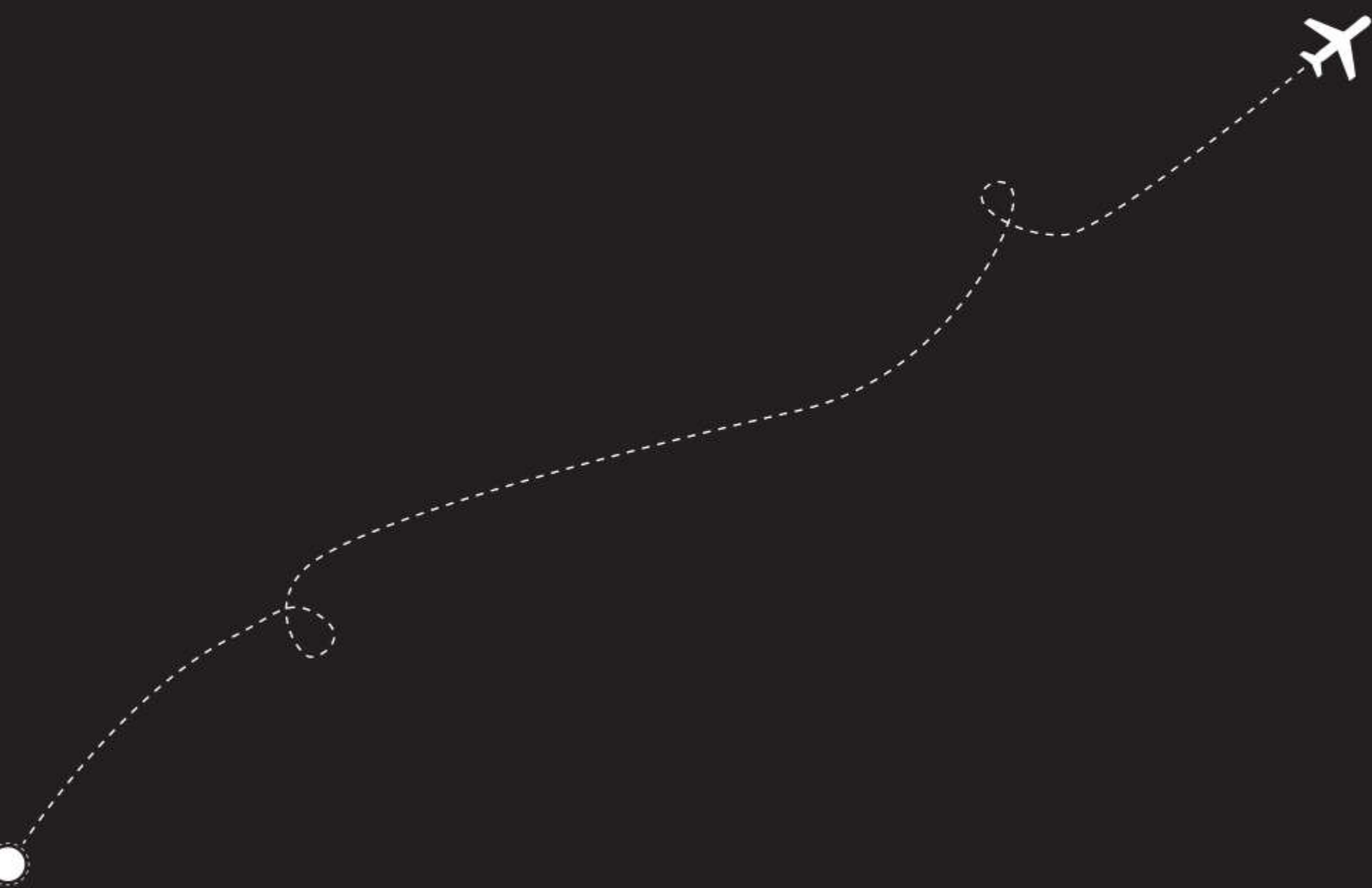




這個，是我喜歡生活的一個重大理由，也是我可以跟自己耍賴說，這本文化觀察，就是一種遊記。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第一輯



香港製造

灰暗的城市，嚇人的閃電，單親媽媽麥太躺在產床上祈禱：「保佑我的孩子像周潤發像梁朝偉……」資質平平相貌平平的小豬麥兜就這樣降生香港，當然，他沒有成為發哥或偉仔，他成了最草根的香港人。幼稚園、小學、中學、工作、負債，生活中有的是唏噓有的是打擊和失望，但是憑着「死蠢死蠢」的執着、善良和樂觀，麥兜粉嘟嘟迷糊糊興衝衝地一天又一天地過着。

右眼長着可愛胎記的麥兜陪着香港人走過了最上上下下的十幾年，九七回歸、金融危機，一直到SARS，麥兜唱着「我個名叫麥兜兜，我阿媽叫麥太太，我最喜愛食麥甩咯，一起吃雞一起在歌唱」贏得了貼心貼肺的親和力。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Hayao Miyazaki）的《千與千尋》全球風靡，但是在香港的票房輸給了《麥兜故事》。一個香港朋友告訴我，麥兜是他們至今生活在香港的一個理由，他們喜歡麥兜的名言，諸如「大難不死，必有鍋粥」，諸如「臀結就是力量」，諸如「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蛋撻」，這些最憨直的市民宣言只有香港人心領神會，

就像「蛋撻」，它的歷史基本可以追述出一個草根香港史。

去年年底回到香港，完成論文答辯後就約了朋友一起去旺角，上魚蛋鋪，排蛋撻隊。其實我既不是魚蛋迷，也不狂戀蛋撻，只是我知道回到上海，總會有人問我：「去香港，食魚蛋吃蛋撻了嗎？」

如果我說沒有，朋友會覺得我不懂香港，他們的目光會讓我很羞愧。是真的，你可以說沒去過山頂，沒去過維多利亞港，不知道淺水灣酒店的下午茶味道如何，但是，如果你去了香港，卻沒上茶餐廳，沒食魚蛋，沒吃蛋撻，你就太不E了。因為，魚蛋、蛋撻和茶餐廳都已經入了流，是資產階級隱秘魅力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初在上海，我們談起香港的時候，說的是半島酒店，是皇后大道，是永不落幕的香港燈火；但是，現在，上海也擁有驕人的外部硬件了，有了絕不輸於香港的天空線，有了更昂貴的生活。這樣，就輪到魚蛋和蛋撻出場了。

魚蛋和蛋撻是這樣被想像的：「小超人」下了班不回家，開車先去買蛋撻；周星馳拍了戲，要吃點魚蛋提提神；還有那些無數的開着寶馬去旺角買小食的大小白領就更不提了。因此，一時間，魚蛋和蛋撻代替半島成了香港生活的象徵。而急就章風格的吃，比如在臨街小鋪，則全



面改寫了半島式中規中矩的排場。至於它們象徵的到底是甚麼，是往日心跳，還是現代情懷，倒是可以從香港電影中尋找線索。

《重慶森林》中，金城武、林青霞、梁朝偉、王菲，四個主人公，沒看他們好好地吃過一頓飯，雖然「吃」事實上是電影中最重要的的一個主題：幾場愛情都是從「吃」開始，靠「吃」推動，終結或升華在吃上。比如下面的兩個鏡頭。

鏡頭一（金城武問林青霞）：

「小姐，請問你鍾不鍾意食鳳梨？」（粵語）

「小姐，請問你喜不喜歡吃鳳梨？」（日語）

「Do you like pineapple?」（英語）

「小姐，請問你喜歡吃鳳梨嗎？」

鏡頭二（梁朝偉對王菲）：

「給我一份廚師沙拉，謝謝。」

「拿走還是在這兒吃。」

「拿走的。」

「你新來的？我沒見過你啊。」

……

金城武就在電影裏吃啊吃，有一次還一口氣吃掉了三十罐鳳梨罐頭；梁朝偉也不斷地在那個小店買廚師沙拉……鳳梨罐頭加上廚師沙拉，一個容易過期，一個容易製造，就跟香港生活一模一樣。面對如此人世，香港人速食快嘴快步快馬加鞭地生活着，一切的相逢都匆匆都意味深長，都是時間輪盤賭上的一次機遇，譬如，金城武說他和林青霞的第一次相遇，「我們最接近的時候，我跟她之間的距離只有0.01公分」，而五十七個小時之後，他愛上了這個女人。再譬如，《阿飛正傳》中，張國榮用阿飛般的無賴和執着對張曼玉說：「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點前的一分鐘，這是你無法否定的事實，因為已經過去了，過去的事是你無法否認的。」

這個城市就這樣一分鐘一分鐘地呼吸着，一公分一公分地丈量着，生活，愛情，一切都帶上了稍縱即逝的質地，人和事短兵相接，電光火閃地產生七情熄滅六慾。《花樣年華》中，張曼玉幾度和梁朝偉擦身而過，王家衛極其細膩地表現了他們相遇時的身體距離，表現了空氣中衣服的聲音，對「一瞬」的「永恆式」表達讓人預感到這段愛情大限在前。同時，張曼玉一次次換上旗袍，一次次下樓去麪攤買麪條；衣服是晚宴般的鄭重，麪條卻是最草民的生存，香港精





神就在這裏寓言般匯合：傾城的姿態，普羅的道路。就像多年前，張愛玲所描繪的淺水灣之戀，轟轟烈烈的香港淪陷不過是成全了白流蘇。說是舉重若輕也好，說是舉輕若重也好，香港人對生存的體悟總要比他城裏的人多一分方生方死的感覺。

也因此，周星馳的愛情大話雖然無厘頭，卻滿世界流傳着：「曾經有份真誠的愛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沒有珍惜，等到後來才後悔，人世間對我最好的就是你了，你用刀劈死我吧，不用想了，如果上天能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對那個女孩子講三個字：我愛你！如果一定要在這份愛加上個日期，我希望是一萬年！」

畢竟，誓言從來都只是誓言，「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港人個個都特有「只爭朝夕」感，而且，幾乎每一個香港人都喜歡「只爭朝夕」的武俠電影和槍戰片，而此類電影似乎也是香港電影市場可以分庭抗禮好萊塢的祕密。在那個世界裏，子彈比米飯更普遍，鮮血比玫瑰更動人。吳宇森說：「不少人看到人家挨打，情感會得到宣泄。」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的香港人，看着周潤發張國榮成千上萬地揮霍子彈，不心疼，還由衷地滿足。

好像很難想像沒有吳宇森徐克的香港會是甚麼樣子，起碼，教堂裏飛不出潔白的鴿子，周潤發會淪為百分百中年男人，黑道不知道怎麼拿槍，許多香港人不知道如何打發許多個無聊的

日日夜夜。豪哥、小馬哥、傑……他們魚貫而出，左手槍，右手也是槍，每一槍都打在香港人的心坎上，因為你只有0.01秒的優勢，因為你的敵人也已經握槍在手，這是對時間最驚心動魄的體認，快快快！快快快！吳宇森、徐克的敘事永遠激情盎然，每一分鐘都有危機，每一分鐘都是高潮，直到電影結束。

說起來，香港的時空感的確和其他城市不同。一百年了，香港人總覺得自己生活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裏，所以，他們精打細算一切的時空，他們追求每一寸每一分的利用率。也因此，在香港生活慣了的人，跑到其他城市，感覺就像被按了一個「慢放鍵」。有一個香港朋友，好不容易拿了長假，跑去雅典休養生息，沒到行程結束就回來了。他說，在那裏生活，感覺不到時間，讓人心慌。打開任何一部香港電影，你就會發現，香港人走路的速度比內地任何地方都快。也就是那樣的一種日常速度，造就了風靡世界的杜可風攝影速率。

香港就這樣羅拉般疾走了一百年，一直走到一九九七。九七那一陣，港人個個心神不寧，個個心懷鄭愁予式的擔憂，「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應該說，這倒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九七那陣，每一個香港人都會告訴你：「我周圍的朋友都在忙着做事，要把自己想做的事趕在『七一』前做完，因為對自己以後的命運沒有把握。」



其實，對命運的無力把握感從來都在香港的血液裏，這也是海島的精神氣質決定的，

香港不大，資源有限；而且，很顯然，這種無力感自始至終瀰漫在整個香港電影史中，這個城市生產了那麼多那麼多活色生香的喜劇片就是一個佐證。香港人都非常重視每年的賀歲片，不光是為了每年的賀歲片都是明星雲集，想看到誰就能看到誰，而且，港人喜歡並且需要影片最後的大吉大利。香港人重視傳統，重視兆頭，重視風水，重視這個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和海水。

有時候想，香港人大概是世界上最認同「城籍」的居民。中環金鐘尖沙咀，他們喜歡；太子旺角油麻地，他們喜歡；長洲南丫大嶼山，他們喜歡……港人戀愛着這座城市，走得再遠，都改不了港腔港調，就像講粵語的麥兜麥嘜，雖然登陸內地後講起了普通話，總還是一眼就讓人發現：香港製造。

在我的童年時代，「香港製造」暗示了某種精神生活的腐朽，改革開放後我才知道家裏有香港親戚。不過，崎嶇的時代卻並非全無道理，幾十年的滄海桑田，叫人越來越強烈地感到「香港製造」的確暗示了一種精神生活。

譬如青馬大橋，它絕對不同於楊浦大橋。在上海，我們說起楊浦大橋，口氣和新聞聯播差不多，那是這個城市蓬勃發展的一個證據。但青馬大橋不是這樣的，青馬大橋是傷口，也是止

痛劑。關錦鵬在《念你如昔》中說：「去年偶而問起一個朋友，問他如果要他最愛的人送他一份禮物的話，他會想要甚麼，那個時候剛好從新界坐巴士到九龍，他指着那條在海面上搭滿大大小小棚架，還在建築當中的青馬大橋，他說，我要他送我這個東西，還要其他人不准在上面走，閑着兩人在上面散散步，看日落。那我就插嘴說，你要不要他一併把那個新機場送你？突然間會想到，在這些風花雪月的玩笑背後，到底是甚麼樣的一種情緒？」

這就是香港製造，這個城市和着城民們的愛恨一起生長，不像在上海，我們茫茫然抬頭，發現黃浦江上又多了一座橋。



黎耀輝，你還記不記得何寶榮


二〇〇二年，張國榮和梅豔芳生前最後一次合作，共唱一曲《芳華絕代》，全場沸騰。哥哥以最普通的「恤西裝出場，他和梅豔芳在場上互相擁抱彼此撫摸，既纏綿不已又一派天籟，今天回頭重看，真是令人不勝唏噓。惺惺惜惺惺的黃金一代已經走遠，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一個比一個彈眼落睛，真正驚心動魄的卻有幾個？

張國榮的美，是清晨亞當好顏色，因此，本質上，就像亞當甚麼都不穿還是亞當，哥哥穿甚麼都是鶴立的哥哥。他在《流星語》裏扮演金融風暴後的潦倒男人，造型師也盡力把他裝扮得邋邋遑遑巴巴，但是，有甚麼用呢，當他用寶玉般的眼光穿過銀幕注視我們，就算他穿的是麻袋，他還是最清貴最華麗的伊甸初男，如同他自己唱的，「天生我高貴豔麗到底」。

因為高貴因為豔麗，哥哥「顛倒眾生吹灰不費」，重溫他的電影和相片，有時候會驚歎，一樣的髮型，成龍用着一派江湖氣，哥哥剪着就儒雅斯文，他穿件老頭汗衫也是《金枝玉葉》，戴個工作帽也是《金玉滿堂》，天生香氣藏不住，他是鳳也是凰，所以王家衛說到張國榮，也

歎息，他甚麼都好，就是舉手投足裏都能看到那是張國榮。好在這個行走人間的張國榮人見人愛，《縱橫四海》裏，周潤發把紅豆妹妹留給他，因為是張國榮，這個故事依然是童話；《英雄本色》裏，嫌棄江湖老哥狄龍的因為是張國榮，觀眾也能回頭重新接納他。反過來，因為有哥哥在場，《霸王別姬》裏的鞏俐就沒了氣場，跟他一起演《阿飛正傳》的劉德華，出場就知道不是自己的主場。星光燦燦如《東成西就》，九十年代香港的王者之師，張國榮依然能在梁家輝劉嘉玲梁朝偉張曼玉林青霞張學友王祖賢鍾鎮濤葉玉卿的國色天香陣容中穩據頭牌，他水盈盈粉嘟嘟，一個人就能詮釋最癡最狂最恣肆的港產想像力。他就是那個時代的魂魄，當之無愧的香港絕色。

香港幾次選美，張國榮都當選了靚尊，豔壓林青霞李嘉欣等人，港人還是有眼光，因為張國榮的美真正是芳華絕代，不可一世。他是孩子和天神的混合，他可以不自負責任拋棄蘇麗珍也可以死心塌地跟住段小樓，他在銀幕上兩三個小時，演繹的從來不是一生一世，他用電影現在時詮釋出一個男人的過去時和將來時，就像《胭脂扣》的十二少，《阿飛正傳》的旭仔，《春光乍泄》的何寶榮。其他演員被角色定義，他定義角色；其他演員被美定義，他定義美。他就是自己的時光機器，他活躍華語藝壇四分之一個世紀，歌壇影壇就有二十五年不衰期。



據說，梁朝偉有一次在內地，被張國榮的一個影迷悲情問話：「黎耀輝，你還記不記

得何寶榮？」這個影迷當時記錄說，梁朝偉衝她的方向點了點頭。這個事情，在榮迷中傳播很廣，一歲一哭榮，張國榮節氣又到，不過今天，到我們這一代榮迷已經比哥哥還老，我倒是常常恍惚，不知道何寶榮還記不記得他的黎耀輝，他的前世。

都和王家衛有染

王家衛進來的時候，我很想跟他講關於墨鏡的故事：有一隻北極熊，因為雪地太刺眼，所以，牠就決定，我需要一副墨鏡。可是雪地裏哪有墨鏡啊？陽光又那麼刺眼，牠只好閉起眼睛東爬爬西爬爬，最後把手把腳都爬得黑乎乎的了，不過也終於找到了一副墨鏡。

北極熊戴上墨鏡，對着鏡子一照，大驚失色：「天啊，原來我是一隻熊貓。」既然發現自己是熊貓，北極熊就覺得不能再呆在北極了。牠戴着墨鏡南下，碰到一隻蔫不啦噠的熊貓，問牠原因，說：做熊貓真是太遜了。首先，一輩子都拍不出一張彩照；其次，一輩子都去不掉黑眼圈；還有，人家都罵你黑社會，因為戴墨鏡。

根據《藍莓之夜》的劇情，我把這墨鏡故事編成三段，以後北極熊又碰到了狗頭熊，狗頭熊和狗出現了危機，後來北極熊繞地球一大圈，用影片中最王家衛的台詞，「從街的這邊到那邊，我選擇了世界上最遠的走法」，終於又回到北極，之前還偶遇造假華南虎，彼此一印證，

Finally Sunday，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但我沒講，王家衛雖然微笑着，卻是嚴肅的。七七四十九歲，他站在歲月的分水嶺，保留着文藝青年的腔調，卻也有了大師的姿勢，甚至，我能感覺他比以前又長高了0.01公分，這不是調侃。

0.01公分，這是王家衛電影中最精確的數字表達，憑着這個除了在火箭發射時都可以被忽略的數位，王家衛為自己斂聚了千千萬萬的影迷，真是喜歡他的這種文藝腔，「十六號。四月十六號。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號……」他偏執地在最混沌的情愛世界中植入度量衡，在一個愛情消逝的年代，他發明了新的語言，新的手勢和新的激情。九十年代的所有戀愛人口，回頭檢閱一下自己的情書，哪個人敢說，和王家衛無關？

都和王家衛有染。你說，「我不能對你承諾甚麼」，那是《旺角卡門》；你想解釋，「你知不知道有一種……」發現那是《阿飛正傳》的語氣；又或者，你苦戀，可「越想忘記一個人」，瞧，你在《東邪西毒》裏，反反覆覆，就算你想逃開感情，大叫「最好的拍檔是不該有感情的」，你還是逃不了《墮落天使》；「不如我們重新開始……」「如果有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我走？」「愛情這東西，時間很關鍵，認識得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嘿，嘿，《春光乍泄》《花樣年華》《2046》，在愛情的每一個階段，都守着一個王家衛，所以，我們上電影院看新新王家衛，看《藍

莓之夜》，與其說是看看有甚麼新的愛情手法，莫如說是為了複習，為了療傷，借別人淚水縫自己故事。

所以，流傳在外的關於王家衛的童年故事，連王家衛自己也說，好像情調偏淒涼了點，其實，五歲從上海到香港，跟着媽媽經常出入影院，有語言不通的原因，但電影院主要還是歡樂地，不是避難所。因此，當我說起，《藍莓之夜》中，酒吧老闆讓諾拉跟瑞切爾要錢，因為她死去的丈夫掛了很多賬，我說這一段可以更殘酷些，但遺憾瑞切爾在幾分鐘裏經歷了幾生世的道德轉換，從《慾望號街車》的布蘭奇變成了洛麗塔，一個轉身又成了內地電影中為丈夫清債的民工老婆，好像幅度大了些。王家衛的墨鏡看我一眼，人從沙發上坐起來，說，你們怎麼就那麼喜歡殘酷呢？

我心裏想說，那還不是你自己造的孽，從一九八八年的《旺角卡門》到前兩年的《愛神：手》，張國榮幸福過嗎？梁朝偉、張曼玉、金城武、劉嘉玲、張震、林青霞，全港澳台最美麗的男男女女，有過一個幸福嗎？再說了，那些精確到小數點的0.01不就是為幸福設置的最令人扼腕的距離，所以，王家衛你怎麼能怨影迷為你的身世抹上藍調？甚至，你就應該認同大家交給你的身世：你有一個孤獨的童年，你那個在夜總會裏當經理的父親從沒有把你高高地舉上天

空，你的求學時代也應該特呂弗式，你做編劇的時候就應該很苦悶……

可王家衛說，不，不是這樣的。他這樣說的時候，他身上的0.01公分長了出來，《藍莓之夜》成了第一個結局美好的愛情故事，嘴角沾着蛋糕屑的諾拉·鍾斯吃完藍莓蛋糕，在裘德·洛的餐桌上沉沉睡去，她是那麼美，他是那麼帥，他們的愛情那麼理所當然，但我們觀眾，怎麼不覺得特別幸福？

於是，我幾乎是粗魯地向王家衛抱怨：因為藍莓蛋糕不夠好吃，所以銀幕上下沒有足夠的chemistry。啊，當時我一定像個失戀的人，對着不動聲色的王家衛嚷嚷：你對美食有意見嗎？還是你對藍莓蛋糕不動情？你為甚麼不讓他們吃得更好吃一點？他們不色不戒，我們只有靠看他們吃然後愛上他們啊。

但王家衛轉而談《花樣年華》的牛排，難道那不是世界上最動人的牛排？可是我最近受《士兵突擊》的影響，「不拋棄，不放棄」，我繼續嚷嚷：用英語和用華語的區別，是不是就是藍莓和芝麻糊的區別，是不是就是諾拉·鍾斯和張曼玉的區別？

但導演只是笑瞇瞇地讚美諾拉·鍾斯，說他在一個酒吧偶然遇到諾拉，感覺到她身上天然表現力，於是就有了《藍莓之夜》。這麼說，我也同意。諾拉的那點表現力倒也 and 藍莓蛋糕般

配，讓她去《花樣年華》裏吃出那麼多情緒，不斷地拎個保溫瓶買一百趟餛飩，也只能是一個傷心時對着裘德·洛叫平靜了對着裘德·洛笑的漂亮姑娘。其餘，還有甚麼呢？

還有甚麼？《藍莓之夜》有王家衛的所有元素，甚至顯示出用力過猛的細節鋪陳，比如那個裝鑰匙的金魚缸就多事了些，而且，一個電影分三章，有原地等待的人，有出門等待的人，有回來的人，有永遠不回的人，有傷心的情侶，還有，幸福的情侶。不，等等，前面說了，這幸福是英語時態裏的，它好像不能為我們中文的魂魄帶來幸福。

但王家衛不同意。我感覺，就在那一剎那，他似乎準備和我們分道揚鑣了。一直說，王家衛的電影是為小資量身定做的，也的確，在小資詞典裏，「王家衛」和「米蘭·昆德拉」一起，是十大關鍵詞，他們聯手安撫了天南地北無數小資脆弱的心靈，眼淚安撫眼淚，這是華語電影的邏輯。所以，貧窮的左翼電影一向淚如雨下，然後級級遞減，到大資產階級那裏，悲痛全部被克制掉，狼藉的痛苦是一種自我貶低，所以，痛苦和幸福一樣乾燥。而中間狀態的小資和中產的分野，則似乎可以拿《藍莓之夜》示範。

《藍莓之夜》是乾燥的，是團圓的，在社會學意義上，是封閉的也是堅強的，而這種心靈和情感狀態無疑跟小資有落差，卻跟中產很默契，所以，我說不清楚《藍莓之夜》是王家衛的中



產演出，還是對小資的一次情感訓練。就我個人來講，我還不能馬上習慣面值過大的情感

貨幣，不習慣看不見的道德中轉，我的情感記憶還留着前現代的胎記，我希望，當劇情提示諾拉心碎的時候，我希望她像張曼玉那樣真的有心碎的面容；她想笑一下，終於不支；當她幸福的時候，我也希望她的愛情不是蒼白的頓悟或華麗的水到渠成，我希望她的幸福中有痛苦，像小津說的，能忍受痛苦的人是好人，才配吃上像樣的飯菜。

天下的影迷都是如我一般拎不清吧，但是親愛的王家衛老師，要知道，在中國做一個小資是要忍受很多污名的，但是，看到阿飛，看到223、663、旺角卡門，我們就自動繳械了，做小資沒甚麼，我們可以付出這個代價，如果可以 *in the mood for love*，我們願意永遠和你在一起。

所以，當裘德·洛吻上去的時候，給我們更多的理由吧。

再也回不去

吳宇森到威尼斯拿終身成就獎，質疑聲音不少。畢竟，先賢寺裏有卓別林有黑澤明，吳宇森，很多人幾乎就是《劍雨》裏大S看王學圻的眼神，「行嗎？」

行，當然行。你看，徐克跳上頒獎台，用《英雄本色》的台詞向吳宇森致敬：「我要爭一口氣不是想證明我了不起，我是想告訴人家，我只想得到我應該得到的東西。」早幾年，宮崎駿拿終身成就獎的時候，也有人質疑，動畫片？嘿嘿，宮崎駿，吳宇森，憑着當年的三四部電影，也可以。只是，如果這個終身成就獎是二十年前，也就是吳宇森完成《英雄本色》《喋血雙雄》《喋血街頭》和《縱橫四海》之後送到他手裏，你會覺得，威尼斯他媽的真是牛逼又年輕。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電影節，威尼斯權威的建立不是她頒出的銀幕老人頭，而是電影新力量。八十年滾滾紅塵，威尼斯介入了全世界的新浪潮發端，新寫實爭論，印象派和好萊塢的風生雲起，但是，威尼斯老了。

威尼斯老到有點諂媚。當然，這樣說，很有點刻薄，這些年威尼斯的掌櫃馬可·穆勒對我

們華語電影多照應！沒有穆勒先生，張藝謀賈樟柯李安吳宇森的全球化進程都會有時差，而且你看他，一把年紀，還要對章子怡行下跪禮，一邊拉着我們第五代，一邊示好咱們第六代，早半個世紀，這樣的情操簡直可以被追封為中國電影的奶媽，但是，讓我們先不要感動，如果對吳宇森的电影夠熟悉，我們應該時刻警惕，對我們笑的人，就是我們的親人嗎？

周潤發、張國榮、鍾楚紅都是曾江帶大的，他們四海縱橫的技藝，也是曾江訓練的，換了黑社會的邏輯，曾江不壞，而且有恩於三位。可是，吳宇森在海外老得多麼快，甚至，他的道德也呈現了老化的趨勢。歐，天地良心，這樣說親愛的 John Woo，這個鐫刻在我們青春期裏的偶像，我簡直有犯罪感。但是，這也是吳宇森用他的電影教育我們的，當偶像出問題的時候，周潤發張國榮鍾楚紅可以離開，可以斬斷，甚至，可以拔槍。

吳宇森到好萊塢，影迷都失落，我們很想用龍四的台詞對他說：「這裏到底不是自己的地方！」但是，我們有信心把他等回來，即便 Mission Impossible，我們也等。可是，滄海桑田，我們等回一個甚麼樣的吳宇森？

二〇〇七年，《天堂口》的廣告詞是，「吳宇森回歸華語電影第一擊！」可那一擊，擊碎了多少影迷的心，這部電影當仁不讓成為年度最爛，雖然很多人發現其實導演不是吳宇森，是他

的愛徒。不過，這麼大的廣告，吳宇森沒看到嗎？

然後是大片《赤壁》，現在大家記得的都是林志玲的那匹馬，叫萌萌。這不是影迷無聊，是電影很萌。


然後是《劍雨》，再一次，蘇照彬又編又導的一部武俠電影，海報上居然是「吳宇森作品」。這是片商行徑，誰都知道。誰都知道，吳宇森也應該知道，這是小馬哥的忍術，還是阿榮的欺騙？在我們壓抑的青春歲月，吳宇森一手為我們締造了一個江湖有情天，但是，二十年歸去來兮，吳宇森業已「變臉」，還是「記憶裂痕」？

在威尼斯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吳宇森說，我很老土，不會去拍3D。那麼，請 John Woo 更老土一點吧，不僅電影技術上，也在電影道德上。如此，當昆汀叫着「我的至愛」迎接吳宇森出場的時候，我們才能感同身受。

至於威尼斯電影節，就算把終身成就獎頒給馮小剛頒給喜羊羊和灰太狼，我們也不用尖叫，不僅金獅銀獅垂垂老矣，而且，他們把金獅給我們，看中的已經不是我們華語電影。這一個，馬可·穆勒到處融資的背影全世界都看到了，他高聲高調向好萊塢求援，我們也看到了。

一百句英文經典台詞評選中，《綠野仙蹤》有一句台詞得了第四名：「托托，我想我們再也





回不去堪薩斯了。」這個，是我們看着吳宇森的感受，當然，我們還是希望，他突然站起來，用小馬哥的語氣：「坦白說，我一點也不在乎。」這是《亂世佳人》中的台詞，位列百大台詞之冠。

謝霆鋒和陸毅

第三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謝霆鋒封帝，劉嘉玲封后，在現場的朋友告訴我，劉嘉玲獲得的掌聲完全不能跟謝霆鋒比，而且影后自己亦哈哈大笑，應該是意識到此獎的荒誕。

《狄仁傑之通天帝國》拿下最佳這個最佳那個，網上一片唏噓，香港電影成了鬼市？好在，嘩啦啦通天塔要倒的時候，謝霆鋒站出來。

三十年，當年被人罵借戀情出名的小男生，如今成了香港電影的頂樑柱。張曼玉是怎麼煉成的，謝霆鋒是怎麼煉成的，香港電影是怎麼煉成的。花拳繡腿練到飛花摘葉，他們皆是演而優出來，說到底，就算中神通和歐陽鋒都把內功祕訣告訴你，就算你是東方不敗和令狐沖的後代，練到眼神殺人，還得自己肉身拼搏。茫茫人海，渺渺世間，謝霆鋒起步比誰都早，但壓力也比誰都大，《線人》裏他已經洗去一身的明星氣，比《十月圍城》更收放自如，比《證人》更細膩精準，要說甚麼是港味，我會說，二十歲的謝霆鋒有港味。

江湖兒女江湖長，這是香港電影的不二法門。香港電影，從緋聞中學習恣肆，從色情中發

展想像，從血腥中提取幽默，總之，那些可能敗壞電影的東西，在香港的電影江湖裏，奇怪地有了可能性，如同謝霆鋒一路走來，黑黑白白的那些事，頂包案也好，豔照門也好，卻向他饋贈了最好的禮物。十年前，我會說，謝霆鋒這種長相的孩子，我班上也有好幾個，但現在，沒有了。

相比之下，出道以來，陸毅也演了不少戲，可是，演來演去，諸葛亮是帥哥，黑老大是帥哥，一副深情款款卻用情不專的樣子，也怪不得網上封他「打胎帝」，因為一個夏天，他在《唐山大地震》裏讓張靜初去打胎，在《線人》裏又讓桂綸鎂去打胎。要說，類型演員這樣養成，倒也簡單，以後還能一條龍，順便幫杜蕾斯做廣告。可是，內地的電影語境跟香港不一樣，明星見光見報一多，自己把自己當文化貴族不算，還能在有關榜樣的激勵下想像人民大會堂想像中南海，所謂，一邊偷雞摸狗，一邊神五神六。這個，不是說的陸毅，雖然陸毅戲路不寬，道德水平在演員中算高的。大多數的明星，社會主義時代的演員理想失落了，社會主義時代的演員榮譽還得要，後面一身臊，前面一臉金，所以，跟香港不同，紅紅綠綠的好事，卻讓我們的人民藝術家惹了一身的毛病。

就此而言，香港電影人應該暫緩北上，內地電影人倒是可以分批南下培訓，而且，為了

讓香港人民放心，在關於哪一批演員首先南下的問題上，我們可以引用蒙牛此前在香港媒體新聞發佈會上的說法：我們銷售到香港的產品和出口的產品是一樣的，保證比內地的產品品質更好、更安全！

聽到蒙牛的這個發言，陸毅，一定會笑得很陽光，謝霆鋒的表情，我不確定。我想說，香港電影，請保持這個不確定。



抽到春嬌出現

華中科技大學本科畢業典禮上，校長李培根十六分鐘的演講，被掌聲打斷三十次，最後，全場近八千學生起立高喊：「根叔！根叔！」。一夜之間，根叔演講紅遍大江南北，二千字裏不僅有這幾年的大事記，還有諸多網絡熱詞校園話題，校長講話這麼好，如果不是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第一次。

實事求是地說，這是一篇煽情的演講，學生由衷叫出「根叔」，而不是「校長」，更證明了這是一曲「酒乾倘賣無」，而不是「出師表」。所以，要是問我為甚麼根叔紅了，我會說，因為根叔動了感情。

成年以後，我們一直被教育，誰先動感情，誰輸。就連天下無敵的「東方不敗」，因為對李連傑版的令狐沖動了感情，也受傷。所以，練到聲色不動，就是牛逼。當然，聲色不動達到最高境界的，要數新聞聯播。

這些年，我們學習不動聲色，比如我吧，看電影，看到把人哭得稀里嘩啦的，就覺得不夠

高級。高級是甚麼？起碼，得梁朝偉和張曼玉那樣吧，旗袍眼神飄過就行。但是，《志明和春嬌》的紅火，用鐵的事實說明，老百姓其實喜歡直說，喜歡動感情。

看《志明和春嬌》，真的，不光是看電影了。朋友中，即將談戀愛的，談着戀愛的，談完戀愛的，都在第一時間，跑去看余文樂和楊千嬅。要知道，這是世界盃時間，大家除了看球，就是恢復體力等看球。興師動眾的國際電影節、電視節沒帶走戀人，但志明和春嬌憑着兩根煙就集合了全城的色男情女，而且，很多人把自己的網絡簽名改成：「你個仆街！」

你個仆街！你個仆街！你個仆街！

這是今年最抒情句子嗎？我想起，幾年前，在陸羽茶餐廳，說起香港禁煙，煙民董橋很悵然。不過，他說，倒是有一個好，就是在路邊吸煙，會有漂亮女郎過來借火，然後合法地和女郎聊幾句。搞得柳公子當時就起身，走到士丹利街角，一口一口吐煙圈。

不知道董先生路邊吸煙有沒有遇到過春嬌？飯桌上，大家都鼓勵柳葉抽，抽到春嬌出現。不過柳葉接着說，那也不行，抽到春嬌出現，就沒得煙抽了。

倒有點悵然了。《志明和春嬌》最後，余文樂和楊千嬅要一起戒煙。為甚麼要戒煙呢？全盛期的港片，從來不用最後這點綠色。就像年輕時候，不知道色即是空。



嘿嘿，說到色說到空，想起，世界盃至今，全體網民評出的一個最好報紙標題是《東方早報》體育版做的，叫做「西班牙二十四腳，射即是空」！這種標題，你在新聞版娛樂版見過嗎？你見不到的。這就是體育和文藝的區別吧，這就是黃金時代的港片和現在港片的區別吧。所以，讀鄧小宇的《吃羅宋餐的日子》時，我一直在想，從那個時代港片過來的人，才有資格這樣恣意懷舊吧。

《吃羅宋餐的日子》很受追捧，不過，要是你問我《羅宋餐》有哪些料理，我還真說不上來，而且，鄧小宇常常還特別謙虛，時不時警惕自己幾句「我的標籤期限是不是也過了」，或者，借別人口說點「唔該你擱醒我」，很容易搞得不識相的讀者骨頭輕。但骨子裏，鄧小宇其實驕傲極了，他三言兩語過去，凌波微步走過，你看不懂的地方就怨自己生得太晚吧，類似我們向阿城請教，這個，這個張北海的《俠隱》，好在哪兒呢？阿城冷冷一笑：不是北京人，看不懂的。

一劍封喉。鄧小宇倒是沒那麼狠，不過，看完《羅宋餐》，我還是憾然承認，書中暗藏的款曲，明修的棧道，我領會不了。好在，《志明和春嬌》示範了，如何去猜測別人心意，甚至，不管有沒有把握，你都能直接劈臉問過去：「你約會我？你約會我？你約會我？」這個，在港片傳統裏，是可以這麼直接的！鄧小宇先生，你說是嗎？

所以，我的想法是，既然「射即是空」受到全國人民歡迎，既然直接的根叔和春嬌都受歡迎，那麼，我也斗膽對鄧小宇說：其實，好多次，你表達類似「你明白我的意思」時，我是明白的。



新人郭富城

大概是因為習書記在訪問馬來西亞的時候表揚了梁靜茹，網民在讚歎新一代領導的娛樂外交時，也 update 了以前的一個段子。

說是香港回歸十週年的慶典上，我們的胡主席握着劉德華的手說：「郭富城，我聽過你的《水中花》。」劉德華百感交集熱淚盈眶道：「謝謝毛主席！」

這個段子仔細追究的話，蠻有現實指涉，而我準備繼續離題，插一句，劉德華被認成郭富城的可能性，實在很高，而且會越來越高。這麼說，是因為最近看的幾部電影裏，都有郭富城，而在這幾部電影中，他的形象越來越正面，幾乎媲美《建黨偉業》裏的劉德華。

從去年的《寒戰》開始，郭富城就不再以文藝範示人，他成功扮演了一個對工作兢兢業業的警務處副處長，以幹練果敢的作風在局裏打出一場反攻堅戰，憑專業能力成為香港警界的良心。接着，在幾個月前上映的《聖誕玫瑰》裏，他的法庭主控官身份讓他顯得更加正義凜然，雖然受桂綸鎂誤導，但是他的整體形象清白正直。然後，《全民目擊》中的檢察官郭富城登場。

《全民目擊》是十月最紅的一部電影，票房口碑都不錯。孫紅雷以不良富豪形象出庭力保女兒無罪，因為法庭懷疑他的女兒殺了他的女友。郭富城以公訴方身份出場，他已經盯了孫紅雷多年，三次想將之繩之以法，三次失敗。影片貌似羅生門結構，三段三個視角，不過最後關頭實現的大反轉把前面的「謎中謎」全部轉化為「法外情」。跟《聖誕玫瑰》一樣，《全民目擊》後半段從「法庭戲」離題到「人情戲」，前後劇情表面上貫穿，但最後的烏龍落點證明，編導哈哧哈哧整出來的法庭辯論全部是假摔，一邊膜拜一把好萊塢，一邊玩弄一把觀眾。不過，可憐的中國觀眾，看到這樣的電影，我們基本沒甚麼抱怨了，至少，比起上半年的那些「小時代」大片，這樣的「誠意之作」太對得起我們的票價了。

而我，在看《全民目擊》的兩個小時裏，看到這樣完美這樣正義的郭富城，真的有點意外。幾年的檢察官生涯裏，他一直試圖扳倒壞人孫紅雷，終於，機會來了，孫女友案發現場的錄影表明他是真正的兇手，可是，就在孫紅雷伏法時刻，郭富城發現，錄影是假，孫紅雷是代女受過，所謂虎毒也護子。郭富城沒有一刻猶豫，馬上通知法庭，情況有變……

孫紅雷最後時刻成為《全民目擊》的終極英雄，我不知道李天一的父母看了會不會熱淚盈眶，不過，我不想糾纏於編導對「富豪也是人」的挖掘，這部電影對孫紅雷的讚頌顯然嚴重違



背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法律，這種情理結構純屬編導意淫，我不想多說。我感興趣的是郭

富城這個角色。這個郭富城，幾乎是銀幕上的新人，而且是一國兩制才能締造出來的新人。你看他，佩戴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在法庭上俯視孫紅雷的時刻，真是很有點從前共產黨員的氣概，不過，案情最後逆轉時刻，他能毫不猶豫克服「孫紅雷不是真兇」的遺憾，又是非常香港的，它完全來自西式的職業倫理，因為在內地的電影譜系中，放棄這種本來可以「為民除害」的機會，一個共產黨員檢察官的內心，無論如何是要糾結一下的，但郭富城沒有。

集合內地和香港優質品德的檢察官郭富城，有那麼一陣子，讓我感覺可能是中國電影、甚至是中國政治的一種新可能，不過，孫紅雷以富豪身份最終成為影片的抒情高點，讓我又感覺，一切好像都很渺茫。

不怕銀河拍爛片

看過《單身男女》的朋友都叫：「無法想像這是銀河映射！」

沒甚麼說的，《單》開場就是標準爛片。看過「黑」字頭、「暗」字頭、「槍」字頭的，再來看韋杜組合的《單》，肯定會有匪夷所思的感覺，仿佛科波拉拍了《小時代》。

《單》比《單身男女》又爛了許多。這次，杜琪峯、韋家輝完全沒心思講故事，片中兩女三男，動作片一樣相遇，動漫片一樣相愛，科幻片一樣分手，災難片一樣結局。五個偶像派，保持着各自在廣告片中的腔調和台步，為了一部廣告長片，走到一起來了。其中，比較諷刺的是，這些美男靚女，角色設定的智商都接近人類極限，不是股神，就是天才，但從頭至尾，他們的智力行為連美羊羊都比不上。

不過，畢竟《單》不是郭敬明拍的，所以，看完這部電影，我還真是想了很久。都知道，銀河映射一直左右手拍電影。左手黑，右手粉，粉嫩的愛情神經片養育凌厲的黑色江湖片，幾乎也算是銀河的傳統。所以，韋杜組合拍愛情片不稀奇，甚至，拍愛情爛片也不稀奇，銀河需要維

持，這很正常，就像我們也時不時地吃點肯德基，雖然這部電影實在爛得有點沒底線。

銀河愛情系列如果終結，說實在，不會有很多人歎息。這種商業劇，「00後」都可以接手。我在這部《單2》中，看到的是，銀河左手的危機，因為這麼爛的《單2》居然有邏輯奇特的點讚聲。

二〇一三年，銀河映射三當家「杜琪峯、韋家輝、游乃海」一起出手，完成了在內地公映的《毒戰》。這部電影一改銀河以往風格，在自然光裏發動槍戰，使得影像呈現接近現實主義的風格，尤其是最後一場戲，殘酷、激烈，不抽象。但是，這部被很多香港人視為《黑社會》系列續集的电影，遭遇了一些港版酷評，其背後的理由很一致：因為這是一部合拍片，《黑社會》和《和為貴》中的那種對內地方面的挑釁性，在這裏沒有延續。銀河映射的壓力挺大的，籌拍中的《黑社會3》，杜琪峯就放出話來，估計內地上映會很難，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陸港合拍也好，香港獨資也好，作為一種電影經濟，當然會對影片構成產生巨大影響，這些年，我們的确也看到了合拍片對香港電影的生態重構，其中包括婚姻般的束縛。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合拍片」和「獨資片」在新的政治經濟語境裏，成了評估香港電影的一個美學前提，好像「獨資」意味着更高深的電影理想。同在這個邏輯裏，合拍片就仿佛帶着一種原罪，搞得

港人做不好合拍片，反而有了道德上的悲壯。關於《單》的失敗，就有神奇的辯護出來說：反正目標觀眾在內地，嘖嘖！

用電影外的邏輯去攪亂電影內的語法，香港電影還能走多遠？作為多年的銀河粉絲，我覺得，杜琪峯的腦子其實是清楚的。去年底，在蒲鋒對他的一次採訪中，蒲問杜，「黑幫片會消失嗎？」杜說：「我們在五十年代出生，六十年代的周邊總有幾個黑幫，到七八十年代仍是這樣，我們有那種氣息吹過來。他們現在少得多了，可能時代不同了，有些東西自然消失，這是一個生態……電影或多或少是時代的一些記錄，人隨着它一起轉變，我們不能硬把他們拉回來去搞黑幫題材，因為他要寫的是另一些題材。黑幫片自然消失的話，就讓它自然消失。因為新一代作者沒有這方面的靈感，黑幫片衰落或消失已不再是與審查有否衝突的問題。」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電影，有人覺得《毒戰》脫離了黑社會的範疇，生出怨言，怪在合拍片上；有人覺得《單》太爛不像銀河映射，生出同情，怪在合拍片上，這同一個撒嬌的邏輯，我想，韋杜組合應該是看得穿的吧。說到底，作為銀河粉絲，我們從來不怕銀河拍爛片，我們怕的是，支援爛片的邏輯也被用來支援銀河的黑色系。



就此別過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金庸離世。當天晚上，重看郭襄告別楊過和小龍女章節，重看《天龍八部》中，蕭峯段譽虛竹三人，在天下英雄面前義結金蘭共赴生死章節，看到半夜，返回去再看一遍《神鵰俠侶》結尾，一夜無眠。

從來沒有成為金庸小說主人公的郭襄很有風骨，甚至可以說，郭襄這個角色拯救了整部《神鵰俠侶》，楊過和小龍女的故事，在郭襄面前，幾乎降維。《神鵰》最後——

郭襄回頭過來，見張君寶頭上傷口兀自汨汨流血，於是從懷中取出手帕，替他包紮。張君寶好生感激，欲待出言道謝，卻見郭襄眼中淚光瑩瑩，心下大是奇怪，不知她為甚麼傷心，道謝的言辭竟此便說不出口。

卻聽得楊過朗聲說道：「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說着袍袖一拂，攜着小龍女之手，與神鵰並肩下山。

其時明月在天，清風吹葉，樹巔烏鴉啊啊而鳴，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淚珠奪眶而出。

十六歲郭襄，風陵渡口遇楊過，從此心裏沒有過別人。楊過給她三枚金針可以救她危厄，她三枚都用在楊過身上。第一枚請他摘下面具讓她看看真面貌；第二求楊過在她十六歲生日時候去看她；第三次楊過試圖殉情小龍女，她請他不要尋短見。楊過遵守然諾，「力之所及，無不從命」。郭襄生日，他為她打掃亂世戰場送出三戰功，天下英雄面前，夜空煙花放出「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壽」，剎那用光她一生歡愉，當代文學史裏最浪漫的生日成為最荒涼的起點，從此她天涯漂泊無終點，雖然最後成為一代峨眉宗師，給嫡傳弟子取的名字還是「風陵」。

十六歲的我們看着十六歲的郭襄，沒有經歷過愛情的少年其實不能完全體會楊過小龍女攜手離開後的秋風秋月秋鴉，不過，在那個年紀讀到這樣的片段，卻莫名其妙讓我們理解了一個物理定律，所謂能量守恆，我們無師自通地明白，在故事中提前幸福了的人，最後都會被命運懲罰。襄陽城煙花有多燦爛，郭襄的一生就有多寂寥，但是，多麼好的郭襄啊，就算一生沒法幸福，還是要祝福神鵰俠找到小龍女。這樣的姑娘，今天沒有了，但是在八十年代，我們相信郭襄，我們不僅相信她，而且相信自己也會這麼做。



基本上，金庸一邊在我們身上植入浪漫主義一邊開出青少年修養課，而回頭想想，我

們這一代可以算是新中國最精神分裂又最有包容力的一代。《神鵰俠侶》中，壞了小龍女清白的人叫尹志平，班上姓尹的男生一整年都抬不起頭，下了課，姓楊的男生們就壓着姓尹的，一邊亂喊「淫賊」，而楊過風流，引得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和郭襄寂滅一生，卻沒人會像今天的很多精明人一樣罵他渣男。楊過離開，程英安慰無雙，「三妹，你瞧這些白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這段話，也被用來安慰我們自己。英雄就可以為所欲為，英雄就可以離開我們，告別六七十年代無懈可擊的人頭馬後，金庸的大俠填補進來，用似乎更加人性的方式把我們弄得經脈亂轉。

我們自己的青春期遇到新中國的青春期，那確乎是一個神采飛揚又兵荒馬亂的時辰。我們跋扈又顛沛，有時候帝王般出發，一人拿一把掃帚準備跟隔壁弄堂的小幫派火拼，結果被人家的神仙姐姐兩句話就拿下，然後商量一起上少林寺尋掃地僧，籌備了一個星期，也就我表弟從外婆那裏偷了點全國糧票，不過走不成也不算打擊，反正心在江湖人在江湖，我們用各種方式和金庸發生關係，我抄過白皮書版的《射鵰英雄傳》，我表弟抄過缺頁的《笑傲江湖》，而為了配得上內容的豪闊，我們剪了白床單用漿糊和封面貼在一起，深深覺得最高等級的《葵花寶典》

也不過如此。

人類歷史長河裏，沒有一個作家像金庸那樣，天南地北在我們的肉身上蓋下印記，我們這一代的近視，集體可以怪到金庸頭上，我們在課桌下看被窩裏看披星戴月看嘔心瀝血看，我們不是用眼睛看，我們用身體填入蕭峯阿朱令狐沖任盈盈郭靖黃蓉，所以影像史上最難滿足的觀眾就是金庸迷，因為我們曾經把自己的臉龐給他們，我們曾經把戀人的眼神給他們。

終於讀書熱來了，一夜之間看金庸莫名地顯得版本有點低。我們把《鹿鼎記》推入書架深處，買來很多一輩子沒有打開過的海德格爾尼采和佛洛伊德，學習高冷技術，亂動感情的少年時代突然被收納起來，我們學習不煽情不失控不哭不鬧不出走，但事實上，我們只不過好奇尼采瘋狂的人生着迷海德格爾的情人，這是一個狼奔豕突各種碎片來不及整理的時代，但所有的碎片都在我們的磁盤裏。如此走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說不清是裝逼還是已經過盡千帆，我們遇到小津安二郎的時候，確實在他的不動聲色前繳械，《東京物語》後半程，相伴一輩子的老伴去世，笠智眾走到戶外，一天地的白日太陽，一世界的生生不息，老頭站在一塊可以俯瞰大海和市區的平地上，用家常的語調說了句，「多麼美麗的早晨啊」，然後一個空鏡，豔陽。河流。船隻。燈籠。他媽的我們立馬被小津打得腎虛，如此

進入中年。

如此，我們進入自以為版本升級了的中年，中產階級冷淡美學把我們訓練得人模狗樣。好像相思已經成灰，好像已經鐵心石腸。然後，他們說，這一次，金庸，你，真的死了。

你死了。

久未檢視的生活排山倒海回到眼前，此起彼伏的金庸迷在網上應聲而起，這是八十年代的最後一次集結號，我們把你灌溉在我們身上的淚水還給你。千里茫茫若夢，雙眸粲粲如星。塞上牛羊空許約，燭畔鬢雲有舊盟。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大家在網上接龍金庸，我們拾起少年時代沒有被彎曲過的動詞，沒有被折扣過的形容詞，我們拿掉這些年的面具，最後一次，我們暴雨般把自己甩出去，我們向你奔騰而去，每個詞都不願落後，我們曾經慌張退場的抒情能力在這一刻，突圍而出掙脫自己的墓誌銘。在這一刻，我們重新回到童年身體，世界白雲蒼狗，但是我們的初歌還能繼續彈唱，甚至可以更放肆地彈唱。去你的聲色不動，去你的溫潤如玉，這一刻，我們重新成為八十年代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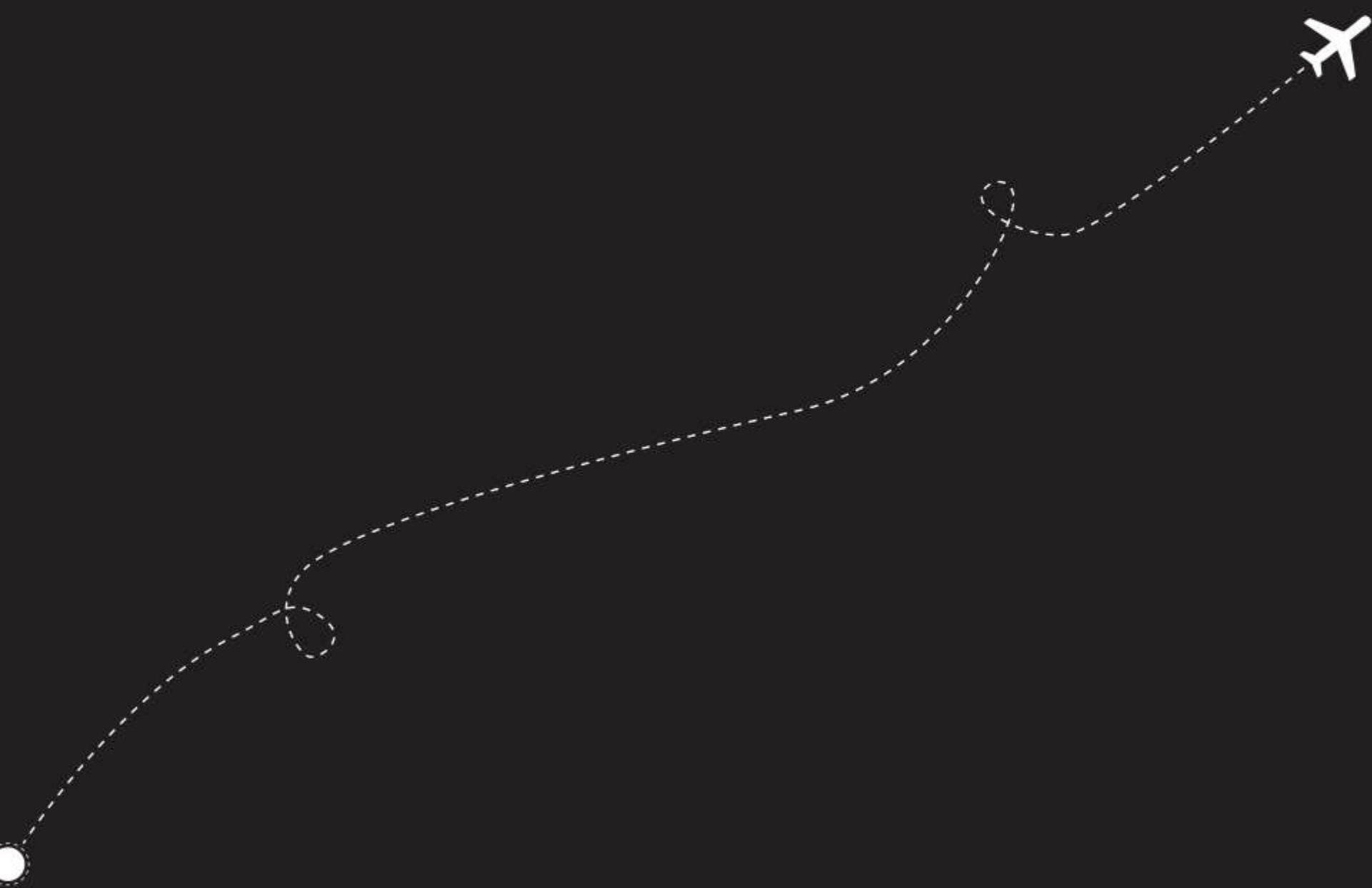
江山笑煙雨遙，讓世界嘲諷我們只剩一襟晚照的豪情吧，說到底，不是金庸寫得有多好，是我們在最好的年紀撞上他，就算我們郭襄一樣集體出了家，四十年後練的也是黑沼靈狐，一

招關乎楊過的武功。這是我們這一代和金庸的相遇，因為對方的存在，「一棵樹已經生長得超出它自己」。本質上，我們是新中國最後一代民間抒情強人，我們借着少年時代的這口氣，穿山越嶺，三十年後還有眼淚奪眶而出，這個，可能是這個乾燥時代的最後的風陵渡。

就此別過。



第二輯



上海一九三〇

一九三〇年不是一個堂皇的歷史大年，也不是甚麼文學豐年。世界歷史大事記裏不過記着這麼一筆：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四日，冥王星——太陽系第九大行星被美國科學家克萊德·湯博（Clyde Tombaugh）發現。但是一九三〇讓我感興趣，因為那個年代的大事記裏有着非凡的戲劇性，而同時的小事記裏卻秉有一種隆重感。這是一個有無限可能性，有無數條道路的年代。

這個年代是以一個小女孩的改名揭糞的。張煥，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九日出生於上海租界張公館，一個顯赫家族的末代子孫。十歲的時候，受西洋教育的母親不顧父親的反對，如同拐賣人口一般地把她送進了美國教會辦的黃氏小學。在填寫入學證的時候，她母親嫌「張煥」兩字嗡嗡地不響亮，就從英文名字胡亂譯了兩個字給她當學名，從此，她叫張愛玲。後來她自己說：「我自己有一個惡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我之所以戀戀於我的名字，還是為了取名字的時候那一點回憶……她（張愛玲的母親）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沒有改，到現在，我卻不願意改了。」「張愛玲」這個名字後來她認真用了六十五年，這個胡亂取的名字將來要出

入在所有的文學史中，和「魯迅」這個名字排在一起。這是歷史或文學史中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細節，但是這個名字的故事卻包含了這個時代即將展開的一種文學態度：很多原來一等一的大事，比如，姓名，可能不再那麼重要了。「胡亂」，或說，「舉重若輕」即將成為一種美學風尚，新感覺派們將用「不入流」的題材，「輕率」的口吻講述生活，講述自「五四」以降的「神聖歲月」。

這真的是個輕率的年代。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部竟然正式發表了一份訃告，沉痛宣佈毛澤東因患肺結核在福建前線去世。訃告稱：「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毛澤東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最害怕的仇敵。自一九二七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就以重金懸賞他的頭顱。毛澤東同志因病情不斷惡化而去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當然，毫無疑問，敵人會因此而感到高興……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工農羣眾將永遠銘記他的業績，並將完成他未竟的事業。」自然，共產國際總部不久就會發現這個訃告是錯的，但是從來也沒有人或聲明來糾正這個錯誤。這個偉大事件的荒誕性如今已經



成了黨史中的懸疑，不過，在一九三〇這樣的年代，甚麼事情不會發生呢？

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日，蔣介石渡江北上，坐鎮徐州，親自指揮五六十萬人，「討伐叛黨禍國殃民的閻錫山馮玉祥」，發動殺傷極為殘酷的中原大戰。而同時，蔣介石命令沿隴海線辦起戰地俱樂部，用車廂「佈置成流動酒店，備有中西大餐、煙具、賭具、僱用上海舞女、妓女充當招待」，以瓦解敵人鬥志。最後，因了張學良的配合，蔣介石贏得了這場戰爭。「上海的舞女和妓女」在這場戰爭中無疑成了最幽暗曖昧的角色，蔣介石動用這些粉紅武器如今也成了史家笑談，但是從純粹的語義學角度看這個事件，句子裏「上海」兩字的外延的確是最遼闊了。在和「舞女、妓女」的搭配中，「上海」比起任何其他中國都市都貼切得多；而毋庸置疑的是，「舞女」和「妓女」這兩詞的內涵也在無限地向「上海」滲透。在這個意義上，「上海」就是無止盡的失血地帶，感染上「舞女」們的蠱惑力，也無盡地把自身暴露給這些尤物。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的這一招有些可恥有些可笑，但是毫無疑問他準確地把握了「上海舞女」的重要性。而「舞女」和「烈士」「大將」等共同客串於歷史大敘事裏的「中原大戰」，真是很有點一九三〇的風格。

這種風格既貫穿於國家大事，也瀰漫在小說小道裏。這種風格見之於《子夜》，就是吳荪甫的客廳裏，「全體起立歡迎交際花徐曼麗」和「眾生喧嘩吳老太爺斷氣」同時上場；是「證券

市場風雲突變」，「罷工高潮一浪接一浪」和「乾枯的白玫瑰飛出少奶奶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穿梭發展。而且重要的是，茅盾講述豔事的語氣和篇幅都是可觀的，小說中華彩的章節都離不開交際花的出場，這些讓茅盾落筆激動的尤物悄悄改變了他創作《子夜》的初衷。他原本的打算——「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的現象」——淪為了小說的背景。這種思路發展到以後，就有了張愛玲的《傳奇》，有了一個被輕描淡寫的「香港淪陷」和一段傾國傾城的戀愛。「范柳原和白流蘇」的故事不是四十年代的因果，他們的前輩人物，真實的或虛擬的，早在一九三〇年就登場了。

其實茅盾自己就是無數傳奇的主人公。一九三〇年四月，茅盾與秦德君同船自日本返回上海。秦德君這年二十四歲，比茅盾小十歲，個兒修長，長相漂亮，性格堅強。他們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同船赴日的，在船上，茅盾就對她發生了興趣。說起來，他們的戀愛，倒是有點像《傾城之戀》的上半場戲：也是隔洋隔海的異地，也是善解人意的孤男和芳齡可可的寡女，還有，亂世裏的港灣，京都的櫻花堪比淺水灣的野火花，一般的「死生契闊，與子相悅」，茅盾也向秦德君許過「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只不過，秦德君沒白流蘇那麼好運氣，日本沒淪陷，他們回到了上海，茅盾回到了有子有女的家，不久便加入了剛剛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世事莽

蒼，這就是上海，不是續傳奇的地方，但卻經常是傳奇登場的舞台，比如張恨水一九三〇年在上海的大紅大紫。

《啼笑因緣》一九二九年開始在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上連載，等到一九三〇年連載完畢，張恨水已經名滿大江南北，成了傳奇人物。《新聞報》是當時發行最多、面向全國的報紙。本來，連載一個長篇，不過聊備一格，不關印數的。但是《啼笑因緣》卻帶來了報紙的銷量猛增，廣告刊戶，紛紛要求靠近小說的位置；不久，《啼笑因緣》成書出版，電影、彈詞、話劇順勢跟進。電影攝製時，因「專有權」問題，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社還打起架來，後經律師章士釗調停，大華停拍，明星賠款十萬。事實上，張恨水在北京期間就已經寫出了「鴛鴦」經典《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等作品，但是，就像他的兒女在《回憶我的父親張恨水先生》裏說的：「父親為上海《新聞報》撰寫了《啼笑因緣》，就被世人所知了。」上海是那個時代的名利場，她的聲光化電，儘管帶着所有半殖民地的複製特色，卻還是毫不客氣地把北京，把中國的其他地方，變成了一「鄉土中國」。要成名，就到上海去。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當我們說三十年代文學，幾乎實際上就是指三十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發生的一些文學事實。」

一九三〇年，劉呐鷗的《都市風景線》出版，第一批「現代尤物」登場，該書的封面是三

道炫目的強光，預示着一個強刺激的時代已經光臨。同年，穆時英在《新文藝》上發表第一篇小說《咱們的世界》及《黑旋風》，又有《南北極》經施蛰存推薦到《小說月報》發表，其「濃重的流氓無產階級意識」流露了虎虎生氣，不過，一九三〇年的聲色犬馬不久令他「棄明投暗」，他戀上了狐步舞、爵士樂和電影。的確，「電影」可能是那個時代最難抵禦的尤物了。魯迅在一九三〇年也沒漏看《俠盜雷森》，前後上映的美國電影比如《皇后私奔記》《天涯恨》《義士豔史》和《羅宮春色》等片他也攜廣平兄觀賞了。一九三〇年底，中國第一部蠟盤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開拍，由洪深編劇，張石川導演，明星影片公司攝製，女主角紅牡丹由胡蝶扮演。十二月三日，聯華公司出品的影片《野草閑花》上映，該片以蠟盤配音的方式配製了中國第一首電影歌曲《尋兄詞》，孫瑜寫的詞。

《野草閑花》是一九三〇年阮玲玉加入聯華影業公司後主演的電影，那年她二十一歲，佳人如玉，歲月似夢，她的彎彎笑眼和濕濕眼神有着了謎一樣的魅力，浸透着既人間又天堂的芬芳，感謝上帝，她還有花一樣的五年和影迷在一起；感謝上帝，她不等歲月凋零就會清煙般飛逝，不留下一點點瑕疵。一九三〇年，她還另外主演了《自殺合同》和《故都春夢》；五月，《影戲雜誌》舉辦「電影明星選舉」，阮玲玉以六千一百七十九票當選第一名，胡蝶

得三千七百八十四票。她在銀幕上一言未發就為中國影壇培養了整整一代專業影迷。

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她在上海新聞路沁園村九號的家中服安眠藥自盡，整個上海歇斯底里了三天，上海招架不住第一代偶像巨星的隕落，殯儀館場面失控，十萬市民等着和心愛的女神告別，有人自殺，有人癲狂。這是三十年代的一個神話，上海把影星變成了神，而這些年輕的神則把那個年代變得眼神痴迷，心腸柔軟。

心腸柔軟，真的，包括剛剛成了左翼領袖的魯迅。一九三〇年，魯迅五十歲，海嬰一歲。那年，剛做父親的他手忙腳亂地給兒子洗澡，輕聲輕氣地哄兒子睡覺。海嬰百日那天，魯迅攜婦帶雛地去照相館拍了兩張像：一張全家合影，一張海嬰單獨照，魯迅代海嬰題了字，分送了親朋。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魯迅五十歲生日，海嬰週歲，全家又去照相館拍了兩張像，一張是魯迅和海嬰，照片上魯迅親筆題寫了「海嬰和魯迅，一歲與五十」；一張是合影。細看當時的那幾張照片，魯迅的神情裏有一種樸素的幸福，他雙手緊緊抱着海嬰，五十年了，他的生活從不曾像此刻那麼充實，他緊緊抱着自己的兒子，抱着生命中最單純稚嫩的希望，那是一九三〇年。

也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胡適給長子祖望寫了一封信。信是這樣的：「祖望：今天

接到學校報告你的成績，說你『成績欠佳』，要你在暑期學校補課。你的成績有八個『4』，這是最壞的成績。你不覺得可恥嗎？你自己看看這表。你在學校裏幹的甚麼事？你這樣的功課還不要補課嗎？我那一天趕到學堂裏來警告你，叫你用功做功課。你記得嗎？你這樣不用功，這樣不肯聽話，不必去外國丟我的臉了。今天請你拿這信和報告單去給倪先生看，叫他准你退出旅行團，退回已繳各費，即日搬回家來，七月二日再去進暑期學校補課。這不是我改變宗旨，只是你自己不爭氣，怪不得我們。爸爸」這是胡適家信中少有的嚴厲而匆急的書信，而當時，胡祖望才剛剛過了十一歲生日，他父親胡適馬上要過四十歲生日，責子語切，心腸卻是柔軟的。

上面寫的，都是發生在一九三〇年的一些說大也小，說小也大的事情。它們鑲嵌在歷史大敘事的縫隙裏，卻構成了歲月的另外心跳。以後，就有了下面的這組蒙太奇——

這時候——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輛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鐵龍汽車像閃電一般駛過了外白渡橋，向西轉彎，一直沿北蘇州路去了。（茅盾《子夜》）

中國的悲劇這裏邊一定有小說資料一九三一年是我的年代了《東方小說》《北斗》每月一篇單行本日譯本俄譯本各國譯本都出版諾貝爾獎金又偉大又發財……（穆時英《上海的狐

步舞》)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金業交易所裏邊擠滿了紅着眼珠子的人。標金的跌風，用一小時一百基羅米突的速度吹着，把那些人吹成了野獸，吹去了理性，吹去了神經。(穆時英《夜總會裏的五個人》)

流線式車身\<形水箱\浮力座子\水壓減震器\五檔變速機\她，像一輛一九三三型的新車，在五月橙色的空氣裏，瀝青的街道上，鰻一樣的在人叢中滑動着。(葉靈鳳《流行性感冒》)

一九三五年深秋，上海中區的中下層住宅區。舞女的住所，二樓廂房，正面是被濃色的窗帷遮得緊緊的窗子，從窗帷縫中射進一條陽光。看天氣已經是十一點左右的光景，舞女酣睡着。(夏衍《都會的一角》)

這已經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義上是個一夫一妻的社會，而他擁有三位嬌妻在湖上偕遊。難得有兩次他向朋友訴苦，朋友總是將他取笑了一番說：「至少你們不用另外找搭子。關起門來就是一桌麻將。」(張愛玲《五四遺事》)

一九三七年四月，黃梅時節的一日間。上海東區習見的弄堂房子，橫斷面。右側是開

着的後門，從這可以望見在弄內來往的人物。接着是灶庇間，前面是自來水龍頭和水門汀砌成的水斗，灶庇間上方是亭子間的窗。窗開着，窗口稍下是馬口鐵做成的傾斜的雨庇，亭子間窗口掛着淘籬、蒸架，和已洗未乾的小孩尿布。（夏衍《上海屋簷下》）

是一九三九年初夏，夜裏一點鐘的時候，我從一個朋友地方出來，那時馬路已經很靜，行人不見一個，但當我穿過馬路的時候，路角有一個人叫住了我：「對不起，先生。」是一個美國軍官，好像走不動似的。「怎麼？」我停步了。「可以為我叫一輛汽車麼？」我猛然看到他小腿部的血痕……（徐訏《風蕭蕭》）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聲響了。一炮一炮之間，冬晨的銀霧漸漸散開，山巔，山窪子裏，全島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說「開仗了，開仗了。」誰都不能夠相信，然而畢竟是開仗了。流蘇孤身留在巴而頓道，哪裏知道甚麼。（張愛玲

《傾城之戀》）

上海一九八〇

應香港藝術中心的邀請，對賈樟柯作一次筆談，談及他最初從影的想法，他說了一句：「當我喜歡電影後，我就問自己拍甚麼，我想那就拍八十年代。」後來，他就拍了世界影人和影迷都非常喜歡的《小武》和《月台》。不知道賈樟柯在許多個電影節的領獎台上有沒有感謝「八十年代」，他所有激情的源頭和歸宿。

前兩天，和幾個老同學回到母校，因為放假，學校後門的生意非常清淡，我們進了從前常去的那家小飯館，老闆娘卻不認得我們了，只一個勁地熱情傳銷自己，這一帶的飯店我們資格最老了。問她多久了，她指指門口的招牌，居然是用英文寫的·SINCE 1980。

我們大笑起來，說八十年代有甚麼老的，也就二十年，沒看城隍廟裏的那些老字號大小有嘉慶有乾隆嗎？老闆娘生氣了，說那你們倒是在這條街上幫我找一家有二十年歷史的老店？十年也行，找得到，今天我請客了！

老闆娘撂下的話果然沒得空子鑽，白駒過隙真是不假，昨天還倚着門口痴痴笑的理髮店小

妹現在自己開髮廊了，原來的理髮店大概已經換了好幾輪店主，現在的門面嶄新嶄新的，做韓國燒烤生意……八十年代還歷歷在目，眨眼卻站在了另一個世紀的街口，我們互相看看，都有了奪路而逃的意思。

於是想起巴西作家若昂·羅薩的小說《河的第三條岸》，這個短篇非常簡單，講的是一個本分的父親突然訂購了一條小船，然後開始了他在河上漂浮的歲月。其實父親哪裏也沒去，就在家附近的河裏划來划去，但是他從不上岸。很多年過去了，姐姐、哥哥和母親忍受不了父親帶來的屈辱，先後走了，除了「我」，我等着爸爸，終於有一天，我看見了他，向他呼喚：「回來吧，我會代替你！」父親揮動船槳向我划過來，但於剎那間，我突然渾身戰慄起來，逃掉了。

跟朋友推薦這個短篇的時候，我把小說的寓意說得非常複雜，然而，站在夏日午後，面對 SINCE 1980，我發現這個小說其實很簡單，時間的故事罷了。



它到底是我們的

飯桌上坐定，京城來的就問，有上海土生土長的嗎？我們說有，讓北京領導猜，他毫不猶豫揀了桌上最白淨最體面的男人，說，你。被挑中的就有些光火，故意粗魯着點，老子山東的，甚麼眼光！潛伏下來的真正本地人就在一旁樂，因為被北京人說是上海人，意思不會太好。

然而，就算天天和房東一起分擔「啊，上海男人」的辛酸壓力，就算夜夜和老婆一起想念家鄉的星空，來到這個城市的無數外鄉人，一年兩年三五年，終於是一輩子，離開上海的衝動一直有，但一直的衝動一直被延宕了。那麼，在這個豔名遠播又聲名狼藉的城市，是甚麼東西拽住了他們？

上海吃得好。以前，民間流傳「北京人甚麼都敢說，廣州人甚麼都敢吃，上海人甚麼都敢穿」，但最近幾年，連廣州人都跑到上海找館子了。國內各大菜幫在上海灘上輪番轟炸，先是杭州菜，接着湖南菜，再是四川東北客家菜，吃到現在，一家飯館裏是甚麼菜都有了。

「今天，我們在上海可以吃遍全世界的菜系。」電視上的洋人豎着拇指向全世界做廣告。天

地良心，這廣告貨真價實，吃俄羅斯菜，台上有俄羅斯姑娘的大腿舞；到土耳其餐廳，俊美的土耳其小夥就跑過來服務你，當然，常常也聽說，俄羅斯姑娘其實是新疆姑娘，土耳其小夥是一戲劇學院打工仔，然而，不管那麼多了，看那老闆娘多麼風情萬種，她一邊跟你遞眼神，一邊幫你涮羊肉，雖然是，你花了一斤羊肉的錢只吃到半斤的貨，但是，半斤羊肉半斤溫柔啊，而後面半斤，才是真正的上海風味。吃遍全世界，你永遠會想念上海老闆娘。

胃舒坦了，人就挪不動，而且，飽暖思淫慾，因着上海老闆娘，就想娶個上海小姑娘了。雖然很多年前，魯迅已經講授過「上海的少女」的不良傾向，但是，洛麗塔畢竟好過末路狂花啊。走進北方店鋪，小白楊似的女服務員美則美矣，但是你抬抬頭，店鋪上方拉一標語：「我們決不打罵顧客」，心頭一哆嗦，Farewell，小白楊。回頭來看上海小姑娘，沒錯，還有不少小姑娘在傳承海派風格，「作」了要死，不斷創造 Mission Impossible，但是，也應該看到，當代「作」女，亦是「作」資雄厚的，無限纏綿加上無限想像力再加無限能動性，日月換，山水轉，辛苦歸辛苦，但在一個價值失落的時代，「作」女為猛男撐出多麼大的一片打拼天地。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你白頭偕老的她雖然已經溫順體貼，但拐過地鐵口，看到一對小戀人，女孩對着男孩叫，「我現在就要吃糖炒栗子！」稀里嘩啦，你多麼想回到過去，要死也好，要活也

好，說是折磨也可以，說是饋贈也可以，反正，在上海生活，就是有這樣曖昧的幸福。

有了吃，有了女人，上海再糟，也是家的方向。八千里路雲和月，上海 TND 的確有讓外地人特別不順心的地方，出租車司機倒不特別繞你路，但一聽說你河南來的，就問，「艾滋病嚴重吧？」知道你安徽來的，就說，「我們家保姆也是安徽的。」總之，經意或不經意，要壓你一頭。在這方面，港澳台以為可得體面，也沒門，你說你台灣來旅遊的，他就說五百元帶你浦東半天遊，你說不要，去地鐵站就可以了，司機就冷言冷語，「台灣經濟也不行了吧？」

不過，碰上你心情好，說，「行，五百元，浦東半天遊。」司機馬上精神飽滿，一個漂亮弧度，拉你上高架，一邊開車一邊導遊，喏，現在我們就在延安高架上了，等會我開下去讓你們開開眼，這個高架有來歷呵！當初在這個地方打樁，一連打斷十幾根樁子，不可思議啊，因為這個地方的地質不可能是這樣，全國的大科學家大工程師都到場了，也沒用。後來，請出玉佛寺的方丈，方丈看了也搖頭，說，地底下有一條黑龍，樁正好打在龍爪上，得過一百年，黑龍才會離開。沒辦法。沒辦法。請方丈想想辦法，方丈考慮很久，終於說出：用一根金屬大圓柱，上面雕上九條金色的龍，在某時某刻打下樁去！果然，柱子順利地打了下去，但泄漏天機的方丈不久圓寂了。

然後，司機開車在那龍柱子旁兩個來回，讓你好好瞻仰，一邊證明他見聞的深廣，一邊證明五百元的物有所值。你要再感歎幾句讚美他幾句，司機就更興奮了，索性先帶你在市區裏兜一兜，看看，那邊就是馬勒別墅，中紀委來查辦上海社保大案的辦公室，捉進去好幾十個啊，那個叫甚麼的，剛到門口，就尿褲子了！終於，你深深地覺得，這五百元，物超所值了。

所以，亂世自有亂世的法則，而所有的上海人，多多少少對這個城市懷有自豪，雖然他們平日裏可能受盡高樓大廈的氣，但指着外灘三號，他們依然與有榮焉。可能就是這麼點虛榮心吧，上海的城市化進程這麼迅速，人民這麼委屈，但是大街小巷裏的上海人，依然興興頭頭，仿佛這個城市的明天裏，活生生地養殖着他們的夢想。

晚上回家，安靜的地下鐵，突然，有一個男人站起來，說，各位，現在我給大家唱一首《人生何處不相逢》。大家還沒回過神來，他已經擺好架式，幾乎是深情地唱起來：隨浪隨風飄蕩，隨着一生裏的浪，你我在重疊那一剎，頃刻各在一方……他一唱完，車廂裏的年輕人就為他鼓掌，半揶揄半鼓勵，男人於是脫下帽子，點題道，「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於是，幾個年紀大的乘客裝睡回籠覺的樣子，不搭理遞到眼前的帽子；一中年男人投了一塊錢後，問他一天能掙多少？年輕的情侶大約被歌詞感動，投了五塊錢，賣唱男人立馬送上口彩，「好人一生平

安。」

我在徐家匯下車的時候，賣唱男人也下車來，不過，換個車廂，他又上去了。也許是燈光的關係吧，他一進入車廂，塗了一層蠟似的精神煥發。所以說，大都會像春藥，吃傷了身體，還會選擇吃下去。

走出地鐵站，馬上聽到吆喝聲：「高科技產品，不靈不要錢！」我擠進人羣，看到兩個男人在兜售鈕扣電池一樣的東西，一男演習，一男望風。演習的男人像表演魔術似的，亮出一鈕扣電池，然後擡起袖子表示兩袖清風，接着，他用煽動人心的語調說，「注意了注意了，奇跡就要發生！」果然，他把鈕扣電池放在一自來水水錶上，水錶不轉了，然而自來水照樣流。「十塊錢一顆，高科技產品，花小錢省大錢！」圍觀的人還在猶豫，望風男人催促說，快快快，我們馬上要走的，這是尖端技術，今天算你們運氣！」

再走兩步，又聽到吆喝，「純種歐洲名犬！最後一隻！」那歐洲名犬裝在鳥籠裏，一女孩在問是不是偷的，賣鳥的看她一眼，意思「真不懂事，這還用問嗎」。旁邊，有幾個年輕人在兜售強力膠，他們把好好一根皮帶剪開，又粘上，吆喝着，「永遠扯不斷了！」

走出好一段路了，還聽到年輕人嘻嘻哈哈的聲音，「永遠扯不斷了！」

大半個世紀前，張愛玲與胡蘭成去美麗園，看大西路上樹影車聲，商店行人，心裏喜悅，說：「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於我們親。」車水馬龍裏，常常我會想到張愛玲的這一聲感歎，所以，儘管北京的朋友每次要疾言厲色地指責我們被花花上海蒙了心，我們卻把心一橫，決意和惡之花共生死了。因為，它到底是我們的。



四季故事

春天發暈

突然春天就來了，氣溫陡然上升二十度，街上行人不是手挽大衣，就是腰拴外套。戀人在一起，女孩的風衣圍巾帽子都交在男友手裏；夫妻一道的，男的都是范柳原的婚後作派，「他現在不那麼紳士風了，竟交給了她，」所以，嫁了人的白流蘇手上滿滿貫貫的是一家人的衣服，走在徐家匯天橋上，又疲倦又幸福。

地鐵裏的暖空調沒來得及關掉，乘客被蒸得連罵人的力氣都沒有，雖然是高峯時段，車廂裏卻莫名安靜。陌生男女緊挨着，沒有性別，全是沙皮狗。想起章衣萍《枕上隨筆》裏那句唯一流傳下來的話：「懶人的春天哪！我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去摸了！」

也活該章衣萍倒楣，這句抄汪靜之的名言，為他自己贏得了一世罵名：「摸屁股詩人」。章衣萍想起來就覺得冤，可是，懶人的春天哪！他後來也懶得分辯。

分辯累人呀！中午的公交車，沒幾個乘客，售票員挨着司機座位立着，靠自己力量站不穩似的，有一搭沒一搭地：「你歡喜新來的小高？」司機回頭瞄她一眼：「勿要瞎三話四。」售票吃吃笑了：「好嘞好嘞，我不會看錯的。上趟，小高感冒，你也感冒。」司機又說了一遍瞎三話四。售票又吃吃笑：「我們早就看出來了，你賴也賴不忒。小高講到儂，總是伊呀伊，這還看不出來啊！」司機掙扎兩番後，妥協了，說了句「小高人蠻好」。售票依舊懶洋洋靠在駕駛椅上：「她老公上趟到車隊來接她，人蠻長的，有點像劉德華。唉，春天就是發暈。」

公交車沿着中山北路開開停停，一半乘客在睡覺，一半在聽售票說話，沒人覺得他們講的是一樁隱祕的婚外戀情。天這麼熱，普羅的道德都蒸發了，笑眯眯地聽着，希望這個售票再往下說點甚麼。不過，沒下文了，大家倒也無所謂。

車廂裏靜下來，有人打呼嚕，一邊打，一邊把頭靠鄰座老頭身上了。忽然一個聲音叫起來：「要死！坐過頭了！」然後絕望地看了看車後，索性繼續打起盹來。

樓下有個髮廊，小姐長年累月穿得清涼，我們抱着兒子在巷子裏溜躑，冬天我們穿棉襖，她們卻白花花的肉身裂帛，兒子就說，阿姨老面皮，不穿衣服。

好在，夏天來了，髮廊小姐一定歡喜這麼熱的夏天吧，全國人民都穿泳裝，髮廊小姐也就成了芸芸眾生，成了鄰家女孩。以前，那些髮廊都關着門開着空調，四五個女孩一字排開，一個塗指甲油，一個吃頭髮，另外兩三個玩着牌，隔着玻璃門望去，她們青春的身體像散亂的麻將牌，既是邀請，也是警告，但現在情形完全不一樣了。

多麼好的夏天，髮廊小姐趺雙涼拖鞋拿把桃花扇坐到屋簷下來，她們把手擱在旁邊水果攤的西瓜上，路人走過，對着她們問，「老闆娘，西瓜哪能買？」她們唧唧呱呱地笑，也不否認，只積極地對着裏屋喊，老闆娘，生意來了！幾天下來，原來不怎麼搭理她們的水果攤真正老闆娘倒喜歡上她們了，尤其是生意忙的時候，她們幫着稱這稱那，而且，對水果攤老闆，竟是一點輕浮舉動都沒有，所以，星空下，她們坐在一起，比着衣服料子比着腿腳長短比着皮膚黑白，倒像多年姐妹淘，反而顯得一旁的老闆被排擠了，落寞地狠狠吃着西瓜，但他臉上浮着笑容。

這笑容一會就被打亂了。髮廊裏突然傳出一個聲音，「阿蘭，洗頭。」老闆娘回頭看看牆上的鐘，他們水果攤要收攤了，隔壁髮廊生意開始，一下子，弄堂裏非常安靜，彼此有些尷尬，好在天空適時地打出一個雷，雨點同時落下來，打烊嘍打烊嘍！

我曾經很仔細地觀察過那個叫阿蘭的姑娘，我們保安叫她鄧麗君，仔細看，臉型和嘴真有點像，而且，她喜歡唱歌，一邊吃冰淇淋一邊還唱「我只在乎你」，路邊的小流氓對她吹口哨使眼風，她不像其他幾個噁里啪啦一串罵，她還是好心情地笑，後來和水果店混熟了，倒是老闆娘有時還幫她出頭，碰到保安一類的調戲她，老闆娘山高水長地罵得保安一路逃竄，幾個女孩子就在後面笑，那時候，她們就是天真的需要保護的好女孩。

好女孩還是出事了。晚上回家，救護車從社區門口開走，我還沒問，保安已經回答，鄧麗君。我問怎麼回事，保安指指對面水果攤，水果攤已經收攤，門口站着一些人。我不好意思再問，想着我們家阿姨一定知道，而且，好像本也一目瞭然：水果老闆和鄧麗君出狀況了，然後水果老闆就開殺戒。

但我們家阿姨的版本卻一點愛恨情仇沒有，老闆進貨回家，發現六歲的兒子一個人看攤，老婆放着生意不做，卻在「下三爛」的地方打牌，而且，旁邊還有一個「垃圾癩三緊緊挨着我



老婆坐着」，怪只怪天氣太熱，燒得人脾氣火旺，後來事情我們阿姨講不清楚，總之，老闆娘跌破一小塊頭皮，阿蘭流了很多血，因為握住了一把水果刀，但性命不要緊。

水果店關了兩天又開了，阿蘭也回到了髮廊，就是手上纏着雪白紗布，但那幾個女孩不再到外面乘涼，上海是天天高溫，天天午後一場大雷雨，雷聲大，雨點大，弄堂排水系統不好，一會就積了水，每次我蹣跚着水接兒子從幼稚園回來，隔着玻璃門，總看到她們空洞地在看雨，每次，我都會想到雷蒙德·卡佛的一篇小說名字，這麼多水離家這麼近。

秋日正午

很久沒有看見街上圍觀的人羣了。讀書時候，語文課上到魯迅的《藥》，老師痛心疾首：「麻木的看客！麻木！看客！」然後，他指着我們的鼻子，更加痛心疾首：「現在，魯迅死了五十年了，你們中間還有人喜歡做看客！小小年紀不學好，中國完了。」老師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常年懷才不遇的樣子，常年是怒我們不爭的神情。

讓老師一說，街上看到有人打架了，有時就熬住，不去做麻木的看客。然而在八十年代，

電影少，盜版沒有，香港電視連續劇也不是常常有得看，街頭的混戰，就是《霍元甲》前傳和《上海灘》的續集；而且一般情況，勸架的人最後也會捲入戰鬥，要叫年少的我們不圍觀實在是靈肉考驗。

不過，等到大家都自給自足以後，街上圍觀的事情變得百年一遇了。因此，中午出門，看到宜山路上裏裏外外圍了約三層人，血液馬上沸騰起來，覺得今天實在是走運的。想也沒想，拔腿就往人羣裏擠。

不看不知道呀，一男一女正撕扯在一起，有熱心公益的人在周邊現場解說，一個是髮廊小姐，一個是髮廊顧客，格種事體，大家有數咯呀！然而，還是有人不小心領神會，追問着，到底啥事體？於是有中年女性回答他：問也勿要問，肯定是男的有問題！馬上就有男青年在人羣中反駁：難講難講，現在小姐老野蠻的。一男一女鬥在一起，我掃了眼人羣，全是渴望事態升級的眼神，更有一小男孩，四五歲模樣，擠在最前沿，一邊還撒着尿，這尿也是一段，一段，撒出來，髮廊女尖叫一聲，尿就停住，再叫，再停住。

秋日正午，太陽暖洋洋，路邊有桂花若有若無地香着，76路公交車開過，司機猛的一個剎車，有兩個乘客下來，加入圍觀的人羣，我苦於下午要參加政治學習，只好搭輕軌揮別龐大的

人羣。這個時候，我覺得自己真有抒情的衝動，美好的社會主義記憶湧上心頭，我們曾經多麼緊密地站在一起，一起麻木，一起興奮。

冬日愛情

社區裏有五個保安，其中兩個特別要好，黃昏時候，他們手把手的來上班，一個四十歲，一個三十歲，都是昂藏七尺，迎頭看到，多少有些叫人吃驚，但他們卻跳集體舞似的，一起歡快地說：「降溫了！」

降溫就是把手的理由嗎？也可以吧！聖誕過了，葉子卻黃黃的還都在樹上，風吹過，簌簌挈挈地往下飛，一片拖着一片，讓人想起泰戈爾的詩：「他默默地，不露行跡，歎一聲就將她俘獲。」冬天的空氣裏於是有一種特別的情意，流鼻涕的小孩，聲嘶力竭地在樓下喊：「小寶下來玩！小寶下來玩！」說出最後一個「玩」，他趕緊吸一下鼻子，鼻涕就又回上去；但那叫小寶的孩子，半個身子探出三樓陽台，也聲嘶力竭：「大風你上來！大風你上來！」

我走出社區很遠了，還聽見他們一來一回地在喊，五六歲的孩子，已經知道求不得苦。所

以，路邊看到年輕戀人互相給對方餵羊肉串，就有些為他們操心，電影看多了，全家照以後總有危機出現，再暖再暖最後總有一些寒冷日子。

大概人也知道最靠不住的是自己吧，所以年底愛情大評選，當選第一名的不再是以往那些深情包二奶的貪官，而是一頭母豬。事情是這樣的：福建三明沙縣一頭母豬，越過重重障礙，飛奔撞傷了屠夫謝老漢，搶救下已在案板上待宰的公豬。事後謝老漢把母豬主人告上法庭，法院調解下來，母豬主人賠了老漢八百元醫療費。網上有很多年輕戀人深受感動，跟帖多多，諸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母豬救夫情！但使龍城母豬在，不教屠夫度陰山！

好事者去採訪母豬，母豬當然甚麼也不會說，好事者就說，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可憐肇事的母豬從此被主人牢牢關在豬圈裏，並不知道自己已經名滿天下。我看了很多關於這頭粉紅豬的跟帖，很快發現，戀人們如此擁戴牠，兩個關鍵詞，一是純粹，二是永遠。母豬救公豬，動機很純粹，而且，永遠不可能後悔，永遠不會修改當時的衝動。

跟着母豬屈居第二位的是，《色·戒》裏的王佳芝，因為她的動機不如母豬純粹。

上海沒有過去時

上海是個喜歡講來歷的地方。在越友酒家剛坐下，侍者會賞賜般地過來輕描淡寫道：「上次白先勇來也是坐的這個位置，他到了我們飯店門口，才知道來的是自己家。」於是這一頓飯就吃得格外有價值，竟是白先勇舊居，賓主盡歡。去城隍廟吃蟹粉小籠，隊伍排出店門口，加上寒風加上細雨，但沒人甘休的，因為克林頓（Bill Clinton）一家子剛來品嚐過，聽說還有一羣外國尼姑也說好吃。在襄陽路服飾市場買冒牌的Polo恤衫，討價還價把小店主弄得着急了，他嘀咕一句「你不要算了，上次周星馳一口氣買了十件，」客人不太相信，還是馬上買了下來。

上海人的來歷，堂皇裏帶着家常，這和北京不同，乾隆皇帝的龍椅和格格們的閨房畢竟遙遠又尊貴了點，聽上去跟神話也差不多。但是上海傳奇裏的主人公都還近在眼前，張愛玲的故居還活着，還有人在她寫《傾城之戀》的書房裏寫字，聽市聲；虹口一帶的老上海人喜歡不經意地說一句：「我小時候上學總要經過魯迅家……」他們舌尖的這些時光和人物翻個身又回來了，叫人想起Woody Allen拍《無線電時代》（Radio Days）時放在攝影機前面的那塊琥珀色過

濾鏡，鏡頭掃過，逝去歲月又暖融融地甦醒了。

所以，「一九三二」也好，「時光倒流」也好，上海的很多咖啡館雖然都是頗讓學術界來勁的懷舊個案，但是對於上海和上海人，一九三一從來不曾真正流逝，周璿妹妹的聲音，阮玲玉的彎彎笑靨和濕濕眼神從來就沒有從生活中真正撤退過。環境不允許的時候，上海人還會藉着王曉棠這樣的女特務過把癮。而上海從來都是攜着過去上路的，上海人推開窗子，左邊弄堂住過徐志摩，右邊客廳招待過林立果，不遠處，有個外國赤佬叫沙遜的在那裏發家……現在的上海人就住在這些歲月這些人中間，上海沒有過去時，上海時間是纏繞的迷宮，收在月光寶盒裏，你可以隨便回去。

不相信，去「新天地」看看。經過改造的老石庫門如今是上海灘上最熱的酒吧村落。被打了防腐劑的石庫門牆壁大約可以再活一個世紀，包括其中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人似乎並不驚訝上海的變遷，不管是回到上世紀，還是趕到下世紀，他們都接受，反正，紅也上海，綠也上海。



抵死纏綿

忽然就秋天了。下午去買菜，走出大樓時覺得一件襯衣不夠了，看門的老頭大概也穿少了，在一塊日頭裏曬着，跟一旁的梧桐樹像哥倆似的。樓裏的水電工倚着大門在吸煙，煙灰掉下來，開電梯的女人跑過去幫他揮掉；煙灰又掉下來，女人又跑過去，幫他揮掉。

水電工是蘇北來的，開電梯的女人也是蘇北來的；但是水電工年輕，長得也不錯，電梯女人卻有四十了，雖然修飾得還算可以，但畢竟是被生活折騰了半輩子的臉。她一定是有點喜歡這個小夥子的，常常見她從家裏帶菜給他吃，看着他的眼神也是掩不住的歡喜。有一次，他們並排坐在門口，水電工的衣服大概被洗衣機洗得起球了，那電梯女人就一個一個地在幫他扯掉那些小毛球。他看着報紙，她扯着毛球，也像夫妻，也像母子，樓道裏靜悄悄的，空氣裏說不出的家常和痴迷。

我是個昏人，見了這樣的景象就覺得又感動又悲哀。雖然電梯女人大概從來沒有看過《紅樓夢》，或者楚浮（Francois Truffaut）的《阿黛爾·雨果的故事》（*L'Histoire d'Adèle H.*），不知

道齡官畫薈的斷腸處，也無從體會阿黛爾·雨果的蝕骨激情，但是她的舉動卻一樣痴憨，在她那樣的年齡，於那樣單調的人生中。可能沒有人，包括她自己，會發現她四十歲的愛情。日子飛快流逝，她很快會退休，坐在八十歲的夕陽裏，她也許會隱約想起當年的一段電梯生涯。

寫這些，其實是想說，上海縱有千般不是，到底暗濤洶湧着很多故事。這樣的兩個人，在蘇北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謀面，即使碰着了，也不會一個去幫另一個扯毛球；但是在上海，他們碰着了，坐在一起，一個看另一個吸煙。中午時候北方的一個朋友打電話來聊天，莫名其妙又把上海諷刺一番，說上海人耽於小節不能成英雄，出不了豪傑的地方也出不了史詩。我唯唯諾諾全部應承下來，心裏卻很有點不舒服。

穿過小路去菜場，看路邊的打工男女在抵死纏綿，覺得上海還是好地方。北方的馬路和情調都太闊氣，抹掉了故事的背景。



四大金剛

四大金剛，名字聽着怪嚇人的，其實是從前普通上海人的四樣早點：大餅、油條、糝飯團和豆漿。小時候，上學去的時候，父母給一毛錢，走到大餅攤前還盤算半天，如果買鹹大餅加油條，那就是六分錢，剩下的四分錢中午可以買冰棒；如果是油條加甜大餅，那就得七分錢，多餘的三分錢買不了冰棒了。不過，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現在的孩子只認識肯德基老頭和麥當勞叔叔。

路邊的大餅油條攤已經被這個城市逼走了。從前，看退休的老人篤悠悠在路邊談天，喝豆漿，完了以後用一根筷子，串起幾根剛炸出來的油條，心滿意足地給一家大小帶回去，覺得生活是生活，歲月是歲月。現在是見不着這些老人了。不過，你若要吃大餅油條倒也不難，五星級的賓館也還是有的吃的，另有穿高衩旗袍的小姐在一旁服侍你，讓你覺得你吃的是古董大餅和古董油條。當然，還有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永和店在不斷開張，聽說一個叫日清紅的公司要推出覆蓋全市的連鎖早餐店，準備三年內開到兩千家，讓所有的上海人一出門就能買到油條，

好像是四大金剛又要回來了，但我擔心那都是些留過洋、白領化的大餅油條了。

真的，平民的四大金剛已經成了小白領的流行心理測試題，專為戀愛中的女孩子設計的：「四大金剛最喜歡哪樣？」你要是喜歡大餅，說明你做人實惠本分，因為大餅樣子難看，但最容易填飽肚子；喜歡油條，說明你追求時髦，隨波逐流，因為火熱滾燙才是油條的特點；喜歡豆漿的女孩子是最討人喜歡的，說明你不計較對方的積蓄，注重其內在的品質，理由是豆漿便宜，但有營養；喜歡糍飯，說明你這個人太「作」（上海話，意思是難伺候），因為吃糍飯必須吃一口捏一把，即便是吃到最後一口，也還要把個飯團再捏捏緊，誰娶了這樣的女孩做老婆，那真是死定了。

愛吃糍飯的上海女孩肯定是人才濟濟，所以，小品中的上海男人長期來被塑造成妻管嚴，在家裏燒飯拖地洗衣服。當然，現在一切都在變，上海男人從里弄生產組走出來，成為 John 或者 Max，不再是傳統中的小男人了。都變了，也沒法不讓四大金剛變。



上海人的銅鈿觀

偶然看到謝其章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張愛玲為甚麼和〈萬象〉鬧翻？》，細細讀來，原來是銅鈿問題。一九四四年一月起，張愛玲的《連環套》在《萬象》上連載，六期以後，卻戛然而止。時人猜測紛紜，不少人怪傅雷的「酷評」——「《連環套》逃不過剛下地就夭折的命運」——斷了《連環套》的後路。謝先生文史鉤沉，從一本叫《語林》的老雜誌裏打撈出當時公案。

事關稿費。當年《萬象》老闆平襟亞聲言張愛玲因《連環套》多拿了雜誌社國幣一千，張愛玲則在《不得不說的廢話》裏更正說，當年平老闆在小說還未起頭刊載的時候當面交了張二千元支票，她則堅持每月拿，所以平老闆另開了一張一千元支票。但是不知為何《萬象》賬簿登記的是張愛玲收下了兩千元。謝先生更推算了當時的通貨膨脹形勢，計算出張愛玲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稿酬「千元」其實已不到一月的三分之一，所以他的結論是張愛玲可能是因為「加薪」的要求未被答應而與《萬象》鬧翻的。

歷史到底沒小說那麼好看。以前聽張愛玲在散文中談錢說鈔只覺大俗大雅，仿佛她喜歡錢是給了錢榮譽。她說「我們（她和蘇青）都是非常明顯地有着世俗的進取心，對於錢，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也只覺得她是避名士派之嫌，故意如此。但是隨着自己越來越世故，在上海生活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慢慢地倒覺得張愛玲說的是大實話，是一個二十四歲、熱愛打扮、熱愛出名、熱愛甜食、熱愛上海的女孩的話。

《北京文學》上經常可以看到上海人的洋相，諸如為了一毛錢，兩個上海人吵到嗓子啞；問上海人借錢，肯定他昨天剛買了彩電，等等等等。但是，上海人的銅鈿觀卻不能一味醜化。上海人雖然有錙銖必究的一面，卻也絕不佔你便宜。《哈姆雷特》裏，波洛涅斯送自己的兒子遠行法國時，叮囑的是：「不要向人借錢，也不要借給人錢；借給人錢，往往人財兩空，向人借錢，會使你忘了節儉。」就此而言，上海人在金錢上倒是很合波洛涅斯的脾胃，帶着點早期商人的謹慎和認真。回到張愛玲和平襟亞的官司，我由此很願意相信張愛玲的記憶，當時「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糧，使我很擔心。」這是上海人的金錢態度，張愛玲喜歡的。

小姐不可以亂叫

北京的朋友到上海來，說上海人的服務態度真好，對小姐發脾氣，小姐總笑笑說對不起。要在北京，你叫服務員一聲「小姐」，她一聲大吼，先會要了你的命：「你叫誰小姐！你丫才是小姐！」在北京，你不可以隨便叫人小姐，那招誤會。

有個北京朋友到上海來，我們請他吃飯，吃到一半，老婆長途電話追到了上海飯桌上，正說着，席間有人大喊一聲：「小姐，過來。」只聽北京朋友趕緊在電話裏跟老婆解釋：「他們說的是服務員啊。」

上海人到北京去，經常受一些閒氣回來。去買兩根油條，北京人橫上海人一眼，說：「兩根不賣，半斤起賣。」北京人的重量、數量單位基本上是上海人的十倍。上海人說來六瓶啤酒，北京說「上六打」。在上海問路，你被告知：有點遠，得十分鐘，過兩個路口。一般說來那要不了十分鐘。可在北京，你問路的結果總是這樣的：不遠，五百米。那五百米夠你走上一小時。陳平原老師說，北京有家商店，門上赫然寫着：我們決不打罵顧客。上海人看了，哆嗦一下，

快步走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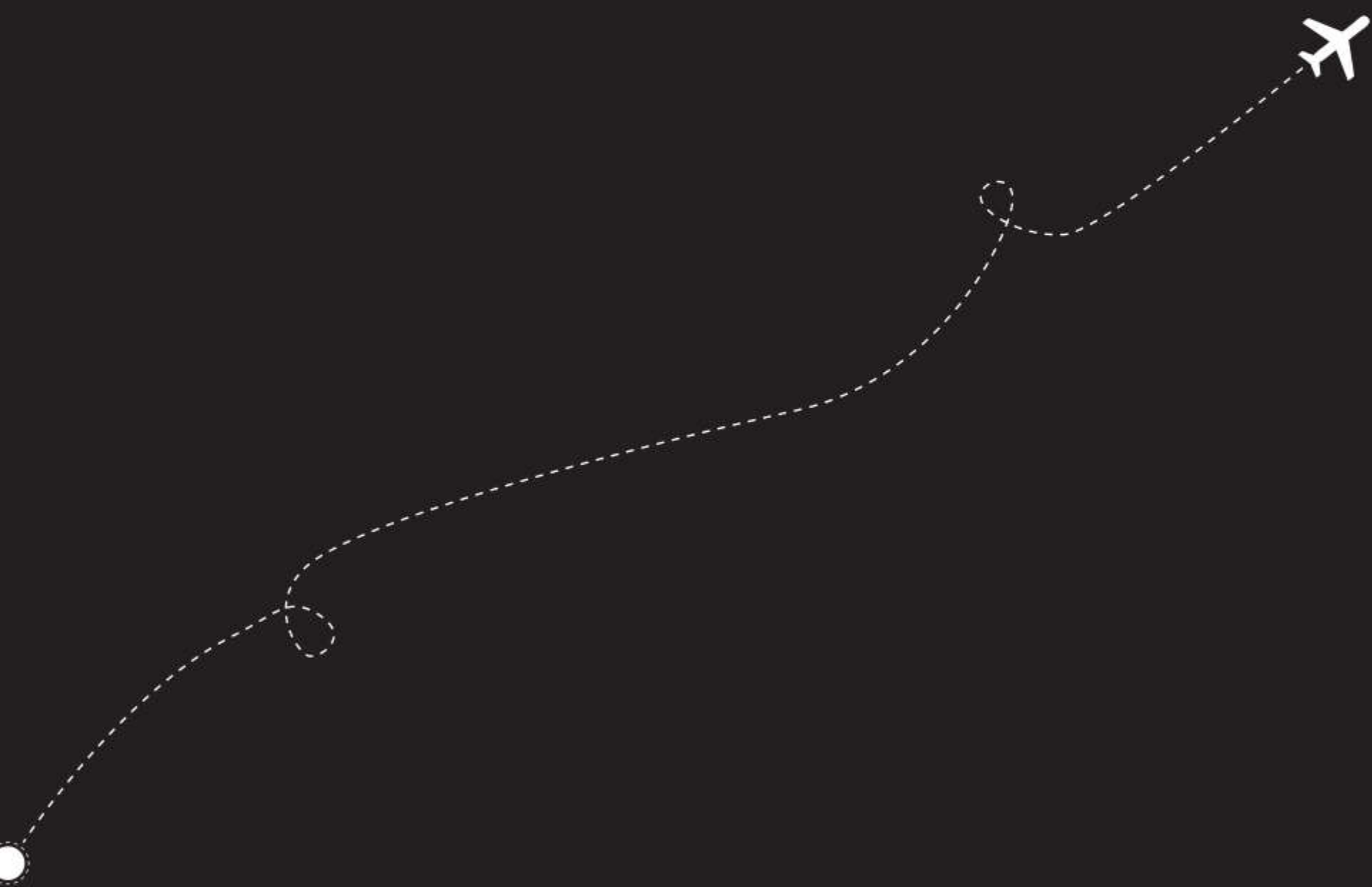
北京人說話幹事都圖個氣勢，裝修房子，客廳門口如果不搞掛瀑布，就搞個小橋流水，不弄得羣巒疊嶂，也要玩個湖光瀲灩，那是大手筆，上海人看了都歎為觀止，但絕不模仿。上海人裝修房子，喜歡玩黑白版的洛可可風格，每一個細部都照顧到，包括老婆放唇膏的地方。

北京人是大爺脾氣，甚麼東西都不耐煩學到底。上海人可以把酒吧搞得跟巴黎紐約沒甚麼兩樣，北京人卻不高興如此亦步亦趨，他們也玩酒吧，卻是風光獨特的：酒吧裏橫七豎八的一些寧式床，泡着些煙民似的北京人。有人說：那真是頹廢，上海比不上，上海頹廢裏有太多「秀」的成分，上海人就怕被人說：「不像紐約。」北京人不在乎這些，可能是因為北京甚麼都懶得認真學，所以北京生產着當代的主要文化人。

這兩個城市之間的人羣來來往往，彼此的差別卻越來越大。



第三輯



甜過初戀

紐約哥大地鐵站，一個看上去有二百歲的老太太走進車廂，我忙站起來給她讓座，她卻搖頭示意不用，並且高貴地聳了聳肩膀。我便敬畏地瞻仰了一下她，發現她的帽子上繡了一行字，意思是：我內心住着一個娼妓。

我確認了一下，沒看錯。啊歐，紐約還真是有點藏龍臥虎的意思。不過回家上網，看到微博上一張照片，我們中國一大媽賣橘子，廣告詞是：甜過初戀。照花前後鏡，美國老太其實純情，中國大媽其實務實，不過，在二百歲這樣的年紀，內心住越多娼妓，身心就越感孤獨。相比之下，兜售初戀的中國大媽不僅勘破浪漫，還能幽他一默，這幽默的力量來自哪裏，滾滾紅塵。

薩賓娜常問我，中國最迷人的地方在哪裏？每次，我都毫不猶豫回答她：紅塵滾滾。薩賓娜說，紅塵，就算你呆的波士頓不夠滾，紐約不滾滾嗎？不想太傷薩賓娜的心，我問她，紐約街頭有盜版有騙子有毒品有娼妓，紐約地攤有賣竊聽器跟蹤器嗎？紐約街頭有賣男朋友嗎？紐約牧師和修女在一起天橋賣藝嗎？薩賓娜撇撇嘴，嗨，你這不是比壞嗎！

我看看薩賓娜，告訴她，這個不叫比壞，這個就是滾滾紅塵，知道我最不喜歡美國哪一點嗎？虛頭八腦。美國立法立到私人廁所，但有一半的法律卻以真實的人生為代價。中國大學生在迪士尼實習，看到漂亮的小男孩，用中國人最常見的方式，親了一下金髮小孩，結果嘖嘖，男大學生被告猥褻罪。大李在實驗室工作，一天到晚解剖小白鼠小兔子，他說，他的美國同事喜歡一邊解剖，一邊問他：李，聽說你們中國人吃狗肉，真的嗎？大李就會很冷靜地告訴他，是的，我們吃狗肉，狗肉好吃啊，不過你那隻狗不會太好吃。這樣，他的美國同事就崩潰了。

大李最喜歡調戲美國人的動物態度，有一次，他還煞有介事地在小組會議上提出，這些可憐的小白兔小白鼠，是不是也請牧師給牠們超度一下？美國同事當真了。前幾天感恩節聚餐，大李的美國朋友端出火雞，大李更是神色倉惶地說：歐，我不吃火雞，我們老家拿火雞當祖宗一樣尊敬的，比你們的狗還寶貝呢。大李在飯桌上向我們描述美國朋友的臉色，一邊啃火雞腿，一邊大笑：嘿嘿，要說天真，美國人真是天真的。所以段子裏都說，美國罪犯在監獄裏碰到中國罪犯，立馬就有了學海無涯江湖無垠之感。

說到底，如果美國的法律真能把美國人管得五講四美，那我們也服氣，但現在的狀態是，美國人其實也亂穿馬路，美國人其實也亂搞男女關係，美國人也一團亂麻，但他們一邊自己受



制於條條框框，一邊還拿着自己都左支右拙的條條框框滿世界管人，搞得法律和人情脫節不算，還非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包括想像力推銷成全世界的價值觀和想像力，弄得電影不燃燒幾輛車就不是電影，總統不把民主掛在嘴上就仿佛資產階級還沒掌權似的。

看薩賓娜越來越生氣，我收口說：你們呢，好得不夠，壞得也不徹底。薩賓娜很不爽，劍走偏鋒：那你們國家同性戀境遇怎樣？

我喜歡薩賓娜惱羞成怒的樣子，便把她往深淵裏再推一下：那我講兩故事你聽吧。

第一個，是你們國家的。牧師和教士在酒吧，一個年輕人來搭訕牧師，牧師有點尷尬，就暗示教士解圍。教士不慌不忙，對年輕人耳語一句，年輕人就告退。牧師問他說了甚麼，教士答：「我告訴他我們在度蜜月。」

第二個呢，是我們國家的，是最近當紅的微博小說，就十個字：「賊尼！竟敢跟貧道搶方丈！」

薩賓娜說你甚麼意思，我說，沒甚麼，我比較喜歡熱烈的敞亮的人生，就算壞，也是自己的。

哈佛講堂裏的狗

來哈佛前，多少對哈佛有些迷思，帝國最大牌的學府，世界超一流的排名，再加上，國內今天叫賣「哈佛教授」，明天兜售「哈佛女孩」，搞得對哈佛沒感覺就不是地球人。

我跟單位領導辭行的時候，領導也殷切寄語，我心頭一熱，幾乎要說出，「我會珍惜機會，回來報效祖國」這樣的話。

開始的時候，真還有點珍惜機會。費正清中心早場，就朝費正清趕。卡朋特中心夜場，就往卡朋特走。人生地不熟，走錯地方，還聽過 DNA 講座，兩耳一抹黑坐在台下，就聽後面竊竊私語說，中間那個是得諾貝爾獎的鎮系之寶。於是我就有點種瓜得豆的驚喜，嘿嘿，好歹看到一個攀登到科學最高峯的主，而且，嘖，長得還有點帥！

當然，人頭馬很多時候並不帥，混到哈佛第一排，那得熬多少夜！初秋的時候，我去哈佛人文中心參加一個講座，門口站一黑不溜秋，個子矮小的印度人，熱情地招呼我們用講座午餐。我看看吃的東西東不東，西不西，想着大概是這個印度人送來的印度餐。然後講座開始，

這個印度人走上台，我才知道，他就是已經不需要介紹的侯密·[H]B[](Homi Bhabha)。

侯密·巴巴的頭像其實到處見到，但是看到真人還是不一樣。這個倒可算是哈佛風格，很多會議很多講演聽下來，我越來越明確意識到，那個在無數普羅心中的哈佛，和真實的哈佛距離大了去。就像我後來好多次聽侯密·巴巴主持的講座，我打賭，其中至少有一大半，是學院政治的一部分，是兄弟院校，七姑八婆的串門，每次，侯密·巴巴也多少有點草率地宣佈，好吧，今天就到這兒。

這些講演建立了哈佛的名聲，學校佈告欄裏全是講座信息，一天有一百場名人秀在發生。跟朋友講起哈佛秀場之多，朋友常常豔羨，可是，有一次，也是在人文中心，我剛坐下，旁邊一斯文男人也落座，然後他的狗就落座在我們中間。那天德國教授說的是詩，我一句沒聽進去，心思全被一旁的狗給佔了，倒不是我喜歡狗，我一直在想，媽的，這狗聽過一千次講座了吧，看上去簡直有點人文理想了。回來跟朋友說起哈佛講堂裏的狗，他哈哈一笑，說，怪不得全世界有頭有臉有錢的都能到哈佛拿證書。

哈佛真的是一所奇怪的大學，這裏有全世界最好的圖書館，歐，讚美哈佛圖書館，這幾乎是這個國家最高尚最貴族最未來最激動人心的表達，只有在哈佛圖書館，「最高學府」這個概念

變得特別具體，也只有有在哈佛圖書館，一個哈佛學生有用不盡的驕傲資本。其餘，那些數不盡的講座，世界各地的精英，最終的意思，是意底牢結。類似遊客到哈佛，都要去哈佛像前照相。

約翰·哈佛的左腳已經被摸得錚亮，儘管這個銅像其實並不是哈佛本人，但這個沒甚麼要緊，就像我們誰都沒見過財神。所以，有時候我想，那個和我們一起坐在人文中心聽課的狗，在本質上，和我們這些遊方僧一樣的訪問學者沒甚麼兩樣，而哈佛，說到底，也就是一個大廟。靈不靈，全看你信不信。



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記者去採訪精神科權威。權威說：「我曾給患者出過這樣一道題，我問他們，浴缸裏裝滿了水，想把水弄出來是用勺快，還是用盆快？」記者插嘴說：「正常的人會用盆是麼？」權威看一眼記者，說：「正常的人會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在美國呆了五個月，終於看到有人出來，拔了一下美國的塞子。這人叫伊桑·沃特斯（Ethan Waters），是美國的新聞記者和自由撰稿人。他的新著《像我們一樣瘋狂》（*Crazy Like Us: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e*），讓用勺子和用臉盆舀水的人難堪了。

書中，沃特斯用了四個案例。案例都很常見，但結論卻不尋常。第一個案例，一九九四年，香港有個十四歲女孩死於消瘦，很快，記者通過 Google，結論女孩之死為「anorexia nervosa」，即神經性厭食。而就在這個美國名詞傳播開來以後，香港的「神經性厭食」人數激增。各種對抗「神經性厭食」的活動越多，厭食人數反而越多。同一個法則，海嘯過後的斯里蘭卡，由 NGO 引入的「創傷後應激障礙」被用來到處輔導災民，使得當地人承受了更可怕也更漫

長的折磨，相比之下，斯里蘭卡的孩子因為還沒有能力理解這些美式名詞，很快克服了創傷。此外，沃特斯也描述了「精神分裂症」這個名詞如何進入桑吉巴。

表面上，美國的新名詞由各類權威機構發佈，有的還披着宗教的外衣，仿佛既是大善事，也是高科技，但實際的效果是，殺生無數。沃特斯的最後一個例子，是葛蘭素史克公司（GSK）把新的抑鬱症概念引入日本，一夜之間，令整個日本腦垂體下降。之前，日本只對需要住院治療的抑鬱症有定義，現在經過GSK公司的大力行銷，人人有了得抑鬱症的前途。

精神病全球化，是美國全球攻略一部分。不過，就像發動戰爭的國家，常常會在本土造成最大的傷害。美國發明了最多名詞，也是名詞綜合症人羣最大的國家。基本上，我遇到的美國人，沒有一個是自認完全健康的，而且，他們都神神道道的，一般的毛病還不屑於生，這個有「藍色幽閉」，那個有「月桂過敏」，聽上去蠻詩情畫意的，不過要是我外婆聽到，肯定罵：送到窮鄉僻壤生活三個月，看看還有沒有毛病。

我相信這些浪浪漫漫的毛病在前現代，都沒有。就像美國的性騷擾，規定到暗示級別，活生生葬送了一個國家活潑潑的感情。兩週前，我去哈佛醫院看風疹，回來跟薩賓娜說起，她就馬上很警惕地提醒我，醫生給你檢查的時候，有女護士在場嗎？

我看看她，萬一，女護士是同性戀呢？嘿咻嘿咻，在這個名詞氾濫的世界上，原來不

過是同性情義，現在都被理解成同性戀。插一句，同性戀很正常，不過，中國的同性戀人口，多少也有「被名詞」的水分。原來不過是心情有點低落，現在得看精神病門診。原來不過是近視，是弱聽，是頭髮少點，精神差點，臉色黃點，個子矮點，現在全部成了匱乏症，需要吃從▷到∞各種藥品。原來不過是愛清靜，愛糖果，愛動物，愛打扮，愛戀愛，現在全部成了飽和症，需要吃從∞到▷的各種藥品。像薩賓娜的同屋，每天早十顆藥，晚十顆藥，而這些藥，都得辛苦打工才買得起。

當然，如果美國人只是自己家里弄點藥吃吃，我們沒意見，可現在，他們的藥店都開到我們門下，這跟鴉片輸出沒甚麼兩樣了。不知有關方面有沒有一些措施，否則，我們早晚都得跟美國一樣瘋。搖頭兔的故事，大家都還記得吧！

兔子在森林裏跑，看到大象抽大麻，說：不要糟蹋自己的身體了，和我一起跑吧！於是大象跟着一起跑。一路跑，一路牠們招呼上了用海洛因的狼，用興奮劑的猴，最後牠們看到獅子正在給自己注射，兔子又熱情地招呼：和我們一起跑吧！獅子一聽，氣不打一處來：「小兔崽子，每次吃完搖頭丸，就鬧得整個森林不得安寧。」

不過，當下的現實是，其實美國人自己也知道，他們是吃了搖頭丸才跑成這樣的，《廣告狂人》已經播到第四季，從第一季第一集大家就知道了，如果把香煙廣告做成「IT'S TOASTED」，那麼，《讀者文摘》再怎麼說吸煙有害健康，也不能阻擋煙草公司的發展了。概念！重要的是發明概念！作為美國偶像，「廣告狂人」Don Draper從1967年走到今天，一路斬獲無數粉絲，不僅六十年代成為流金歲月，「像Don一樣的男人」也成為男界新路標，這個魅力無限的男人當然不是靠外表靠服裝風靡天南地北，順風順水走到廣告界的大佬位置，他憑的，就是美式方程式：靠絕頂聰明讓壞人壞事變成酷人酷事，最後還能以宗教般的大智慧收拾良心，全身而退。第四季播到最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刊登了Don的一封信，題目是「告別煙草」，信的內容是美國商人常見的懺悔格式：我們叫賣的產品，給人們帶來的其實是疾病，是悲傷。我們知道它不好，但就是停不下來。現在，我們金盆洗手了。

武俠小說裏，邪道高手也會這樣金盆洗手，不過，金庸的讀者都知道，歷朝歷代，想洗手的多了去，但沒有一個洗成功的。《劍雨》裏，楊紫瓊甚至把臉都給換了，但還是被逼着重出江湖。Don能成功嗎？嘿嘿，他的這封刊登在《紐約時報》上的信，是以廣告的形式發佈的。

所以啊，吃慣搖頭丸的美國人實在也是「我們停不下來了」。這個，倒也被無數的美劇證



實了。《24小時》一季又一季，傑克·鮑爾停下來過嗎？他停不下來，我們觀眾也停不下來。所以，讓自己感覺良好，或者讓自己覺得我是對的，就是讓全世界跟着搖跟着跑。這個方法論，美劇掌握了，美國也掌握了。而關於這個方法論，《廣告狂人》的著名台詞就是總結：「廣告，就是基於一個詞，幸福。幸福，就是一輛新車的氣息，是遠離恐懼的自由，是十字路口的看板，告訴你，你正在做的，就是對的。」而這個「對」，就是 Don 這樣的天才拍着腦袋想無數的名詞，才越來越對。基本上，美國，或者說廣告狂人，就是要告訴我們：浴缸裏的水，用盆舀出來，是對的，用勺舀出來，也是對的。

好在，世界還不是廣告的天下。多幾個伊桑·沃特斯，美國的塞子也可以拔掉。

不再看到你

十二月的時候，網上還有人討論，這個冬天，波士頓會不會是暖冬？當時好焦慮，覺得大老遠跑到大東北，看不到一場雪，簡直無顏回鄉。

然後就嘩啦啦落雪了，一場接一場，樓下的雪堆到窗口來，兩米高，鏟雪的時候，鄰居最早說，啊，這樣的大雪，十年未遇！隔了一週，鄰居說，啊，二十年未遇！接着，啊，三十年未遇！昨天出門，他看到我，說，啊，我在波士頓住了五十年，今年雪最大。

跟國內的朋友報告這裏的雪情，朋友很豔羨，說得超級羅曼蒂克：呀呀呀，找個男人和你一起雪裏走，雪落在頭上，縱使不能一輩子，如此也算白頭偕老了。電話裏，我馬上回了她一個「媽的」。

媽的，這輩子誰要再跟我說雪很美，我就跟誰急。髒兮兮的雪，兩三米高，天天堆在家門口，如果誰要拍二戰時期的冬天，這是最好的現場。或者，要拍個環境污染的廣寒宮，也馬上可以開機。茫茫髒雪，公共汽車永遠不會出現，你在雪地裏滑一跤，親愛的，千萬別掉眼淚，

因為不會出現扶你一把的手，還有，你過馬路的時候，要加倍小心，從前寬闊的馬路已經是地道戰的格局，路上飛駛的雪車根本看不到雪堆後的你，而且，你最好別穿白色的羽絨服，司機把你看成小雪堆，不是他的錯。

曠日持久的波士頓大雪洗掉了我們關於雪的那點小情調，第一次，既在生理層面，也在心理層面，我感受到，美女一夜之間變怪獸。Farewell，雪絨花，我希望以後不再看到你。

「不再看到你！」我在心裏說完這句話，馬上又覺得，怎麼這句話如此熟悉，很多言情劇裏，不都是這樣，男對女，女對男，男對男，女對女，聲嘶力竭大叫：「希望不再看到你！」阿歐，怪不得我對朋友說「媽的」，朋友只嘿嘿笑：你這個，典型美國綜合症。

美國綜合症？朋友提示我，別的不說，你看看美國的埃及態度，跟你的波士頓大雪態度有區別嗎？

說起來好像是的。埃及沒發生革命前，美國是呼喚埃及民主的，然後，革命來了，奧巴馬的最初反應也還是熱烈呼籲穆巴拉克讓渡權力。可是雪下大以後，前副總統切尼就出來說，穆巴拉克是美國的好友與盟友，美國在公開場合要權衡言行，給穆巴拉克過多壓力會起逆反作用。一言以蔽之，「穆巴拉克應該得到善待。」

現在，埃及革命如火如荼了，美國尷尬了，兩害相比，他們寧願穆巴拉克在台上，而不願看到人民選出一個敵視美國政府。美聯社報導，奧巴馬現在換臉了，他說：「我認為穆斯林兄弟會只是埃及的一個派別。他們不代表埃及大多數。」

小雪變成了大雪，大雪變暴雪，埃及會不會變成伊朗？奧巴馬心事浩茫連廣宇啊。短短兩個星期，奧巴馬在媒體裏反反覆覆的態度，也足以讓我們看出，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其實是多麼小資的玩意，跟我們過去對雪的想像完全一個格式。這方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倒是說得很坦白，奧巴馬，「幼稚」！

的確很幼稚。比如我，今天大太陽，滴答滴答融雪了，公共汽車又準時來了，一路到哈佛，我覺得雪景也還不錯。「不再看到你」，好吧，我說過。奧巴馬也說過的。



都怪你

男女散步，女不小心踩進水溝，一邊嬌嗔一邊粉拳：都怪你都怪你！男一邊安撫一邊自責：都怪我都怪我。

小兒女調調，全世界小說電影裏都這樣，就算孩子看到，也知道這是花腔。不過，這種調調，現在繁殖了。《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湯瑪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一篇題為「China, Twitter and 20-Year-Olds vs. the Pyramids」的文章中，開宗明義提出：埃及動亂首先得怪中國。

我得承認，弗里德曼說的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再說，事物普遍聯繫，埃及動亂就算要和南極扯關係，也容易。可有意思的是，最近一兩年，接二連三的，大事小情都「怪中國」了。比如，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就提出，歐美的金融危機，怪中國；美國的國會議員，援引高等學府的高等資料，義正辭嚴提出，美國的失業率，怪中國。一直到今年，因為《虎媽戰歌》挑起中美教育論戰，就有神兜兜的金髮專家出來說，美國教育問題，怪

中國。

呵呵，據說霍普金斯大學的衛生間有條提示隨手關燈的公益標語：How would you feel if someone turned you on and then left。這個標語，經中國英語第一人陸谷孫教授證實，是「下作話」，不過，因為雙關，也就無傷大雅。

我想說的是，就算退一萬步講，革命和蕭條，南極和北極，全部怪中國，那麼，是誰「turn China on」的？再說了，男女走路，一個走到溝裏，說「都怪你」是可以，可那是蜜月時期。而歐美世界，從專家到議員，這樣口徑一致，這樣圖窮匕見，基本是「要求賠償青春損失費」的二奶三奶調門了。

都怪你，都怪你，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迪士尼公司也許可以據此做個動漫，哀怨的奧巴馬拿着我們國家主席的肖像，喃喃刀郎的歌詞：都怪你那一天出現在我面前，把憂傷全都帶走，我剛剛覺得似乎找到了幸福，可你卻轉身就走，看你長長的背影，像我長長的思念，給我過去的幸福，變成現在的痛苦，都怪你那一天出現在我面前……

其實，稍有點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唱這種《都怪你》，沒有用的。這方面，摩爾多瓦的經驗真是值得學習啊。你看，八男八女十六個摩爾多瓦舞蹈家，在國際標準舞大賽中，用了中國



的流行歌曲作配樂，一舉拿下比賽亞軍。

「十個男人，七個傻，八個呆，九個壞，」我們的口水歌，成全了一個標準舞亞軍。嘿嘿，這個，怎麼就沒人怪我們呢。

當然，我不是說，咱們中國就不能讓別人怪。在海外，說到道德底線，說到腐敗貪污，美國人向我們飄來的目光，我們也只能硬生生承受下來，但與此同時，美國挺着個大肚子，說肚子裏的孩子是我們的，歐洲指着自己的魚尾紋，說那是我們惹下的風流債，而且，兩人還聯手，在全世界煽風點火，怪中國，怪中國！這個時候，我們就應該大叫一聲：去你媽的！

再不成，DNA 驗一下，這孽債，八成還是鴉片戰爭的。

約夏·貝爾，又怎樣

二〇〇七年，《華盛頓郵報》策劃過一個社會實驗。他們請全美最好最帥的小提琴手約夏·貝爾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人流量頗大的地鐵站裏，演奏巴赫的作品。四十五分鐘的時間裏，大約有兩千人經過，但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小提琴手只掙了「」美金。

這個著名的實驗經常被引用，但主題思想卻小資到死：一生中，我們錯過了多少美好的東西！

呵呵，錯過了多少美好。隔了一個金融危機，美國人還會做這樣的實驗嗎？春假的時候，我帶着○寶又去了一趟華盛頓，熙熙攘攘，特別親切，因為沒想到華盛頓也跟西湖一樣擁擠；沒啥花頭的D.C.動物園，看個小蛇牛蛙，也要排隊。後來在一個中國飯店用餐，老闆娘一針見血，現在美國人也沒錢出國旅遊了，所以就華盛頓跑跑。是歐，再窮也能華盛頓跑跑，窮到連華盛頓也跑不了的時候，約夏·貝爾還有意義嗎？

我不是特別清楚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小資理想就潤物細無聲地滲入了我們這一代的教育。



比如，我們的報紙愛宣傳這樣的故事：俄羅斯人，會把最後一個盧布花在玫瑰花或者普希金身上。高級點，故事就這樣：星期天早上，魏爾倫出門給生病的妻子買藥，沒想到邂逅蘭波，後者三言兩語，說得魏爾倫連家都沒回，就跟着蘭波一起到比利時去了。

窸窸窣窣的這些浪漫故事，成了高於教科書的人生教育，至少對於我是這樣，那些年，我們唯讀外國詩只看好萊塢，看不起勞動人民不說，跟父母的巨大代溝簡直就是中美理想的不同。所以，看到《華盛頓郵報》的這個實驗報導，那個眼熟！沒錯，對於約夏·貝爾，我們應該駐足，我們必須駐足，否則，嘿嘿。

可這是四年前。

美國人現在不這樣說了。金融危機，財政赤字。一個星期前，我們收到校長的信，通知我們，從下個學期開始，音樂課取消了，藝術課取消了……

金錢誠可貴，藝術價更高的年代過去了，美國現在不鼓勵修養了，而且，在中國被看成基本素質培養的課程，因了金融問題，也改了口徑，成了奢侈教育。歐，讓你的孩子多做點數學練習吧，讓你的孩子多認點單詞吧，讓你的孩子像中國人一樣學習吧，免得二十年以後，美國孩子為中國孩子打工。山水換顏，美國要回收他們在全世界開設的浪漫教程。對於美國，我想

這是好的。這就像，兩年前，惠菁跟我們講的一個事。她說，那時候她在倫敦大學讀書，因為學校食堂員工的服務態度差，他們就給校報寫信投訴，沒想到，回信來了，很簡短：你們自己去做做看！

重要的，重要的是，輪到自己和輪到別人的時候，得一張嘴說話。我只希望，當美國經濟重新復甦的時候，《華盛頓郵報》不再策劃這樣的社會實驗了。說到底，這種看上去意味深長的實驗，除了說明藝術的巨大差價，能有多大意思。

而另一方面，我也深深希望，被美國催發的中國音樂藝術教育，可以跟着降降溫了。夏天的晚上，即使所有的琴童都在彈奏巴赫，都彈得幾乎接近約夏·貝爾，也沒意思。



金髮女郎

跟鸚鵡一樣，金髮女郎一直是笑話主人公。

舉個典型例子。一個金髮女郎，一個黑髮女郎和一個紅髮女郎觸犯了法律，逃亡路上，她們躲進了一個麻袋倉庫。眼看警察追上來，她們各自找了個麻袋躲起來。警察很快趕到。看到第一個麻袋，警察踢了踢。

「喵，喵——」紅髮女郎學貓叫。警察就走過去了。他轉身踢了踢第二個麻袋。

「汪，汪——」黑髮女郎學狗叫。警察也走過去了。他最後踢了踢第三個袋子。

「土豆，土豆——」金髮女郎在裏面叫。

這兩天，UCLA的一個金髮女郎成了土豆，被天南地北的網友踢成蕃茄。這個叫華萊士的女生，上傳了一段視頻，諷刺亞洲學生家教差能力差，類似星期天讓父母來做菜，圖書館打電話很喧嘩。這個金髮姑娘，打扮得很性感的樣子，在視頻裏調侃日本學生打電話回家問災情。所以，兩天之內，網絡上就出現了十多個回應華萊士的視頻，諷刺她，調戲她，打擊她，搞得

UCLA的校方也只好出來表態，稱華萊士的言論絕不代表UCLA。

這個金髮女郎，主修政治學，而且從她的個人表達看，應該很知道甚麼是政治正確；再加上，加州的亞裔，在美國應該算是最能得到「政治正確」對待的，因為加州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構成中，亞裔力量都很強大；但即便如此，即便亞裔把UCLA解釋成You(U) see(C) lot(L) of Asians(A)，這個金髮女郎還是控制不住要叫陣這個學校百分之二十七的亞洲人口。

女郎現在道了歉，說，我也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要這麼做。不過我想，UCLA也不是克萊登大學，華萊士小姐本來一定以為可以反唱一曲《虎媽戰歌》，所以，三分鐘視頻裏，她很注意對比中西家教，可惜，金髮女郎畢竟是金髮女郎啊，雖然日本的輻射雲飄到了她家鄉的上空，雖然美國對亞洲的敵意已經藏不住，可搞到後來，網上幫她說話的，還是一些亞洲人，而且說得也很軟弱：「這些壞習慣，我們亞洲人，的確有嘛！」

嘿嘿，「壞習慣」真不是這裏的題中之義，如果糾結在這裏，那大家都金髮女郎了。很顯然，這個修政治學的金髮女郎還是低估了她同胞的政治能力，歐，孩子，就算在泱泱美帝的好日子，這樣說話也沒人撐你！尼瑪金髮女郎悲催呀，原來以為她這登高一嚷，至少會站出一千個金髮男郎來挺她，再要是得到茶黨甚麼人支持，那簡直進入歷史，可現在，惹得一身臊不



說，畢業前景還黯淡，接下來大概也只能退學了斷，因為據說她的社區已經因她蒙羞。

華萊士不能進入歷史，不過，華萊士事件會進入歷史，對於還以為站在世界之巔的美國人，這是一堂課。當然，反過來說，作為一個亞洲人，實在也一點沒有甚麼可樂的，說到底，政治經濟能為文化護航多久多遠呢？

三宅一生

著名畫家徐累在微博裏寫：朋友的兒子上藝術學院設計系三年級，說起考試中有名詞解釋題，其中要求解釋「三宅一生」，有位同學的答案是這樣的：「有個人買了三處住宅，就此度過了他的一生」。

我覺得這孩子適合在美國生活，因為美國就是以這樣的邏輯建構的。比如，買來的冷凍薄餅，製作說明一定包括如下幾條：一、從冰箱裏取出薄餅；二、把薄餅從盒子裏取出，打開包裝紙；三、注意，有芝士的一面朝上，等等等等。一言以蔽之，各種各樣的說明文字，其邏輯前提是，使用者都是傻瓜。

剛到美國的時候，給○寶買內衣買外衣，有一次買的恐龍內衣，衣服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着人生箴言：應該穿比較緊的內衣，這樣不太容易着火。天地良心，以我中國人的思維，馬上對這樣的表達進行禪宗式的思考，哎呀呀，這比較緊的內衣，指的是人生的戒律嗎？記得當時覺得這個牌子的衣服還挺有意思，神神道道的。後來和薩賓娜喝咖啡的時候聊起，她哈哈笑我：

哎呀，這有甚麼狗屁意思，緊身的衣服比寬鬆的衣服不那麼容易碰到火，就這麼簡單。

後來越來越發現，在美國生活，千萬不要用我們中國人下象棋下圍棋的思維。他們永遠只下一步棋，只幹一件事。

到美國，像我們這種不會開車的，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網購。也因為網購，美國快遞的一步棋作風給我留下了深深印象。一般情況下，快遞員把東西扔在門口就行了，我覺得這樣也很方便，可是碰到需要簽收的，快遞員要是按了門鈴沒人應答，轉手就把東西給退回去，從來不說打個電話問一下。所以有一次，我接了○寶放學回家，活生生就看着聯邦快遞車從我們家門口開走，從香港來的快遞又被送回了香港，奶奶的，偶像劇裏的台詞在我心頭翻滾，如果道歉有用，還要警察幹嗎？如果電話沒用，要留三個號碼在上面幹嗎？

不過話說回來，因為一步棋習慣，和美國人相處，真還不難，因為理論上，他們就是規章制度人。我們去迪士尼玩，有些項目對身高有要求，比如「木乃伊宮」過山車要求一米二二的身高，○寶第一次驗身高的時候僥倖過關，玩得很爽，後來一圈玩下來，他想再去，我們就再去排隊，可第二次驗身高的時候，管理員突然發現他鞋底厚，說不行。他說不行就肯定不行的，這個，○寶也很明白，美國沒有撒嬌的餘地。

尊重規則，說實在，對我們中國人真的是有示範作用。燕京圖書館管理員，我們彼此其實都臉熟了，走在路上，也打招呼，不過每次進去，他還是讓我出示證件。這個，我覺得也挺好。可有一次，坐哈佛免費班車到MIT，中途上來一個乘客，她很懇切地對司機說，拜託讓我搭下車，我有急事，但沒有哈佛證件。司機看看她，還是說了對不起。

那姑娘長得很美，我敢保證，這要是個中國司機，絕對沒問題。而且，我也敢保證，碰到個中國記者，司機秉公拒絕美女這種新聞，絕對是好素材。改革開放以來，諸如此類的外國規矩人規矩事一直是我們的品德教材，可是，全車人看着姑娘黯然下車，沒有一個對司機流露出一點點讚許。

歐，司機，生活是甚麼？三宅是一生，無宅也是一生，生活會讚美一點點彈性。這個，是犯罪電影在美國總是紅火的原因嗎？



哇歐啊天地娘

到美國一年，感覺自己的語言越來越乏味。本來，在中國，坐一趟巴士，聽司機哥和售票姐說說話，馬上就接了地氣。一邊呢，後座的兩位大媽一定在以甜蜜的方式控訴自己的老公。

「介熱個天，死人幫我買件羊絨衫！」

「羊絨衫總還好穿穿，僚阿哥海南島出差，買串珍珠項鏈回來，當我小姑娘來。」

羊絨衫大媽和珍珠項鏈大媽會一直比下去，如果時間足夠，你會知道她們這輩子所有的甜蜜。

下公交車，上地鐵，地鐵裏乘客的平均年齡要比巴士小。一女一男，站在門邊。

女問：為甚麼不想交往了。

男答：因為我愛上了寂寞。

這個時候，你要控制住情緒，因為接下來的台詞會越來越「清新」。感謝上帝，我多麼喜歡公交裏的這些對話，有時叫你熱血沸騰，有時讓人雞皮疙瘩，但是，波士頓的公交裏，沒有人

說話，安靜得跟追悼會似的，搞得我每次在車裏接電話，朋友總是問，你在上課啊？

上課？上課還比公交熱鬧點。在波士頓住了快一年，雖然大家見面都貌似熱乎，年紀稍大點的，還把 HONEY 掛嘴上，像我剛到哈佛那會，有一次感冒去診所，老護士上來一聲暖洋洋的 HONEY，簡直好了我一半的病，但是，HONEY 長 HONEY 短地一年下來，我聽來聽去，波士頓的日常對話，還就是天氣冷天氣好冷天氣真冷。這個，反映的基本就是美國東岸的風土人情。

換句話說，在美東生活，有一百的詞彙量就夠了，因為這裏的語言升級速度比緩慢還慢。我住在和劍橋相鄰的貝爾蒙，經常去所謂的市中心的一個速食店吃飯，遇到一張桌子吃的，有時也打招呼，幾乎沒有一次例外，笑容滿面的胖大叔都會很熱情地說，哇，從中國來！十年前，我在波士頓，遇到過的胖大叔們也都是這種語氣，啊，從中國來！

一百年不變的哇歐啊，每次聽到，我就控制不住政治很不正確地想，蛙人。我們來美國前，O寶的小朋友來看他，問道：「你到了美國，會看到奧巴馬嗎？」O寶：「會，我會去參觀白宮。」

可是在美國，政治交給精英，娛樂交給明星，老百姓只要學會感歎詞就夠了，一般情況



下，打開電視，你聽到最多的就是感歎詞，哇！歐！啊！天！地！娘！還有就是上帝！操蛋！雞和鴨！久而久之，就像吃慣了漢堡，也就不會去想松露，如果靠感歎詞就能生活，那還需要掌握那麼多新名詞嗎？

好在呢，咱們草根的語言總在歲月裏生長，你聽聽，同樣說天氣冷，街角的男女怎麼對話——

男：我在寒風裏溜溜等了一個多小時了！

女：那又怎麼着？上回你跟二子他們去三里屯喝酒，我還在門口杵了仨多鐘頭呢！凍得我一腦袋的冰碴兒，跟水晶燈似的。

男：仨鐘頭，你活該！說起這事我就來氣，我說你是學甚麼專業的？旁的本事沒有，盯、關、跟的道行您倒是挺深，還一腦袋的冰碴水晶，我呸！不就是些凍成固體的鼻涕泡嗎……

所以，對咱中國人來說，堅持草根性，就是堅持文化的先進性。為此，這一年我養成了早起頭件事：微博。比如今早微博，記住三條。一是略薩到中國，出版和媒體鬧了不開心，因為有些採訪到了，有些沒採訪上。二是《百年孤獨》前二十回有高人改了章回體，比如第一回叫「吉普賽神人示異寶，馬孔多新村顯生機」，第二回是「由愛生怖長子出走，從父煉金次男入

迷」。第三條，男小三婚禮搶走新郎，很多跟帖歡呼說：我又相信愛情了。

又相信了！當然還是不相信，就像最近上海國際電影節竟然出現通宵排隊，那不是電影迎來春天，它是真人動漫《明日之丈》的場子，一個山下智久比電影節的全部片單還吸引眼球。都知道，電影發展到今天，早4D了，電影院裏2D，電影院外2D，更兼中國詩學崇尚功夫在詩外，所以銀幕外的這個2D還要緊些，比如《白蛇傳說》宣傳會要給記者發IPAD。所謂弱智兒童歡樂多，低級電影票房好，大抵是這個原理。

同理呢，略薩在媒體造成的緊張絕對不會讓他的書賣得緊張，而《百年孤獨》變成章回體也不過是高手技癢，類似「一枝紅杏出牆來」成為千古絕配。文學大師和大師之作，還能進入媒體，說到底，是媒體賞飯，嘿嘿，對於這個時代，就算唐僧親自化緣到《白蛇傳說》門口，他手上沒有媒體，也絕對領不到一個IPAD。

沒有IPAD，西天還是要去。滿紙荒唐言裏，我們靠誰指引？上海國際電影節，雖然口碑一直不是特別好，但這些年的努力還是有目共睹，那麼多電影，早報說這個好看，晚報說那個值得，到底誰更靠譜些？

感謝民間影評人，我們終於有了草根的權威。本次國際電影節，在妖靈妖和木衛二等著名

民間影評人的努力下，他們以民間行動的方式給歷年不受重視的競賽單元片子打分，比如，木衛二等十六人一起觀看了賈樟柯監製韓傑導演的《Hello！樹先生》影片，然後集體打出6.8分，並且公佈在網絡上。這個6.8分雖然只是個分數，但是，它比媒體大寫特寫的主演自稱「我的表演超乎想像」，真實多多。此外，這批草根權威憑着網絡，在豆瓣發起的上海電影節同城討論帖，也非常有效地為無數影迷在4D世界裏作出了最接近真理的指引。

很多年前，《大眾電影》指導我們看片，後來是《文匯電影》，後來是《看電影》《新電影》，這些年，是草根影評人。常常，在影城大大小小的放映廳裏，看到從南京趕來的著名影評人衛西諦，我就會覺得自己的選擇是對的。而基本上，在出門去看一部電影之前，我也習慣了先上網搜一下這些民間影評人是否發過帖，看看圖賓根木匠說了甚麼，看看大旗虎皮說了甚麼，對他們的打分，我們重新可以啟用「相信」這個詞。

當然，在一個影評人根本不受重視的年代，這樣的民間行動依然包含着自娛自樂的意思。我現在還記得有一次一個製片給我打電話，讓我為某電視劇寫點甚麼，我說，我不喜歡你那連續劇。製片沒有一丁點不高興，熱情鼓勵：「那你就罵，咱不怕罵。」放下電話，我都沒力氣罵TMD，皇天后土，影評人連專業哭喪還不如啊。

不過，上海國際電影節的草根打分行動，讓我看到，也許，憑着浩浩蕩蕩的哭喪隊伍，民間影評人會讓大腕俱樂部看到，我們豎起的中指，代表了人民的願望。



可能性是零

到哈佛前，就聽說哈佛有家革命書店，還有網友很激情地指出，革命書店的存在，就是美民主的一個表達！

安頓下來以後在哈佛廣場轉悠，一圈，沒找到，兩圈，也沒有。找了一個人問，不知道，再找一個人，也不知道。我心想，難道轉入地下了？準備折回到貝克街的時候，一抬頭，嘿，紅色招牌的革命書店就在前頭，只不過，從一樓給趕到了二樓，所以，街上走過都不會注意到。

革命書店從哈佛廣場的最熱鬧處撤到廣場的邊緣，再從一樓搬到二樓，境況是相當蕭瑟了。跟店裏的志願者聊起，他也很不樂觀，並且直接地對着我問，在你們中國，還有人看毛澤東文選嗎？我沒現成的答案給他，既不願說毛主席已經是出租車裏司機的護身符，也不願講當代繪畫裏全是毛澤東和瑪麗蓮·夢露，另外一方面呢，風雲變幻的政治格局，又把毛主席推到了思想前台。可是，關於重慶，那又說來話長。所以我就低頭看書。

店員看我對文革書籍感興趣，就介紹《五人幫》(And Mao Makes 5)給我，這本書我聽好

幾位朋友說起過，它代表了革命書店的觀點，一本完全為「四人幫」辯護的書。隨後他鄭重推出鮑勃·阿瓦基安（Bob Avakian）。

一間房的小店，「中國文革」是關鍵詞，更重要的，或者說，表明革命書店還不是舊書店的，就是鮑勃·阿瓦基安的書了。

鮑勃·阿瓦基安是美國革命共產黨的主席，他的新書取名 *Basics*，用了箴言錄的方式，節錄了鮑勃·阿瓦基安的很多演講和觀點，我買了一本看了半天，覺得鮑勃·阿瓦基安的文章遠遠不能跟毛澤東比，毛主席語錄力量樸實有真理性質，鮑勃·阿瓦基安的表述方式則多少有些不接地氣，社會革命在美國的可能性是多少，我們走到前面的哈佛校園裏，聽一下今年畢業典禮的校長演說就能感受到，可能性是零。

作為哈佛歷史上第一任女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 Faust）在她任內的第一次畢業演講，也就是二〇〇八年的演講中，相當女性化地談到了幸福問題，她說，常常，學生不厭其煩問的是，「為甚麼我們當中這麼多人去華爾街？」當時她的回答是：如果你不試着去做自己熱愛的事情，不管是玩泥巴還是生物還是金融，如果連你自己都不去追求你認為最有價值的事，你終將後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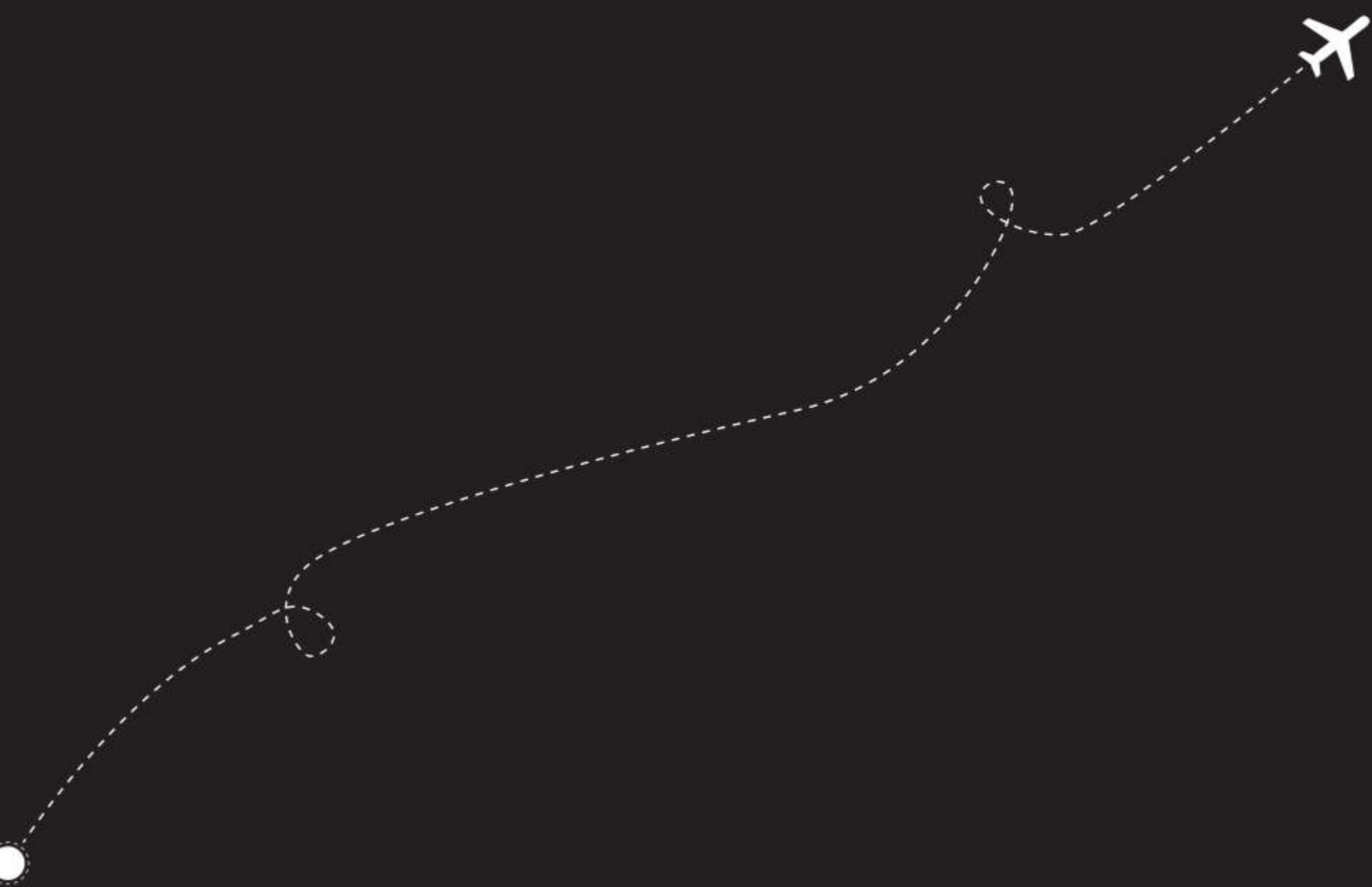


不過，時隔三年，校長收起了她的抒情，今年的演講，完全是全球視野，校長口徑嫵

美總統演說，她報出的百分比，無論是獲得資助的學生比例，還是哈佛的世界影響，都顯示出政績的傾向。更意味深長的是，她很多次提到中國和中文，仿佛是給中國面子，其實是幫白宮發言，比如她談到北京清華大學以哈佛桑德爾教授的《正義》一課為原型開設的道德倫理課，簡直就是對這一年來在媒體上不斷論爭的中美教育比較的一次總結。一言以蔽之，哈佛，或者說，美國，還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所以，鮑勃·阿瓦基安在美國會有前途嗎？據守一隅的革命書店最後不過淪為美國的一個「民主花絮」，嘻嘻，看，我們讓各種言論存活。至於活不活得下去，自己想辦法嘍。

第四輯



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

剛把熱菜點好，一個朋友放下手機說，君特·格拉斯死了。我想起我外婆說的，清明前後總會被搜走幾個人，但是沒想到這次集中搜走了作家和詩人，湯瑪斯·特朗斯特羅姆前腳剛走，格拉斯後腳就跟上去了。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拉丁美洲最忠誠的左派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也離開了。

說實話，如果不是這些死亡消息傳來，這些作家也淡出當下的公眾閱讀了，因為讀他們都很辛苦，我們也很少在生活中引用那些沉重的作品。不過，當我喝下一口雪碧的時候，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鐵皮鼓》中，奧斯卡在精神病院和瑪麗亞再次見面時的一個場景：他像十六歲時候那樣將汽水粉倒在瑪麗亞手心，問她：「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汽水粉！一小包三芬尼！回憶一下：車葉草味的，草莓味的，發酵，起泡沫，多美啊！還有感情，瑪麗亞，感情！」但是瑪麗亞記不得了，她甚至有點害怕奧斯卡，身子發抖，緊張地另找話題。不過奧斯卡卻矢忠於汽水粉，只談汽水粉，最後她匆匆告別，奧斯卡就放開嗓門，向她喊道：「汽水粉，瑪麗

亞，回想一下吧！」

這是小說中有溫度的一段，幾乎還有點抒情，仿佛就要媲美普魯斯特的瑪德萊娜小點心，尤其奧斯卡說，「只要我還在呼吸，汽水粉就不會停止發酵泛沫」，如果，如果這個汽水粉不是用奧斯卡的唾沫發的酵。

汽水粉變成汽水，要加水，但奧斯卡的方式是，把汽水粉倒在瑪麗亞的手心，然後直接吐口唾沫化開它。電影《鐵皮鼓》表現這個段落時，倒也沒有一點美化，導演施隆多夫甚至給了奧斯卡的大唾沫一個大特寫，引起的視覺效果是令人有些噁心的。這個，是電影對原著的理解。但即便如此，格拉斯依然覺得電影跟他的小說沒關係。對於一個「強悍的現實主義者」，格拉斯要求暴露出全部的真相。這個，用《甄嬛傳》的台詞，電影「真心做不到」。雖然電影只截取了小說的前面幾個章節，但依然是一次過於龐雜過於迅疾的表達，而影像節奏的加快，就會讓原著的人之惡像《貓和老鼠》中的動物之惡一樣，變成一種天真。

不過，很多評論指出，電影《鐵皮鼓》所塑造的奧斯卡比小說中的奧斯卡更深入人心，也有格拉斯的朋友同意，如果沒有電影的傳銷，格拉斯的諾貝爾獎都可能是未知數。好像是對此類人間評論做最後的殲滅，格拉斯寫下自傳《剝洋蔥》，他用很小的篇幅，回憶了當年參加納粹



党衛軍的經歷，但是，他自己也知道，這二頁半的篇幅，會像唾沫一樣，把他的過去像汽水粉一樣發酵。

《剝洋葱》發表十年，這十年格拉斯承受了很多唾沫，不過，我想，在他離開人間的時候，他可以像精神病院的奧斯卡一樣固執又自由，而我們，在他這句抒情的追問面前，「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是不是也會像瑪麗亞一樣落荒而逃呢？

老歐洲

一直非常喜歡亨利·詹姆斯的小說，通過男女相遇故事，潤物細無聲地表現歐洲和美洲的碰撞。世故的老歐洲，天真的新美洲，一個拖着悠久高貴的歷史和文藝腔，一個帶着新鮮激情的金錢以及荷爾蒙，前者精緻繁複卻虛偽，後者率真勇敢但粗糙，兩情相遇，各取所需，好像彼此都觸動了對方，不過最後，歐洲還是那個老歐洲。

七月份，去了趟意大利，感受了一下老歐洲。詹姆斯寫作《阿斯彭文稿》的威尼斯，濟慈生命最後歲月眺望過的羅馬，但丁路遇貝特麗契的翡冷翠，意大利到處是典故，隨便一個茶館就是拜倫喝過的，隨便一個咖啡館就是繆塞風流過的，搞得我在狹長的「希臘咖啡館」排隊上廁所，對門口的廁所管理員都有點敬畏，在他的目光下，一整支歐洲文藝隊伍清洗過他們如廁後的手吧。

但是，就像拜倫詩歌說的，這個地方，「命運的星辰已經黯淡」，擁有最輝煌歷史的意大利，今天看看，比從前更世故，比過去更腐朽。

我們一行八人，在意大利呆了十來天，所到之處，飯店也好，商場也好，只要事關買

賣，意大利人都會很踴躍地對我們說「你好」或「謝謝」，他們的發音是那麼標準，不像美國人說「你好」，常帶着濃重的英文腔，意大利商人錙銖必較的品質，正面體現在他們的發音上。但是，安東尼奧是怎麼罵夏洛克來着？

不能相信威尼斯商人的善意啊！出租到站，他們燦爛一笑，十歐的車費變成十五歐。剛朵拉到站，六十歐變成一百二十歐，歐歐歐，藍天下的剛朵拉船夫，還是當年歷史學家西蒙茲鍾情過的後代嗎？所以啊，千萬不要因為意大利美女美男跟你瞄發瞄發，你的心就融化了，他們唱歌給你聽，絕對不是他們好客，他們跟你說「你好謝謝」，也絕對不是他們熱情，他們很知道自己的美貌，也知道運用自己的美貌，而這美貌的內核，是沒有心的。到最後，連我們這羣人中最好色的袁領導也勘破紅塵，說了句：他們就是惦記我們的錢啊。袁領導前後問過十多次路，每次，都被亂點了方向。在他們燦爛的羅馬笑容下，他們其實沒心沒肺，或者說，歐洲已經老到你感覺不到他的心跳了。

因此，千萬不要為衝進商店亂買一通的中國人感到丟臉，西餐廳裏我們也沒必要非得壓着嗓子講話，在沒有心的歐洲，今天的中國人就像一百多年前亨利·詹姆斯筆下的美國姑娘，雖

然會被歐洲人非議，各種看不起，但是，到最後，垂垂老矣的歐洲會發現，這些在歐洲博物館裏吵吵嚷嚷的中國人，至少都有熱烈的心。可能粗糙一點，甚至可能粗俗一點，但是，相比老歐洲，中國不老。

火車從米蘭到威尼斯，上來一個特別時髦的意大利小夥，迅速地一人發一張紙，紙上兩兒童照片，看不太懂，我們判斷是兒童走失啟事，小夥大概是義工。可是一分鐘後，這個小夥子挨桌來收錢，說這是他兩孩子，他沒工作等等。袁領導給了錢，但大家都有種受騙的感覺，因為這男人笑得太甜。

這是歐洲，在他們迷人的笑容中，你感覺不到體溫。



最好的裁縫

倫敦的同一條街上，住着三個裁縫。一天，一個裁縫在他的櫥窗裏掛出了一塊招牌，上面寫着：倫敦最好的裁縫。另一個看到了，在同一天也掛出了一塊招牌，上面寫：英國最好的裁縫。第三個裁縫看到後，也掛出一塊招牌，上面寫：本街最好的裁縫。

這雖然是個段子，不過，看到這句「本街最好的裁縫」，多數人會馬上想到「薩維爾街」。倫敦的薩維爾街是服裝史上的傳奇，有點像我們武俠小說裏的華山論劍處。不過，薩維爾街能跨界揚名，詩外的功夫大大的，比如，對於間諜迷特工迷來說，薩維爾街就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場所。

這些年間諜片紅火，中國の間諜、特工經常在小書店裏交接，《潛伏》中孫紅雷常去一家小書店和我黨取得單線聯繫，《北平無戰事》中的廖凡也老在書店和鐵血救國會祕密接頭，反正，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地下工作，小書店經常是一個樞紐站。在英國，承擔書店任務的是，裁縫店。小書店和裁縫店，在間諜片裏都不過是一個喬裝的場所，不過，英國的文化傳銷

特別值得我們學習的是，即便在一個虛構的間諜劇中，建功立業的裁縫店總是可以按圖索驥，但我們的小書店過眼雲煙一樣消失在文藝長河裏。此消彼長，全球的文藝糕點就這麼個總量，英國人的帕丁頓熊進入了玩具店，就會把我們的熊貓擠到角落裏。這個感受最近特別深刻，因為接連看了兩部英國電影，《帕丁頓熊》和《王牌特工》。

兩部電影情節都非常簡單。《帕丁頓熊》講 *homeless* 的果醬熊在英國有了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家，《王牌特工》講 *gentleman* 一樣的英國特工拯救了全世界。這樣的故事，電影史上至少發生過一萬次，但是這兩個電影的口碑都好到爆，憑甚麼？憑經營已久的英國品質。這品質，別的不說，我只說一點，英國裁縫的貢獻。

來自蠻荒世界的果醬熊，有了一個英國名字以後，像隻文明熊了，不過，果醬熊最終變成帕丁頓熊，是牠穿上藍色牛角扣大衣。人靠衣裝，千古真理，穿上地道英倫範的牛角扣大衣，帕丁頓熊跟穿上西裝的塔倫·埃格頓一樣，馬上從街頭混混變成了科林·費斯的精神繼承人，成為了王的男人，英國的王牌特工。真是很喜歡這點英國調：衣服就是靈魂，裁縫就是靈魂工程師。在這個早就平面化的世界裏，讓我們都不要玩高深了，咱就看誰被薩維爾裁縫擱飭過！

出沒在薩維爾裁縫店裏的都是些甚麼人？是第一代 007，是軍情六處的劍橋才子，這些男

人，從薩維爾街上的裁縫店出來，煥然一新，人模神樣，直接把美國情報局的湯姆兄弟變成胸毛男。締造英國的是他們，守護英國的是他們，他們一個個，穿着薩維爾裁縫手工縫製的西裝，在薩維爾裁縫神祕的眼風裏，走進，三號房間。

試衣室裏乾坤大，這裏有一整個宇宙荷爾蒙。《五十度灰》的遊戲室跟科林·費斯的試衣間比起來，就是個兒童泳池。而且，英國人做武器真是有裁有剪，就像科林·費斯一樣，是女人的男神，也是男人的神男。說白了，科林·費斯就是英國武器，要剛有剛，要柔有柔，一屋子的奢華，也是一屋子的殺氣，而且，這一屋子的奢華和殺氣都由來已久。能擋火箭筒的雨傘半個世紀前是《復仇者》的道具，一樣悠久的，還有皮鞋裏的刀，其他，鋼筆也好，打火機也好，黑框眼鏡也好，無一例外都是英國間諜的祖傳，這些道具，構成薩維爾裁縫的最終傳奇。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勒卡雷要把他最喜歡的一個特工命名為「裁縫」，而在二〇一一版的《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扮演風情萬種男女通吃的「裁縫」的，也是這個英倫萬人迷科林·費斯。

科林·費斯把《王牌特工》變成了真正的情人節電影，用導演馬修·沃恩的話來說，因為男男女女都願意跟科林·費斯啪啪啪。而這部BUG無數的電影，也就沒人在乎它的槽點，只要

科林·費斯是薩維爾裁縫定製，他的文化形象就能全球再賣它個十年。所以，不會有懸念，續集裏，我們一定還會見到科林叔。

讓我們從不動聲色的科林叔身上學習一點裁縫技巧吧。說到底，「世界最好」不如「本街最好」更實在，而文化的傳銷，本質上，是一個實在活，就像薩維爾街，是在一千部英國電影中積累的名聲。



英劇和美劇

開春以來，美劇《紙牌屋》的口碑把今年的奧斯卡電影都給PK了。表面上，這似乎是電視劇對電影的又一次打擊，但是，看看《紙牌屋》的編導演陣容，從頭兩集的導演大衛·芬奇到黃金男主角凱文·史帕西，都是奧斯卡典禮上的常客，我們幾乎能感到，好萊塢電影人全面出擊來搶電視劇的生意了。

這不是好事情。

美版《紙牌屋》多牛逼啊，上海灘鑽石男寶爺從來不讚美男性的，但是史帕西出演的壞男人法蘭西斯·厄克特一出場，就讓寶爺失聲叫出：「男人中的法拉利」。史帕西是法拉利，但就像法拉利出身歐洲，史帕西的表演，包括《紙牌屋》的最好部分，全部來自英國，拷貝的是二十年前的BBC版《紙牌屋》。至於美版自己發揮的那些地方，都因為過於好萊塢化而損害了這部電視劇的水平，而我覺得，這種損害會持續發酵。

就《紙牌屋》來說，BBC版三季共十二集，後面兩季分別叫《玩轉國王》和《最後切牌》，

此劇多次入選各種最佳英美劇，主演理查森可謂功不可沒。電視劇中，理查森不斷面對鏡頭直接對觀眾倒出自己的一肚子壞水，這種戲劇舞台上常用的手法本來很難用於電視劇，但理查森拿捏得多好，沉穩、大氣又無恥，沒有幾十年的莎劇演出經驗，理查森想不出這樣的演繹，做不到這樣的張弛，相比之下，史帕西的獨白雖然夠華彩，但畢竟有用力過度的痕跡，所謂側漏。

美版側漏的地方很多，比如，為了把原來的迷你劇拉長，美版給史帕西的老婆加了很多好萊塢式因素：她漂亮，她自己開一家和老公工作有微妙關聯的公司，她有一個藝術家情人等等。更讓人受不了的情節是，她竟然會為了區區二十萬去糊掉老公的一手好牌，而且，一季末了，她莫名其妙想在更年期到來的時候要個孩子。

真是討厭好萊塢的這種「偽人性」，為了給女主人公一些「女性意識」和「女人氣」，完全不顧一部政治劇的情節走向，而配合着這種陳腐氣，定時炸彈一樣的女人越來越成為此劇的敘述重點。

BBC版不是這樣的，雖然第一季有美女小記者，第二季有天才小祕書，第三季也有民間小清新，而且三個小女人也都嚴重甚至致命地威脅到首相的政治生涯，但是會栽在女人手裏的政治家還能成為黑色偶像嗎？NONONO。就憑一句既正式又赤裸的台詞，理查森輕易把她們搞到

✈

手，然後，一旦危機出現，理查森輕易把她們處理掉。第二季是三部曲中比較弱的，但是看到理查森給小祕書安排的死，我非常邪惡地感到痛快。不是我的良心給黑了，而是我實在討厭美劇這種拿住胡椒粉撒出一桌菜的作風。

因此，儘管英版中女人也不少，但骨子裏，你會發現真正決定理查森命運的，還是他的政治能力，他玩紙牌的能力。同樣的，能和這種主一起生活幾十年的，必須得是麥克白夫人，而不可能是美版那種有自己追求的老婆。還用紙牌做比喻的話，美版的女主最多是紅桃○，英版的女主才是支撐男主的黑桃皇后，而且，男主人公最後的輝煌歸宿，全蒙她一手締造。

看到第三季結尾，我對英版真心膜拜，因為英劇背後，真的站着莎士比亞；而美版，美版背後有甚麼呢？用他們自己的權威劇評人史坦萊的話說，編劇有時連索爾金的水平都沒有。索爾金是好萊塢最炙手可熱的金牌編劇，但是，他和莎士比亞之間，差了多少個陸川，用理查森的經典句子來說的話，我們不予置評。

邦女郎

007系列五十週年之際推出的《大破天幕殺機》(Skyfall)，自上映以來，丹尼爾·克雷格扮演的皇牌特工不斷地被各種媒介評為「五十歲邦德最不像007」。這個評價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今年的007不挺括，二是今年的邦女郎不提神。

二〇〇六年，丹尼爾·克雷格在《皇家賭場》中第一次出演第六代邦德時，其實就改寫了邦德的歷史。原來那個打架都很優雅的間諜007終於成了需要進行肉搏戰的特工詹姆斯，而且，從來聲色不動的007也在新世紀動上了感情。好在，六年前的邦女郎依然有膽有色，六年前的007也渾身是勁。

但是《大破天幕殺機》裏的邦女郎在哪裏呢？做幾個引體向上就氣喘吁吁的男人還是詹姆斯·邦德嗎？看完《天幕》，我也很疑惑，五十年來，邦德的經典配備即便時有落差，但是邦德總是永遠的年富力強邦女郎是永遠的金剛芭比。可《天幕》裏有甚麼呢？可憐的克雷格和他的前輩太不是一個媽生的了，他沒有可以洞悉一切的眼鏡，沒有可以變成潛水艇的汽車，沒有萬

能的手錶沒有救急的降落傘，沒有這些，也就算了，最可怕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邦德是真的老了，不僅沒通過英國特工的體能測試，而且意識不到自己沒通過。

邦德沒通過體能測試，但是上級M夫人還是讓他出發了，出發以後也有漂亮女同事幫忙，但女同事很快撤了。後來邦德倒也遇到美麗的黑幫女人，但是這個黑幫女人純粹打醬油，很科幻地跟邦德洗了個澡以後就被黑幫自己幹掉了。所以，網上很多人呻吟：邦女郎在哪裏？

《天幕》殺到最後，M夫人死在邦德懷裏，遲鈍的我才突然醒悟，八十歲的裘蒂·丹奇才是最後的唯一的永遠的邦女郎。

影片開始，007在執行任務的時候和敵人扭成一團，最後關頭，女同事請示M，是否開槍？雖然誤殺007的幾率很高，但M還是命令，開槍。這一槍打中了007，傷的是身體，流的是眼淚。所以他復原以後回到軍情六處，在做詞彙聯想測試的時候，心理分析師說「M」，邦德馬上接了一個「BITCH」。

但是這個「BITCH」絕對是有愛的，M夫人在邦德幼年失怙的情況下把他帶走，他們彼此抵押了母子感情和男女感情（這也解釋了為甚麼邦德對年輕女郎都不能動情），所以想置M夫人於死地的伏地魔幾乎就是邦德的黑暗面。當女蜂王選擇犧牲兒子保全屬地的時候，邦德選擇

了繼續忠誠，但他叫她「BITCH」；而伏地魔選擇了報仇，一邊卻深情地叫她「媽媽」。三人之間的哀怨痴纏應該是導演門德斯玩的文藝腔吧，就像聽證會上的Z，明知伏地魔就要來取她性命，卻要從容地把丁尼生的詩歌背誦——

雖然我們不像從前有力，

也非往昔可以移天動地，

但我們仍然是我們，英雄的心

儘管被時間消磨，被命運削弱，

我們的意志堅強如故，堅持着……

丁尼生的這首詩，戲中可算面臨被下崗的Z夫人的自況，戲外，則是半個世紀以來的邦德電影的新宣言。

但我仍有英雄膽，還要繼續去遠方！口吟丁尼生的Z夫人，在那一刻，成為《天幕》的絕對主人公，她是頭號邦女郎，甚至，她就是邦德本身，因為無論是正面的007，還是反面的伏地魔，都因她而生，都把最深刻的感情維繫在她身上。

邦德五十年，門德斯即揭曉了邦德的身世，也揭曉了排名第一的邦女郎，這是甚麼意思





呢？我想，一方面，很簡單，這是世界風尚，美女帥哥的組合已經OUT了，還有甚麼

比媽媽BITCH和中年邦德更賣萌賣腐的搭配？另外一方面，我想，這恐怕是英國的一次電影簽名，五十年了，世界人民還知道邦德的出身嗎？這些年，英國有過沒有被好萊塢插足的电影嗎？所以，Z、邦德和伏地魔最後回到蘇格蘭，完全是一次象徵性行為。

邦德回家了，邦女郎死了，這會是英國對007最後一次的認領嗎？

舊書店：來一個睡一個

去年歲末，莎士比亞書店主人喬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過世。聽說過這個書店很久了，但從來沒有去過，便隨手拿出《日落之前》懷想一番，因為這部電影就從莎士比亞書店開場。

《日落之前》是《日出之前》的續篇，兩部電影雖間隔九年，第一部積累的好評卻新鮮地保存到第二部，搞得很長一段時間，「日落」「日出」成了這兩部電影的專指。不過，也許是我看《日出之前》的時候，早過了故事主人公的年齡，對這部電影，沒甚麼化學反應。

美國男孩 Jesse 和法國女孩 Celine 在火車上相遇，一對二十出頭的學生輕鬆擦出火花。萍水相逢的兩人，在維也納共度了一個露天黃昏和夜晚，為了不落俗套，他們分手時沒有互留任何聯繫方式，只約好六個月後在離別的火車站再聚。整部影片就一個動作：聊。兩人告別，沒得聊了，電影結束，恰是日出之前。

聊是法式文藝電影的傳統，最經典的就是侯麥的《在莫德家過夜》。年輕的時候，看到這樣

有氣質的電影，只動口不動手，膜拜得五體投地。也是因為這個緣故，覺得文藝電影要比普通電影好，因為前者像君子，後者近小人。不過，等到年紀大些，見識廣些，多少也發現，此類「聊」片，就口和手的動作比例來說，恰好跟黃片成反比，所以，文藝青年變成二逼青年，最後又變回普通青年，也就是個閱歷和年齡的問題。

從《日出之前》到《日落之前》，Jesse和Celine九年後重逢，Celine因為當年無法赴約，兩人故事就卡在維也納的那個清晨，之後各奔前程。Jesse結婚生子，Celine也多次戀愛。真實人生切入文藝人生，電影似乎要把文藝青年變回普通青年，不過，我們很快看出，美國導演林克萊特只是虛晃一槍，兩人在談過一番大文藝環保、政治和現實後，馬上就避入了小文藝溫暖、曖昧又撩人的港口，用本地話說，他們最終的話題還就是：儂講儂講，儂為啥摒不牢結婚了！

我知道，Jesse和Celine的小清新戀情被上海話這麼一通俗，簡直是豬油年糕替換了黑白松露，不過，我不是要在這兒調戲《日出》《日落》，說實在，《日落》看到最後，Jesse拋開日落前要飛回美國的航班，在Celine的歌聲裏踢開愛情的大限，令人覺得美國導演真是比法國導演愛觀眾，奶奶的，九年了，給他們一次機會，誰會反對！

不說《日出》《日落》，我要說的是喬治·惠特曼。

喬治·惠特曼出身美國的中產家庭，少年時代就遊歷世界，哈佛大學讀過書，格陵蘭島服過役，巴拿馬墨西哥一路冒險，一九四七年來到巴黎。到巴黎，他過的是典型的波希米亞生活，穿梭文學沙龍，結交各國藝友，和王子午餐，和歌女唱和，寫徐志摩兮兮的詩，做海明威兮兮的夢。與此同時，他又始終堅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痛恨資本主義制度。沒多久，喬治·惠特曼遇到勞倫斯·費林蓋蒂。

書業史上，他們倆的這次會面至關重要，因為其結果是，費林蓋蒂在三藩市創立了著名的「城市之光」書店，惠特曼在巴黎開「Le Mistral」。一九六四年，惠特曼征得已經歇業的莎士比亞書店店主的同意，在莎士比亞四百冥誕的時候，將Le Mistral 更名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聲名赫赫的莎士比亞書店，同時，惠特曼也繼承了莎士比亞書店的一些傳統，比如，書店即沙龍，當然，惠特曼很快就將沙龍概念擴大了：書店即旅店，有文學前途的顧客就有免費駐店資格。後來，惠特曼的書店成為巴黎一景，成為全球青年的朝聖之地，「旅店」的意味其實是強過了「書店」。

據《時光如此輕柔：愛上莎士比亞書店的理由》的作者傑若米·莫爾瑟（Jeremy Mercer）

介紹，惠特曼的書店更名為莎士比亞後，書店持續擴張，「到最後整棟三層樓建築都屬於書店所有」，而惠特曼的「戰友」費林蓋蒂更稱之為「一隻巨型文藝章魚」。章魚的每一次擴張，喬治就增加一次床位，很快，莎士比亞書店就以「奇怪的書店可供免費過夜」馳名全球。莫爾瑟由此在這本書店傳記中，豪情萬丈地寫下：「來一個睡一個，來一千個睡一千個。」

事實上，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今天，一家小書店能歷經風浪經營到今天，惠特曼的商業才能絕對是可以的，業內也有不少人議論惠特曼其實是用文藝腔掩蓋了商人腔。關於這個，老惠特曼的理論是，在他所期待的革命到來之前，他被迫住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因此只好以最不傷大雅的方式來參與其經濟，而在所有的經濟形式中，「賣書不會傷害任何人！」

我不清楚這個調門是否過高，只是覺得惠特曼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之間，有些噱頭既像革命又似小資。老喬治跟店內女文青的羅曼史且不說，老頭在駐店男文青中間製造的那些小哀怨，也不是八卦可以概括的。莫爾瑟的經歷就是一個例子。

二〇〇〇年，加拿大記者莫爾瑟為了逃避在家鄉的一次人身威脅，倉皇地飛到巴黎。窮途末路中，他來到老惠特曼跟前，結結巴巴要求一個床位，惠特曼同意了，讓他睡樓下。與此同時呢，老頭派給他一個任務，讓莫爾瑟用最圓滑的方式請一個駐店已經五年多的潦倒詩人賽門

離開。老頭很狡黠，說，賽門走後，莫爾瑟就可以享用賽門佔據的獨立房間，也即書店收藏室。

莫爾瑟住了下來，雖然沒有趕走賽門，但是贏得了老頭的好感，他在店裏的地位也與日俱增，慢慢成了老頭的頭號助理，拿到了店鑰匙，還時不時地受邀和老頭共進晚餐，當然，老頭吃的，都是最便宜的東西。莫爾瑟得了意，就有人失意，原來的頭號助理艾斯特班黯然離開。當然，這樣的命運，轉幾個回合，也會輪到莫爾瑟，老喬治用這種方式既盤活人際關係，又確立自己的書店權威。

反正呢，政治理念上，惠特曼的確實踐了「一間以書店做偽裝的社會主義理想國」。夏天的時候，書店每天收留的文藝青年會有二十個，而且，這些人中間，常常不乏順手牽羊之徒，惠特曼歎息的也不過是，「最可悲的，就是多數的竊書賊並不閱讀他們偷來的書！」但很顯然，莎士比亞書店如果只是一個理想國，那書店早就倒閉了。老惠特曼的經濟頭腦這裏不說，老頭的感情能力那是一流。惠特曼通過和駐店文青製造不同的感情級別，成功地在這個理想國裏創造了階級，創造了競爭，此外，喬治還親自實踐，創造了偷窺機制和告密機制。

說到偷窺機制和告密機制好像很齷齪，但發生在莎士比亞書店裏的事情又與眾不同。比如，莫爾瑟住進店裏後，發現丟東西現象一直有，終於有一天，他下定決心對書店進行了搜

查，然後在老頭的辦公室裏，「找到了一個月前遺失的兩件襯衫、幾封寫給莎士比亞書

店住客的信，還有兩本以前女住客遺失的日記」。面對鐵證，老頭一副「你能拿我怎麼樣」的態度：襯衫和信？我不明白怎麼會在我辦公室；至於日記，日記，哎呀，「這些是我最喜愛的讀本！」

老頭的無恥裏有天真，老頭的精明中有詩情，二三十歲的小年輕，遇到這樣活了幾乎一個世紀的滑頭兼詩人，還能怎麼辦呢？二十歲的德國姑娘伊芙在書店當店員，就認為自己愛上了八十六歲的喬治。喬治七十歲結了第一次婚，但基本上一直是單身漢，因為他一輩子住在書店裏。每一次戀愛都是初戀，八十六歲的戀情讓老頭春意盎然，他寫詩歌，換衣服，送戒指，準備和年輕貌美的伊芙相守餘生。當然，這場戀愛和他過往歲月的那些愛情一樣無疾而終，可伊芙離開後，他生了好幾天的病。終於，他承認自己老了。

也許這是喬治第一次承認自己老了，他開始考慮身後事，並且在莫爾瑟的幫助下，找回已經在倫敦長大成人的女兒，把書店交託給她。《時光如此輕柔》中，莫爾瑟把父女的相認描繪得有點好萊塢，而且最終，老惠特曼從一個標桿浪子變回心滿意足的父親，右手揮別一個世紀的波希米亞生活，左手放下一輩子的社會主義理想，和巴爾扎克、王爾德葬在了一個墓園裏。這

最後的結尾，近似《日落之前》，Celine 談的非洲歐洲，談的貧富不均，最後都成了小資的前戲。

不過，這樣結論喬治·惠特曼，有點無趣。莫爾瑟在《時光如此輕柔》中，也反覆寫到老頭在個人生活中的吝嗇鬼節儉和在書店管理上的無章法浪費，以及對駐店文青時而嚴厲時而慷慨的表現。喬治本人總希望把一塊錢發揮到無限大的用處，麪包不怕變質，芝士不怕發霉，醃黃瓜的汁水，用來做湯，湯裏的蟑螂腿，那是贈品。但與此同時，老頭又把錢隨便亂放，有一次，莫爾瑟在店裏找到一千多元錢，老頭隨手就給了他。這方面，喬治的理論是：「金錢是奴役人們的最大禍首。只要降低對它的依賴，就可以脫離這世界的桎梏。」可是，很顯然，對於老頭身上多重的矛盾甚至分裂的性格，莫爾瑟無力深入，所以，有時他說，「喬治當了一輩子的共產黨員，擁有非常精明的生意頭腦」，有時又說，喬治就是奉行「竭力奉獻，取之當取」，說他如果能力夠，「願意把所有的書免費送人」。

加拿大記者莫爾瑟畢竟不是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喬治的波希米亞作風，包括他潛在的資本家脾性，在《時光如此輕柔》中被表現得很充分，但喬治的中國情結和社會主義理想，在書中卻淪為美妙的花絮。比如，莫爾瑟寫道，喬治「對於中國的一切情有獨鍾。他父親在中國擔任訪問教授的那段期間是他兒時最快樂的時光；成年後，他又搭貨輪造訪這個國家幾次。後來，



他成為毛澤東政權的忠心支持者，現在喬治還會對大家宣揚上海將是未來的城市。一九六〇年代，甚至還有一批中國政府官員意外造訪書店。他們知道喬治的共產主義傾向，想邀請他到北京開一家分店」。

喬治一輩子的政治信仰遇到未來可能性的時候，被莫爾瑟一句話過場：老喬治說，「我走不開，這裏太忙了。」

歐，如果莫爾瑟對喬治多一點瞭解，我想他真應該認真地問問喬治，既然那麼熱愛毛澤東那麼信仰社會主義，那麼痛恨資本主義那麼反對帝國，而且，老喬治既無家累，又無牽掛，機會來了，為甚麼不去試一下自己的夢？喬治到底怕的是甚麼？難道，社會主義對於惠特曼，終究是一場意淫？

這個一直假冒是美國偉大詩人惠特曼私生子的店主惠特曼，活了整整一個世紀，跑遍全世界，半個世紀的莎士比亞書店留宿過五萬個漂泊的文藝青年，而且絕大多數的文藝青年在惠特曼這裏留了一份自述傳，這些，當然是讓莎士比亞書店和喬治·惠特曼進入歷史的主要材料。不過，今天重新來看老喬治的一生，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遭遇危機的今天，他本人的經歷更像個意味深長的個案：一個擁有社會主義理想的資本主義世界之子，試圖創造的社會

主義理想國最後怎麼成了全球小資的朝聖地？

莎士比亞書店也好，老喬治本人也好，他們原本的社會主義色彩其實早被 Bobo 化。當年，美國中情局和法國當局聯手對書店的壓制，如今也成了談資，「時光如此輕柔」，作為一個書店傳記的名字，顯然已經消化了它的「革命史」。可是，在這本抒情傳記的角角落落，我卻看到了一個不快樂的老頭，一個被希望打敗了的惠特曼。

《日落之前》中的莎士比亞書店很美好，但事實是，它又髒又亂，各種毛髮、臭蟲、老鼠、蟑螂，對衛生有正常要求的人一般很難忍受，而且喬治又過分節儉，一張微波爐用的錫紙他會反覆用到紙碎裂。書店失火，垃圾清理，駐店青年跑去買了包超大號的垃圾袋，老頭劈頭就罵過來：浪費！當然，老頭自己戀愛的時候，穿的也是二手西裝。因此，書店和老頭的現實是：羅曼蒂克是名聲，藏污納垢是實況。而且，跑到書店來住的人，連惠特曼自己也發現，五六十年代的住客和今天住客「唯一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的家庭狀況，以前離婚的不多，現在似乎每一個人都來自破碎的家庭」。換句話說，以前來到莎士比亞書店的人，有理想有力氣，現在呢，則是療傷是逃避。所以，內心深處，喬治一定很早就對現狀對自己失了望，而對現在的住客，老頭與其說是寬容，不如說是看不上。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猜測，正是這種無法阻擋的

絕望感和無聊感，造成了老喬治的壞脾氣和變態節儉？

《李爾王》中，希望女兒復活的希望摧毀了李爾；莎士比亞書店裏，對未來的希望也摧毀了喬治·惠特曼，甚至，關於中國官員曾經邀請他到北京開書店，這則已經無人證實的消息，今天聽聽，也有些像惠特曼的臆想了。一直在等待革命的老喬治，終於成了他自己最喜歡著作的主人公，《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在這個世界上跌跌撞撞地追求夢想」，最後，卻脫離了現實。

莎士比亞書店已經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道風景，包括惠特曼自己也加入了對這道風景的宣傳，他很喜歡報紙或媒體提到書店，喜歡書店成為青年人的朝聖之地。《時光如此輕柔》的結尾，惠特曼對莫爾瑟說：「我看着對岸的聖母院，有時會把這家書店想成是這座教堂的一部分，專門收容那些不適應外面世界的人。」

從社會主義理想國變成巴黎聖母院，莎士比亞書店和喬治本人最後皈依了西方世界的傳統，這樣的結局，年輕時候的喬治想到過嗎？

達西告別伊莉莎白

一九九五年的《傲慢與偏見》。一九九五年的科林·費斯和詹妮弗·厄爾。

十六年過去，大學時候住我上鋪的姑娘從英國打電話過來，語氣哽咽。我一驚，當年她祖母過世的時候，她這樣說不出話。可是，等了一分鐘，原來是科林·費斯得了奧斯卡獎。

奧斯卡！我很生氣，為奧斯卡，你都四十了！她緩過來，說，不是因為奧斯卡，是因為科林·費斯和詹妮弗·厄爾。

好吧。科林·費斯。以前她的花痴夢就是：英國，倫敦郊區，散步的時候，迎面走來達西。可惜，倫敦十年，半個達西沒遇到不說，連壞蛋韋翰都沒碰到一個。歲月流逝，現在她明白，《傲慢與偏見》中，夏綠蒂嫁給科林斯，是真人生。

既然參透浪漫，怎麼還為科林·費斯動感情？我問她。一聲歎息，她叫我去看《國王的演說》。

年輕的時候，聽到愛德華八世的故事，不愛江山愛美人，真是覺得酷斃，《國王的演說》的

第一道工序，卻是顛覆這個神話。愛德華八世是一個負不起國王責任的花花公子，辛普

森夫人是一個長相古怪的美國女人，尤其最後，廣播裏傳來喬治六世幾乎完美的聖誕演說，所有的英國人都被深深感動，但是溫莎公爵夫婦的銀幕表達，幾乎就是狗男女，且幾乎是有點戰敗納粹嘴臉的狗男女。因此，雖然電影的主體是關於自卑的喬治六世如何克服嚴重的口吃的故事，我還是認為，這個電影引起世界範圍的熱愛，包括一夜拿走四個小金人，恰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不再需要溫莎公爵的故事。

相反，責任，國王的責任；承擔，就算承擔不了也要承擔，使這部影片脫離了勵志劇的庸俗框架，成為一部具有歷史隱喻的真正大片。星空黯淡的年代，讓我們從頭呼喊，國王，你準備好了嗎？

十三年前，也是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泰坦尼克號》進入內地，加上中央領導的熱心舉薦，該片吸金無數之外，更把好萊塢愛情觀牢牢植入年輕人的世界觀，所以，作為初級階段的撥亂反正，《國王的演說》倒可以用包場的方式讓幹部同志們看看：瞧，承擔責任，才是新的時尚。這裏插一句，給幹部們看，千萬不能用香港的譯名，《皇上無話兒》，這樣的名字，實在太下流了，而且，也很不準確。

不過，就像我們永遠不能對電影完全放心一樣，我們得看到，雖然《國王的演說》明確地蔑視情慾，明確地反對江山美人，但是，喬治六世本人其實是被大大浪漫化了，再加上，科林·費斯的表演！很可能，憑着奧斯卡的大喇叭，接下來會有一批國王一幫老臣登上銀幕，這個時候，我們必須把眼睛瞪大，說到底，我們並不需要喬治六世被平反的故事，我們也不需要喬治六世的光榮事蹟，對於普羅，一場「國王的演說」就已足夠。這個，其實也是這部影片成功的祕訣。

一九九五年的達西先生變成了國王，歷史上怯懦的領袖被科林·費斯演繹得氣場十足。可是慢着，我上鋪的朋友為甚麼哽咽，那個，那個出現在同一個鏡頭裏，口吃治療師的平民妻子是誰？詹妮弗·厄爾，當年讓達西神魂顛倒的伊莉莎白。

伊莉莎白老了，達西沒老，甚至，一九九五年那個醜態百出的科林斯也洗掉了一身腐氣，這是《傲慢與偏見》的續集嗎？達西國王甚至都沒有正眼看一下平民伊莉莎白。所以，作為電影中的電影，《國王的演說》實在令人唏噓。

不過，最後，讓我們還用這部影片的中心思想來提升一下自己的小資情調吧：為了國家，達西告別伊莉莎白，這是必要的。對於達西，這是國王的責任，對於伊莉莎白，這是平民的付出。

如果你們需要分開睡

接連看了新版福爾摩斯和新版勒卡雷，感覺英國電影和電視劇的地平線要比美國奇崛，比如說，同樣是感情戲，英國影視劇不屑異性戀，第一神探也好，英國圓場也罷，大家玩的都是同性戀。當然，基情四射也算世界潮流，英國人潮的地方是，倫敦的同性戀環境好到異性戀自卑。

福爾摩斯帶着剛剛認識的華生去貝克街，讓華生看看是否願意共租 221B。房東太太熱情迎上來，體貼道：「如果你們需要分開睡，樓上還有一間臥室。」然後，福爾摩斯帶着華生去小餐廳，老闆上來就問福爾摩斯：「給你對象來點甚麼？」華生解釋說，我不是他的對象！可過了一會，老闆又說：「我給你們拿點蠟燭來增進氣氛！」華生只好又解釋一遍，可是，一來兩去，連觀眾都恨不得勸華生：哎呀，你就從了福爾摩斯吧！

從了福爾摩斯吧，他英俊、萬能又天才，會掙大筆錢，會拉小提琴，對於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甚麼的華生族，還有比福爾摩斯更好的人生伴侶嗎？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全世界最神祕最聰明的女人男人都想挑逗福爾摩斯，他就沒動過心。看《神探夏洛克》，從第一季到第二

季，故事甚麼的，當然是原著好看，但是，新版福爾摩斯和華生的關係，走過一百多年的歲月風霜，終於走出了自己的路，又歡樂又傲嬌，這樣的樂趣真是讓異性戀失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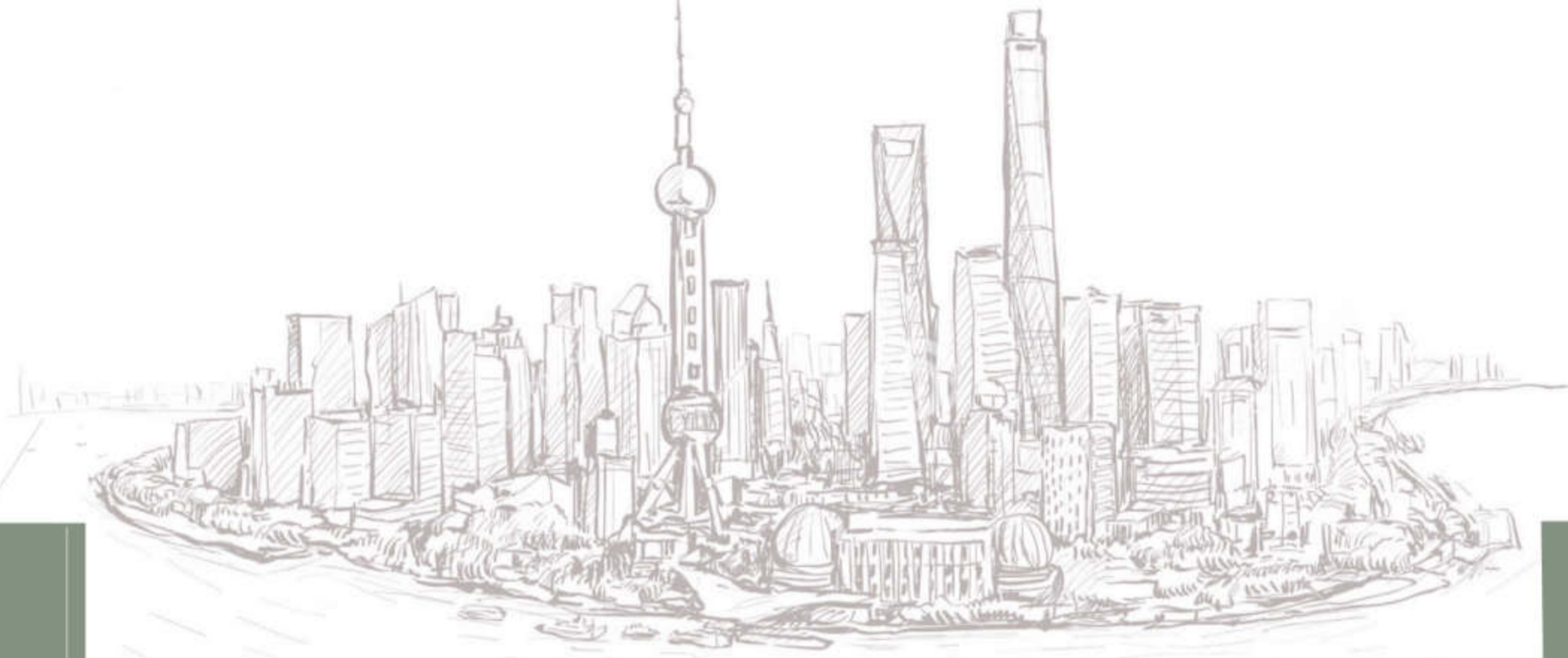
這樣，全英國最高智商的人集中在圓場，惺惺惜惺惺，只能愛同性。新版的《鍋匠、裁縫、士兵、間諜》，讓 BBC 版的達西來演 Bill Haydon，不能更好了。這部電影，說實在，沒看過原著，根本看不懂，只看過一遍原著的，也是雲裏霧裏，如此，就全看演員了。

一般情況，在好萊塢，再藝術的諜戰片，十五分鐘之後，觀眾也就入戲了，但是英國人不管，一百十五分鐘以後，觀眾還是一片迷茫，而能把觀眾留在位置上的，全靠達西、福爾摩斯這些演員在情報局進進出出了。《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從頭頭史邁利到嘍囉保管員，都比好萊塢大牌更耐看，因此，諜戰迷失望的時候，英國電影的粉絲會有驚喜，奶奶，聖誕晚會，Haydon 看 Pricdeaux 那一眼，Pricdeaux 又回看 Haydon 那一眼，要是讓簡·奧斯丁看到，也會覺得，達西跟伊莉莎白的化學反應，遠遠不夠啊！

《鍋匠》最後，Pricdeaux 朝背叛了自己和背叛了組織的 Haydon 舉起槍，歐，這是多麼傷心的一槍！達西倒下來，一地落葉中，兩個手掌朝上，那終於放手的美和天真，也改變了諜戰的定義。



假期在家，想看點開心的，千萬別選擇《鍋匠、裁縫、士兵、間諜》。首先，沒看過小說你基本看不懂；其次呢，如果看懂了，更傷心。選擇《神探夏洛克》吧，不過兩季的第二集都不好看，尤其是其中的中國部分，還是五十年代水平，這方面，英國影視劇和美國影視劇倒是一個德性。



尤今（新加坡）
毛尖（上海）
王蒙（北京）
余光中（台灣）
李昂（台灣）
李焯芬（香港）
金聖華（香港）
張曉風（台灣）
陳丹燕（上海）
舒婷（廈門）
賈平凹（西安）
綠騎士（巴黎）
劉再復（科羅拉多）
潘耀明（香港）
鄭培凱（香港）

作者以幽默通達的文字，向讀者展現上海、香港、美國、歐洲兩岸四地的文化觀察與生活點滴。讀者不但可以從中領略各地風土藝文的情味，也可以藉由作者獨特的視角，凝視平凡生活，體會人間煙火。



ISBN 978-988-8573-56-1



9 789888 573561



聯合出版集團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98元

建議上架分類：文學／旅遊文學